廿一史通俗衍義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2-3612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廿一史通俗衍義

中

〔清〕呂撫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精訂綱鑑廿一史通俗衍義卷之十

新昌呂撫安世甫　男　維城京樹　維垣柳同　維基旭同　全校

第二十二回

詞曰

走江東承舊統百歲雲奔。暮鼓晨鐘春花秋月何時了。七顛八倒。往事知多少。昨日今朝鏡裏容顏老。一場談笑幾箇人知道。

却說東晉中宗元帝司馬睿字景文宣帝司馬懿曾孫琅琊王覲之子其母牛金子也。蓋琅琊王覲之妃夏侯氏生

得干嬌百媚水性楊花因小吏牛金入侍見是美貌少年
誘與私焉往來既熟因而有孕覲雖不時幸御以其年月
不對。疑焉以愛妃之故不忍發至生時有神光之異一室
盡明因育之及長。隆準龍顏目有精光洸洸有大量遂冒
認為己子及覲伏氏臨終明為元帝言之元帝暗名牛金。
牛金已死元帝恥於復生遂冒姓司馬氏厚賜其子而遣
之。初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及聞愍帝遇害。
乃即位於建康立子紹為太子以王導為謀主拜為驃騎
大將軍。以王敦為荊州刺史以祖逖為豫州刺史逖范陽
人少有澄清中原之志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

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睿不給以兵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祖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衆。後趙境土漸蹙。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主石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脩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亦禁諸將不得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元帝以戴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逖以戴淵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

怏怏。又聞王敦將亂。恐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以逖弟約代領其衆。其劉琨初為幷州刺史。及石勒破樂平幷州震駭。降勒。琨與段匹磾。後為匹磾所殺。王敦舉兵反。敦久蓄反謀。以憚祖逖不敢發。及逖卒。遂反。罪狀劉隗刁協。湘州刺史譙王丞。梁州刺史甘卓。起兵討之。敦遣魏乂寇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勸譙王丞出走。丞不可。乃嬰城固守。王敦。王導從兄也。劉隗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周顗上表救之甚力。而不使導知。導甚恨之。帝以王導為前鋒大都督。討敦。敦嘆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帝遣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敦。為敦所敗。協為人所殺。隗

弃後進帝令百官詣石頭城見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
諸軍事敦欲殺周顗戴淵以問王導導不答遂收顗淵
殺之後導檢中書乃見顗表救之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
還武昌梁兵陷長沙殺譙王承又遣襄陽太守周慮襲殺
甘卓西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元帝憂憤
成疾在位六年崩太子紹即位是爲肅宗明帝司空導受
遺詔輔政明帝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受諫明敏有機
斷初爲太子時王敦畏忌而欲廢之溫嶠阻之遂不果至
是敦謀簒位敦兄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殺之彬

正旦日。君昔殺兄。今殺弟邪。敦乃止。王敦疾甚。敦無子。以兄含子應爲嗣。矯詔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王導聞敦疾篤。率子弟爲敦發喪。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臨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以兄含帥衆五萬至江寧。導遺含書曰。兄此舉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嘆。導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帝帥諸軍襲擊。大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等俱伏誅。乃發敦瘞出屍。跪而斬之。王含王應奔荆州。荆州王舒遣軍沉其父子於江。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明帝在位三年

潁。司徒王導。中書令庾亮。尙書令卞壼。並受遺詔輔政。時年五歲。是爲顯宗成帝。庾太后臨朝稱制。以溫嶠都督江州軍事。庾亮以太后故。年少專權。南頓王宗。向爲肅宗所親任。庾亮忿而殺之。由是大失衆心。宗之死也。帝不知。久之。問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若人言舅作賊。當何如。亮懼。色變。時歷陽內史蘇峻。前守臨淮。於王敦排犯闕時。入衛有功。威望漸著。及在歷陽。卒銳將精。志輕朝廷。招納亡命。庾亮脩石頭城。以備之。復命溫嶠等爲諸援。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羣朝以爲不可。亮不聽。徵峻爲大司馬。峻

曰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而祖約怨朝廷。乃遣使推崇約、請共起兵討庾亮。約大喜。以兵會峻。蘇峻帥衆二萬、濟自橫江、攻青溪柵。卞壺帥諸軍拒擊、力戰苦戰而死。二子卞眕卞盱隨之亦赴敵死。峻縱火燒臺省及諸營署。峻兵入臺城、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赦。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峻分兵陷宣城、執彝殺之。溫嶠有衆七千。將起兵討峻。邀陶侃同赴國難。侃即戎服登舟。郗鑒在廣陵。亦遣等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峻聞西方兵起。逼遷帝於石頭城。王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

顗衆等皆起兵應詔討峻嶠等率諸軍同趨建康我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望之大懼陶侃溫嶠等討峻於石頭城相持不決侃欲西歸嶠曰天子幽逼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時今之事勢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義旗將廻指於公矣毛寶等勸侃分兵以助嶠軍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等帥步兵向白石峻將八千人逆戰侃部將彭世李千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於歷陽約奔後趙後為後趙所族諸軍攻石頭城建威長史滕含大破其兵獲

蘇峻韓晃等斬之。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群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王導請鎮之以靜。收集散亡。京邑以安。帝不豫。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說帝以國有強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琊王岳爲嗣。帝許之。帝在位十七年崩。琅琊王岳即位。是爲康帝。諒陰不言。委政於庾冰何充。帝在位二年崩。太子聃即位。是爲穆帝。時方二歲。太后褚氏臨朝稱制。何充亦侍中錄尚書事。江州都督庾翼卒。何充以桓溫英略過人。薦代翼。蜀漢主李勢驕淫不恤國事。桓溫帥師伐之。拜表即行。將步卒直指成都。勢戰敗。乃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溫送勢及宗室十

餘人於延康樂賢堂讌。蜀人悅之。詔封勢爲歸義侯。桓溫爲臨賀郡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素辭徵辟。固徵之乃起。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以抗溫。殷浩既志北伐。王羲之以書勸之。不聽。初姚弋仲之子姚襄降晉。詔屯譙城。歷陽。殷浩忌其強盛。屢遣刺客刺之。不諧。又潛遣魏憬襲襄。襄斬憬。至是北伐。又以襄爲前驅。襄度浩將至。陰伏甲以邀之。浩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而歸。桓溫上疏。請廢之。免爲庶人。徙之信安。自此大權悉歸於溫矣。桓溫帥師伐秦。大敗秦兵於藍田。進軍霸上。三輔郡縣皆來歸。溫撫諭居民。使

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初溫指秦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溫軍乏食。又數與秦戰不利。乃徙秦中三千餘戶而歸。溫欲與猛俱還。猛不就。桓溫率諸軍討姚襄。與寮屬登平乘樓北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辭其責。溫至伊水。姚襄迎戰。進敗而走。溫屯金墉。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置陵戍而還。襄奔平陽。欲圖關中。帥師伐

秦。兵敗為秦所殺。弟長華其衆降秦。後叛秦。為後秦祖。時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
自娛。雖為布衣。人皆以公輔期之。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
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
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妹也。見
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
免耳。年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
之。帝在位十七年崩。無嗣。大臣迎立成帝長子琅琊王丕。
是為哀帝。在位四年崩。無子。母弟琅琊王奕即位。桓溫帥
步騎五萬伐前燕。燕主暐求救於秦。秦王堅遣鄧羌救燕。

溫與戰於枋頭。不利。淨還。燕吳王垂帥八千騎追之。及溫於襄邑。大破之。溫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眞。奏免爲庶人。眞不伏。表溫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及秦滅前燕。大司馬溫拔壽春。獲袁眞子瑾。斬之。桓溫恃其才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嘆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乃詣建康。宣太后令。廢帝奕爲東海王。迎元帝少子會稽王昱立。

之。是為太宗簡文帝。帝奕在位六年而被廢。後得善終。淵威勢翕赫。詔進淵丞相大司馬留京輔政。淵固辭。仍請還鎮姑熟。帝在位二年崩。太子曜即位。是為烈宗孝武帝。桓淵入朝。都下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帝室。王坦之甚懼。流汗沾衣。倒執手板。謝安神色不變。從容款席。與淵語移日。淵嘗以郗超為謀主。至是延見朝臣。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適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淵有疾。還姑熟。疾篤。諷求九錫。安坦之故緩其事。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及大司馬桓淵卒。淵以世子熙才弱。使弟沖代領其衆。沖稱淵遺命。以少子玄

爲嗣。時方五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以謝安素有重
望。以楊州讓安。桓氏族黨莫不苦諫。沖處之澹然。時秦主
堅併吞各國。日漸強盛。遣兵寇晉梁益二州。遂取成都。朝
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禦北方者。謝安以兄
子玄對。詔以玄監江北諸軍。鎮廣陵。玄得劉牢之等爲參
軍。戰無不克。敵人畏之。秦主堅會群臣於太極殿。謀大舉
伐晉。群臣皆以爲未可。惟慕容垂姚萇心懷異志。勸之伐
晉。陽平公符融以福德歲星在吳。天道不順。諫之甚力。堅
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以斷彼之流。擊之。猶疾風之掃
秋葉耳。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知。

堅遣陽平公融督後將軍張蚝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
騎二十五萬又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二州諸軍爲
前鋒堅帥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
里爲後邊以伐晉晉遣謝石謝元帥衆八萬拒之秦兵至
穎口兵既盛都下震恐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
別有旨既而寂然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
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
防沖嘆曰今大敵垂至謝安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
年拒之吾其爲左衽矣秦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洛澗
謝石謝元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符融遣晉

舊臣朱序來說謝石謝元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此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奪氣。可遂破也。石等從序言。謝元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一萬五千人。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主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元遣使謂平陽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

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聞之。不知其實。相傳以爲渠敗。衆遂大潰。不可復止。謝元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元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朱序與張天錫皆奔還晉。秦主堅中流矢。單騎走。秦遂因而亂

亡。詳見二十四回。逈冲聞謝元等成功。自悔失言。惆悵成疾而卒。時北方大亂。而江左獨得安無事。帝溺於酒色。遂謝安諸人卒後。委政於琅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與帝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僧尼。近習弄權。賄賂公行。長星見。自須女至於哭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吾勸汝一杯酒。自古豈有萬年天子耶。帝嗜酒。流連內殿。張貴人寵冠後宮。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在位二十四年。貴人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

問。因立太子德。是爲安帝。道子進位太傅。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饑飽不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琊王德文常侍左右。爲之節適。初烈宗武帝愍母弟道子驕恣專擅。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諸軍事。殷仲堪都督荆益寧州軍事以牽制之。桓溫子桓玄負其才地。以豪傑自處。朝廷疑而不用。拜太子洗馬。出爲義興守。元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家居江陵。使勢豪稱士民畏之。殷仲堪以桓氏累世臨荆州。禮而用之。時王國寶與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而惡王恭。恭遣使與殷仲堪謀誅國寶等。桓元亦說仲堪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

之惡。仲堪然之。上表罪狀王國寶及王緒。舉兵討之。道子
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
京口。未幾。王恭復舉兵反。約殷仲堪桓元同反。元陷江州。
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時恭使劉牢之為爪牙。而以
部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會稽王道子之子元顯知之。
遣人說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牢之從之。執恭以降。斬
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道子又以王珣桓元及
楊佺期。使討殷仲堪。元與佺期等雖受於朝命。而憚仲堪
兵勢。不得不與合。乃連名上疏。申理仲堪無罪。乃以桓元
為江州刺史。楊佺期為雍州刺史。復以殷仲堪為荊州刺

史。殷使回軍。殷仲堪恐桓元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元。引兵擊殺仲堪與佺期。克荆雍二州。求領荆雍江三州牧。朝廷不能違。朝廷以會稽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顯性苛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攻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自稱征東將軍。表奏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於是內外戒嚴。朝廷加道子黃鉞。命元顯領中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以討孫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與牢之轉鬭而前。所向輒克。彭城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樗蒲。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

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

孫恩聞劉牢之引兵濟江。驅男女二十餘萬口。逃入海島。朝廷以謝琰為會稽太守。琰不為武備。孫恩復寇會稽。太守謝琰敗死。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兵討之。不克。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大破之。孫恩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掠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推恩妹夫盧循

為王脩稱。采游秀雅有才藝。而志存不軌。桓元欲撫安東
士。以脩為永嘉太守。脩雖受命而寢疾不已。桓元表其兄
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鎮襄陽。遣
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湓口。擯兵訓卒。專伺朝廷之隙。數使
人上己符瑞。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追論王恭之事。元顯
大懼。張法順謂元顯曰。桓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使劉
牢之為前鋒。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
守庾楷使人自結於元顯。請為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
至京口。說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
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大

治水軍。以劉牢之爲前鋒。譙王尚之爲後部。討桓元。元聞之大驚。遂舉兵反。元兵至姑孰。劉牢之叛附於元。元顯軍潰。元入建康。自爲太尉總百揆。殺元顯及譙王尚之等。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於是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恭。近日反司馬元顯。今復反桓元。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僚佐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州。縊而死。道子等皆死。桓元初至。黜奸佞。擢俊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帝幾不免饑寒。由是衆大失望。元自爲

相國。封十郡。爲楚王。加九錫。未幾。篡卽皇帝位。國號楚。廢帝爲平固王。遷尋陽。元登座而御牀忽陷。群下失色。劉裕從祖修入朝。元后劉氏有智鑑。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爾。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元。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之姊也。窺見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

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和。道和者。東莞劉穆之也。裕即馳信召之。至則留爲主簿。劉裕託以遊獵。與何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詐曰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勅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即斬桓修以徇於衆。劉毅等復帥壯士直入。斬桓弘。衆推劉裕爲盟主。元時憂懼特甚。或曰劉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元欲於覆舟山撥兵堅陣以拒之。遣謙等固請戰。遂與裕戰於覆舟山。裕大破之。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隊並進。裕以身先之。裕軍與元梟將吳甫之遇於江乘。斬之。進與

元將皇甫敷戰。又斬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
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火燎天。鼓譟之音。震
動京邑。諸軍大潰。元帥親信數千人。趨走石頭城。裕入建
康。帥百官奉迎裕。與誅桓元宗族之在建康者。裕始至建
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卒立定。無不允愜。時晉政
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
矯正。裕以身先物。威禁內外。百官肅然。劉毅等與元戰於
崢嶸州大破之。元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迎擊之。
抽刀而前。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
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毅等傳送元首梟於大桁。誅諸

桓氏。特宥桓沖之孫胤。安帝至建康。以劉裕都督中外諸軍事。出鎮京口。以盧循爲廣州刺史。循遣使貢獻。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時揚州刺史王謐卒。劉毅等不欲裕入輔政。議以謝琨爲揚州刺史。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得遂爲守藩將耶。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裕從之。遂自領揚州牧。劉裕抗表伐南燕。南燕起沒。見二十四目。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略。善果斷。或薦於裕。與語。說之。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裕帥舟師。自淮入泗。南燕主超召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沮其銳

氣堅壁淸野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勅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超不從裕過大峴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入吾掌中矣超與燕兵戰於臨朐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廣固今在山東青州府城北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南燕內城久不下裕悉衆攻之南燕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送超詣建康斬之初盧循之姊夫徐道覆聞劉裕北伐

勸循乘虛襲建康循從之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引兵還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卽命登舟舟移而風止及至建康劉毅與盧循戰於桑落州毅兵大敗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囘泊西岸此成擒耳循囘泊西岸裕帥衆軍齊力擊循循大敗走還豫章收散卒徑還番禺奔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送首建康劉裕帥師襲荆州殺都督劉毅又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又擊

并司馬休之。休之奔後秦。太尉裕戒嚴。將伐後秦。後秦起沒。見二十四回。劉穆之爲左右僕射。總攝內外。穆之決斷如流。賓客滿座。求訴百端。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裕發建康。遣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數道並進。王鎮惡檀道濟所向皆捷。進逼洛陽。克之。裕至潼關。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王鎮惡大破丕於渭橋。泓兵不戰而潰。單馬還宮。將妻子群臣。詣王鎮惡軍門降。鎮惡撫慰。號令嚴明。百姓安堵。太尉裕入長安。送姚泓詣建康斬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士。皆久役思歸。會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乃以次

子桂陽公義眞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義眞時年十二。以王鎮惡爲司馬。是役也。鎮惡之功爲多。沈田子等忌之。屢言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古語云。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夏主赫連勃勃聞之大喜。使其子赫連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勃勃自將大軍爲後繼。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鎮惡聞之。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盡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乎。遂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至是益忿懼。勃勃獨懼鎮惡一人。聞二人不協。使人大播訛言。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田子遂

請鎮惡至營中計事。矯稱太尉劉裕之令。斬之。義真與王修被甲登門以察其變。修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裕聞之。以義真東歸。以朱齡石代鎮長安。勃勃遣璝帥衆三萬追義真。力戰連日。營兵大敗。義真僅得免。歸勃勃克長安。朱齡石欲奔潼關。夏兵追執送長安。勃勃殺之。宋公劉裕以讖文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立文德。文德常在帝左右。韶之不得間。會文德有疾出居於外。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安帝在位二十二年而被弒。裕因稱遺詔奉帝母弟琅琊王文德即位。是為恭帝。宋公

裕進爵爲王。發鎮壽陽。宋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元篡位。鼎命已移。我倡義興復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物忌盛滿。非可久居。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見長星竟天。拊髀嘆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徵劉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參軍劉湛爲長史。決府事。裕至建康。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曰。桓元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年。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遜於琅琊第。在位二年。裕

為垣南郡即位。大赦改元。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居於故秣陵縣。以兵守之。裕以毒酒使郎中令張偉酖之。偉自飲而卒。裕令褚淡之伺王隙。令兵踰垣而入。以被掩而弒之。裕率百官臨於朝堂者三日。東晉亡。自元帝丁丑。終恭帝庚申。凡十一主。共一百四年。二晉通共一百五十六年。劉裕簒位。是為宋高祖武帝。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宋齊梁傳陳國俱都江左。

詞曰　一片鍾山并劍水。年年虎鬬龍爭。秦宮漢苑晉家營。川流恨血。毛髮凜威靈。白髮詩人閒住此。感時懷古傷情。戰場田地好寬平。

前人將不去。留與後人排

詩曰

詩向會家開講究。話逢知己細評論。評論往事知賢否。講究前賢說廢興。東岸水流西岸響。南山風送北山雲。雲容冉冉舒還卷。水勢滔滔古又今。流水浮雲何日了。人生在世幾回春。消磨白髮詩和酒。斷送青春利與名。蓋世功名野馬塵。拔天事業闘嬰城。半張故紙留蹤跡。千古源標作話文。閒論高談依故典。長歌短曲吊英雄。說中多少悲歡處。珍重相知勿佁聽。

卽說宋高祖武帝。姓劉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漢高祖弟楚元王交之後也。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寓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長於從母。不讀書。僅識字。嘗行遇大蛇。擊傷之。後至其所。見有群兒擣藥。裕問何爲。答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卽散不見。仕晉爲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國號宋。仍都建康。在位三年。少嬪御。孝後母。嚴正有度。帝崩。子義符年方九歲。徐羨之傳亮謝晦檀道濟同受顧命。在位一年。居喪無禮。狎昵左右。廬陵王義眞與謝靈運顏延之等謀立。徐羨之等惡之。先奏廢廬陵王爲庶人。然後徐羨之傳

亮謝晦檀道濟等。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遷於吳郡。使邢安泰弑之。併殺廬陵王於新安。迎武帝第三子宜都王義隆立之。是爲文帝。文帝以謝晦爲荆州刺史。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文帝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帝以檀道濟初不預廢弑之謀。止於脅從。豫撫而用之。至是乃命到彥之檀道濟收捕羨之等。羨之傅亮伏誅。謝晦舉兵反文帝。文帝乃自將討晦斬之。立子劭爲太子。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遣右將軍到彥之自淮入泗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收兵北渡。皆棄地北去。於是司兗二州皆平。宋檀道濟等進至濟上。前後與魏三十餘戰。

道濟多捷。軍至歷城。魏將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歷穀草。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以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道濟乃全軍而歸。道濟威名日盛。朝廷忌之。乃下詔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人不足復憚矣。宋主大起軍旅伐魏。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魏主自將救之。衆號百萬。元謨懼走。魏人追擊。大破之。魏主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郡縣皆望風奔潰。魏軍至瓜步。聲言欲渡江。建康震

恐民皆荷擔而立。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嘆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耶。魏人凡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槃舞以為戲。所掠婦女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無室可依。巢於林木。文帝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雖交戰日期。亦待中詔。以至於敗。初文帝仁厚恭儉。勤於政事。吏久於任。民安其業。在位三十年。戶口蕃息。謳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至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帝欲廢太子劭。而議久不決。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其子濬。濬馳報劭。劭乃為逆謀。帥張超之等入雲龍門。拔刀上殿。帝舉

凡拜之。五指俱落。遂弑帝。并殺潘淑妃。沈慶之輔文帝第三子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起兵討劭。誅劭及濬。駿遂即位。是爲世祖武帝。帝於閨門無禮。不擇親疏尊卑。無所不至。狎侮群臣。貪慾無度。嗜酒好利。大興土木。侍中袁顗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以諷宋主。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但爲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每酣飲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醉態。由是內外畏之。在位十一年崩。太子子業立。子業幼而狂暴。及即位。殘暴淫虐。無所不至。淫其姊山陰公主。公主性喜淫。不遂其慾。帝爲置面首三十人。面首名。面貌美少子也。又畏忌諸叔。皆拘

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謂湘東王彧為豬王。建安王休仁為殺王。山陽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禕為驢王。以木槽盛食。裸彧納泥水中。使就槽食。少府劉曚妾孕臨月。迎入後宮。俟生男。以為太子。彧嘗忤旨。裸之。縛其手足。擔付大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不若待皇太子生。殺取肝肺。乃釋之。及曚妾生子。為之大赦。彧乃得釋。又詔諸王妃公主。命婦。列於前。使左右自裸其衣。復肅強裸女衣。使共淫於一殿中。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遂殺其三子。裸鞭江妃一百。而復強淫之。諸女大懼。悉自去其衣。不留寸絲遮擁。肯淫無忌。縱帝觀閱。以免其禍。寧朔將軍何邁。尚帝姑新

蔡長公主。帝納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主死。殺宮婢送邁第殯葬。邁素豪俊。多畜士。謀廢帝而立晉安王子勛。事泄見殺。帝欲殺子勛。時子勛為江州刺史。舉兵反於尋陽。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諸妃宮女與左右裸相逐。或使數女淫一男。或使數男淫一女。又裸宮人。使與羝羊從犬交。又縛馬。仰於地。使宮人裸與之交。一女子不肯裸依從。遂斬之。夜夢在竹林堂。夢有女子罵曰。悖逆天道。明年不及熟矣。乃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於上帝矣。行當殺汝。宮中巫言竹林堂有鬼。帝出華林園至竹林堂。見有紅衣相招。帝與群巫綵女射鬼於

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刀直入、帝射之。不中而走。阮佃夫追殺之。在位一年、迎湘東王彧即位、是爲明帝。封壽寂之等十四人爲侯。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臺軍克江州。殺子勛。傳首建康、明帝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有孕。復迎還。生子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納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子之、帝每大宴。使諸婦女裸於前。與王皇后共觀以爲樂、后以扇障面、帝大怒之。帝與魏戰敗。使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傑。賓客始盛。帝忌諸王謀帝位、殺諸王十五六人、惟恐昱之不立。至是殂。在位七年。太子昱立、年方十歲、以蕭道成爲中領軍、入直決事。宋

逃至王景素起兵京口。蕭道成遣兵擊斬之。宋主昱自京口既平。驕恣尤甚。誅戮大臣。慘裂其尸。以爲懽笑。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方晝臥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骲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所宜行。淵默然。道成命王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等。使乘機便會。帝乘露車微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乃使楊玉夫弑帝。在位五年。追廢爲蒼梧王。道成以太后令迎立明帝第三子安成王準卽位。是爲順帝。沈攸之袁粲劉秉各起兵。謀誅蕭道成。俱不克而死。順帝

在位三年。爲蕭道成所簒。帝曰。願世世勿生帝王家。卒爲道成所弒。滅其族。宋亡。凡八主。共六十年。齊高祖蕭道成。字伯紹。蕭何之後。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鱗文徧體。有赤誌。似日月狀。初仕宋。以功封齊公。進爵齊王。竟代宋國號齊。帝深沉有大量。性清儉。博學能文。在位四年。殂。太子賾立。是爲世祖武帝。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而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盜賊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而未能改。太子長懋早卒。初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言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一遺。帝在位十一年

朔。以朝事委其姪西昌侯鸞。鸞奉太孫昭業立之。在位一年。鸞弑其君昭業。以太后令追廢爲鬱林王。而立新安王昭文。以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昭文在位三月。鸞廢爲海陵王。尋弑之。鸞遂篡位。是爲高宗明帝。魏孝文帝宏大舉伐齊。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以蕭衍爲雍州刺史。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昧於爲政之體。在位五年殂。太子寶卷立。每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幘脫。寶卷輟哭大笑曰。禿鶖啼來乎。嬉戲無度。親信宦官。始安王遙光與徐孝嗣江祏。蕭坦之。江祀。劉暄。六人更直內省。分日帖勅。雍州刺史

蕭衍聞之。謂張宏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况六貴同朝。勢
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雁。無如此州。乃密與宏策修武
備。聚驍勇以萬數。齊主殺其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始安王
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齊主又殺其僕射
蕭坦之。領軍劉暄。初明帝臨殂。戒寶卷曰。作事不可在人
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於是大臣人
人不自保。齊主殺其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自是無所
忌憚。與近習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臺閣案
奏。或不知所在。五省黃案。皆爲宦者裹魚肉還家。時時出
外遊走。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司尉擊鼓蹋圍。鼓聲所

聞。奔走不暇衣履。犯者皆手格殺。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士民震驚。啼號塞路。皆有婦臨產不得去。剖腹視其男女。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比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叛降魏。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反。奉江夏王寶玄向建康。鼓叫臨城。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將軍左興盛望風退走。擒殺之。時南豫州刺史蕭懿在小峴。帝密遣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擊慧景等。慧景等戰敗皆死。齊主寵縱益甚。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因齊後宮火。言於齊主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

殿。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又於苑中立市。以潘妃爲市令。自爲錄事。小有過失。妃則杖之。敕虎賁不得進大荊子。嬖倖因緣爲姦利。課一輸十。行往因謠。號泣道路。奪蕭懿兵權。以爲尙書令。初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驎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尙難自立。何況亂朝。若滅賊之後。仍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托外拒。遂還歷陽。名後釋兵。受其高爵。必生後悔。懿不從。至是齊主將殺之。長史徐曜甫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尙書令邪。帝賜懿藥於

省中。懿且死。曰。家兒在雍。深爲朝廷憂之。懿既死。懿兒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荊州長史蕭穎冑。亦以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起兵於江陵。乃以寶融教。署衍爲都督前鋒諸軍事。移檄建康數寶卷罪惡。稱奉海陵王昭文之冊。宣德皇太后令。以南康王宜纂承大統。廢寶卷爲涪陵王。上庸太守韋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衍。明帝第八子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是爲和帝。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尙書令巴東公蕭穎冑卒。於是衆望皆歸於蕭衍。衍引兵東下。寶卷與黃門及宮人習戰。而蓄於軍實。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茹法珍梅蟲兒

說以恐誅大臣。將軍王珍國。及其副張稷等大懼。弒寶卷於含德殿。以黃油裹寶卷首送詣石頭城。在位二年。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自爲大司馬承制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蕩。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領軍王茂曰。亡齊者此物也。乃并劾法珍等誅之。以宮女二千人分賚將士。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今王業已成。遲延不取。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豈復有人同公作賊邪。衍然之。衍遂即皇帝位。國號梁。廢和帝爲巴陵王。和帝在位一年而被篡。遷太后於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梁主欲以

南海郡爲巴陵國。徙巴陵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槃虛名而受實禍。梁主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沈醉。伯禽摺殺之。摺殺者敗其陰而殺之也。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而死。齊亡凡七主。共二十四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字叔達。蘭陵人。齊之疏族也。母張氏見菖蒲生花。旁人皆不見。吞而生衍。狀貌殊特。日角龍顏。舌文八字。項有浮光。右手有文曰武。居室常有雲氣。長而英達。有文學。既篡齊。乃置謗木肺石二函。曰若有在位莫言。而下有欲言者。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沉莫達者。投肺石函。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建孔子廟。以

重儒。善政頗多。及其中年。惑於佛教。禁文綺不得為人獸之形。為其剪裁。有乖仁恕。詔宗廟牲牢。薦以蔬菓。犧牲皆以麵為之。為其有累冥道。朝野諠傳以為宗廟不血食。沈約臥疾。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呼道士奏章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梁主大怒。譴責數四。約愈懼。得惡疾而死。帝篤信因果。三次捨身於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降御服持法衣。親為四眾講涅槃經。三慧經。群臣以錢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至以佛祖達磨之言。反擯棄不用。達磨渡江而去。蓋帝之所學者。佛中之皮毛。至於收放心。養性靈。直正法門。曾不知學也。同泰寺浮屠災。帝為起十二層

浮屠。俟侯景亂而止。帝頗好邊功。使其弟臨川王宏伐魏。克梁城。魏遣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勸之退。魏人爲之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韋虎者。韋叡也。曾是夜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歸。棄甲投戈。塡滿水陸。死者近萬人。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乘勝領衆數十萬。進攻鍾離。梁曹景宗昌義之憤方抗禦。魏人晝夜苦攻。梁主命韋叡救鍾離。受景宗節度。人畏魏兵衆盛。勸使緩行。叡曰。魏人已墜吾股中。卿曹勿憂也。遂至邵陽。梁主預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恭。梁主

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等豫裝高艦。與魏橋平。先以艦擊其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軍人奮呼。聲動天地。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等亦焚營去。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魏降將王足獻計。請堰淮水以灌壽陽。帝然之。使水工陳承伯將作祖暅相。發徐揚民。假康絢都督諸軍事。共二十萬人築之。南起浮山。北抵巉石。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丈。高二十丈。樹以楊柳。軍壘列於其上。至是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時東

魏西魏分爲二。東魏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所長。而多謀畧。高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及歡卒。遂以河南降西魏。復遣郎中丁和奉表於梁。請以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等。皆以與魏通和。今納其叛臣。非宜。梁主曰。得景則塞北可清。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夜。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夜梁主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主意。遂定議納景。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東魏大將軍

高澄。遺書於梁。復求通好。帝召群臣議。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許之。必墮其計。朱异等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梁主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果爲反計。帝從臨川王宏之子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屢得罪於帝。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牋於正德。請自効。正德大喜。景反於壽陽。引兵臨江。尚書羊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壽陽。則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事遂寢。羊侃曰。今茲敗矣。帝以臨賀王正德都督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自

橫江濟於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震駭。正德守宣陽門。歸梁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正德僭即皇帝位。景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尚書令羊侃隨方拒守。景亦不能克。侃子鷟為景所獲。執以示侃。侃不為動。會侃卒。城中益懼。時諸王大臣。各處勤王兵俱集。景偽求和。使梁帝救止諸路援軍。而攻城益急。帝從群氏教。食推衆長攜假。至是。疏茹皆絕。乃負雞子。邵陵王綸因使上雞子數百枚。侯景。白道攻城。晝夜不息。梁主聞城已陷。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既而景入見

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自衛。景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而退。謂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下。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景以臨賀王正德為大司馬。德謀殺景。景因殺之。景縱兵掠。帝宮人服御皆盡。自後梁主所求。多不遂意。飲膳亦為所裁。憂憤成疾。五月丙辰。梁主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在位四十八年。壽八十六歲。是日太子綱即位。是為簡文帝。初武帝昭明太子統五歲能遍五經。讀書一目五行俱下。善屬文。孝謹寬和。喜怒不形。以宮監鮑邈之誣告。厭禱事。不能自明。憂憤而卒。生三子。歡譽詧武

帝捨孫而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爲太子。朝野多以爲不順。武帝內慚。以岳陽王詧都督雍梁秦郢隨諸軍事。詧旣據形勝之地。折節下士。樹恩百姓。勇俠之士多附之。境內稱治。値侯景亂。時湘東王繹不能討景。乃與詧交兵。邵陵王綸勸之不聽。詧乞師於西魏。西魏使楊忠救之。詧降魏爲附庸君。是爲後梁。待後抒序不題。卻說梁簡文帝綱六歲能屬文。讀書一目十行俱下。雖承父業。而受制於賊臣侯景。景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爲誓。兩無猜貳。以帝女溧陽公主爲妻。請帝㜎飲於樂遊苑。帝聞絲竹之聲。悽然泣下。景自稱漢王川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帝驚曰

將帥乃有守由之號乎。景性殘忍。於石頭城立大碓。有犯
法者擣殺之。化爲肉粉。嘗戒諸將曰。破栅平城。當盡殺之。
使天下知吾威名。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由是百姓
不附。梁湘東王繹移檄遠近。下令大舉討侯景。而兵仍不
行。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
襲之。綸收散卒。遣使降於齊。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討景。拔
湘東王繹繼遣大都督王僧辯討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
克。繹復使胡僧祐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遁還。繹復遣
僧辯引兵東下。克郢州。獲景將宋子仙殺之。而景克建康。
欲待平定中原。然後爲帝。後娶溧陽公主。才貌兼全。景甚

愛之。遂俯遲延。及江陵敗還。欲早登大位。王偉因說景以廢立。景從之。廢帝爲晉安王。帝在位二年。景殺太子大器等。及王侯之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於景黨未嘗屈意。幽縶不懼。從容就義。景復使王偉弑帝。迎昭明太子之孫豫章王棟立之。未幾。景廢帝爲淮陰王。鎖於密室。自稱漢帝。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等擊侯景。敗景兵於江中。其將侯瑱以白頭城降。霸先進軍擊景。景衆殊死戰。景兵大潰。以皮囊盛其所生二子。挂之鞍後。與其黨百餘騎東走。將入海。羊侃之子鵾爲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暴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溧陽公主以及見

之仇。亦欲食之。衆以其險虐之。公主食之。旣湘東王繹使
朱買臣沉豫章王棟於水。繹卽帝位於江陵。是爲世祖元
帝。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元帝眇一目。性殘忍。
先時不赴父難。後亦不奔簡文之喪。忌嫉殺姪。雖營已私。
踐祚江陵。好談元教。講老子於龍光殿。姪詧鈎連魏伐梁。
西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伐梁。內外戒嚴。梁主
尙以戎服講老子。魏人自道攻城。反右開四門以納魏兵。
帝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遂以素車白
馬出降。在位三年。魏人殺之。及太子元良子方諸方畧等。
元帝第九子晉安王方智自潯陽卽梁王位。時年十二。齊

使邢子才納梁武兄蕭懿之子淵明於梁與王僧辯書以爲嗣主幼沖未堪負荷貞陽侯淵明以年以望堪保金陵僧辯納淵明卽皇帝位以方智爲太子初僧辯與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至是霸先遣使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唯孝元能復仇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欲何爲乎遂舉兵襲僧辯縊殺之淵明凡稱帝七月遜位出就邸晉安王方智復卽皇帝位是爲敬帝稱藩於齊政由霸先在位二年陳霸先自爲相國封陳公加九錫復進爵爲王遂稱帝梁主禪位於陳霸先奉梁主爲江陰王尋弒之梁亡凡四主共五十六年陳霸先字興國吳

興人。漢太丘長陳實之後。少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既篡梁國號陳。是為陳高祖武帝。陳主復信佛。捨身於大莊嚴寺。子昌初在江陵。江陵陷。擄入於魏。陳武帝既即位。請於魏。未得還。在位三年殂。乃召兄子臨川王蒨即位。是為世祖文帝。昌歸。文帝沉之於江。文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勅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在位七年殂。太子伯宗立。伯宗柔弱。權盡歸於其叔安成王頊。在位二年。頊廢伯宗為臨海王而自立。是為高宗宣帝。帝遣吳明徹攻齊。克壽春。擒刺史王

咻斬之。遂取齊昌州徐州等地。已而周滅齊。欲爭徐兗等地。遣吳明徹圍周彭城。周遣王軌引兵禦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在位十四年殂。太子叔寶立。是為長城公。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窗牖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未有。每微風漸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時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

狎客。陳主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為龔貴嬪侍兒、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帝見而悅之。因得幸。貴妃引薦諸宮女以悅於帝、百司啟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宗戚、內外連結。貨賂公行、群臣諫者。輒罪斥之、沈后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帝遇之素薄。未嘗有所忌怨。惟尋閱圖史、數上書

諫諍。陳主欲發之而不果。時江南叛異特衆。臨平湖草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時隋已篡周。又滅後梁。後梁者。昭明太子第三子詧也。梁武帝以詧都督雍梁秦郢隨諸軍事。侯景之亂。湘東王未能討景。反與詧連兵。詧降西魏。西魏立爲梁王。尋立爲帝。資以荆州之地。屯兵守之。名魏止鎮。追尊父統爲昭明皇帝。以蔡大寶爲侍中尚書令。王操爲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謀。雅達政事。文辭贍足。操亦亞之。後梁中興。二人之功居多。後梁宣帝詧。知人善任。御下有恩。稱帝七年。殂。子明帝巋立。孝慈儉約。有人君之量。嗣位二十四年。殂。子琮立。嗣位

二年。隋文帝徵陳入朝。廢為莒國公。後梁亡。凡三主。共三十三年。二梁通計八十五年。時隋天下大定。惟陳未下。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攻其無備。自無不克。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蓄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隋主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木柹於江。曰。彼

若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戊申十月甲子。隋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與韓擒虎。賀若弼等。率兵五十一萬。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楊素出永安。下三峽。順流東下。陳主以蕭摩訶等爲都督。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虜豈能飛渡耶。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己酉正月朔旦。陳主朝會。大霧四塞。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所無戰意。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主懼遽。口投於井。蓋井傍有穴。穴有地室。積有金

銀牀草計可避難也。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乘而上。執送長安。在位七年。陳亡。凡五主。共三十三年。晉王廣馳書高熲。令留張麗華。高熲斬之。廣由是恨熲。沈后與叔寶俱入長安。及叔寶卒。沈后每隨煬帝駕。煬帝被弑。乃爲尼而卒。○初陳宣帝時。陳州刺史歐陽紇反。陽春太守馮僕之母冼氏發兵擒送建康。陳封冼氏爲石龍太夫人。及陳亡。而陳兩廣嶺南諸郡奉冼氏爲主。保境拒守。號爲聖母。晉王廣使陳叔寶爲書招之。夫人慟哭盡日乃降。○綱目悉從己上。南朝之事。已經序明。其北朝自前秦而後至

隋文帝。如何興發。如何得國。並未及序。故下二十四。二十五兩回單序北朝之事。直至二十五回之末。隋文帝滅陳。合天下爲一統。然後直接此回。未能遽爾講明。且聽逐漸分解。

新刻綱鑑廿一史通俗衍義卷之十一

新昌呂撫安世忻男維垣輔周　維基起周　維城京周　仝校

第二十四回

詞曰

索頭魏。分齊周。北地稱尊。

六代爪分世界。五胡雲擾中原。縱橫三百有餘年。幾度交鋒索戰。　馬過生靈虀粉。血流河洛腥羶。耳聞猶自不堪言。有恨休教看見。

却說北朝拓拔氏。本東胡別部鮮卑。漢將李陵之後。世爲

西長。至詰汾。詣匈奴故地。嘗田於山澤。見輜軿自天而下。有美婦人車從甚盛。自稱天女。相與偶而去。明年。以所生男授詰汾。是為力微。力微立。部衆浸盛。三國魏時。力微遣長子索頭沙漠汗入貢。晉武帝時。復遣入貢。幽州刺史衛瓘表奏留在幷州。既而復遣歸國。諸部大人謀殺之。力微年一百四歲卒。子悉祿祿官相繼立。祿官卒。汗次子猗盧立。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皆破之。與劉琨同破前趙。以前趙未可殄滅。大儀而還。晉懷帝封為代公。愍帝封代王。猗盧欲立其少子比延為長子。六修所弑。猗盧兄猗㐌之子普根殺六修而自立。國中大亂。遂弱。普根卒。國人立其

從父鬱律。西取烏孫。東兼勿吉。雄於北方。猗㐌妻惟氏。忌鬱律之強。恐不利於其子。乃殺之而立其子賀傉。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若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質於後趙。惟氏專制朝政。賀傉卒。子紇那立。前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蘭部。紇那求之不得。引兵擊之。弗克。賀蘭及諸部大人共立翳槐為代王。紇那奔宇文部。翳槐卒。次弟屈剛猛多詐。諸大人殺之。而立其弟孤。孤不可。自詣趙迎什翼犍。請身留為質。後趙主虎義而許之。什翼犍立。分國之半以與孤。時代國浸衰。什翼犍雄勇有智略。國人附之。有衆數十萬。代國

後翼犍以繼嗣不定。為子賈君所弑。代國大亂。前秦主苻堅以其伐代。取賈君車裂之。分代為二部。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賈氏以賈之子珪依庫仁。曰是代併於前秦。前秦者。界陽臨渭氐蒲洪也。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蜀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洪驍勇多雄略。群氐服之。初服於晉。後降前趙。後趙遣石虎攻之。洪敗降虎。洪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虎從之。徙秦雍豪傑及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枋頭者。今北直大名府濬縣西南是也。及石虎卒。石遵篡立。能洪都督。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

洪為主。衆至十餘萬。後趙石鑒畏洪之逼。以洪都督關中秦雍州刺史。洪遂據關右。自稱大都督三秦王。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以其孫堅字。永固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洪為後趙降將麻秋所鴆。僭王位一年。世子健收秋斬之。據長安。稱天王一年。稱帝三年。健子生立。生幼少一目。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然好殺。自皇后公卿而下。一言之誤。立死。無辜及應天變族誅。與酒後被殺者。不可勝數。初秦主健之弟東海王雄。位兼將相。謙恭汎愛。健甚重之。及卒。子堅襲爵。堅雅至孝博學多能。交結豪傑。與呂婆樓等善。生遣堅擊姚襄斬之。與

弟萇以其衆降。襄萇皆姚弋仲之子。弋仲南安赤亭羌人。
相傳大舜之後。弋仲服於前趙後趙降晉復攻晉而卒。平
陽據襄陵欲圖關中。堅擊斬之。生屢欲殺堅賴李威營救
得免。生好剝人面皮使之歌舞。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
戮。奇逞與刑僻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於是薛讚等勸堅
爲社稷計。堅問尚書呂婆樓。樓請徐於北人王猛。堅招猛
與語大悅。遂與呂婆樓等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直進。宿衛
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生僭位二年。堅殺之而自立。
任用王猛。秦大治。秦主堅有圖燕之志。會晉遣桓溫伐燕。
燕求救於秦。秦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

敵也。若使溫滅燕。則勢愈大。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則燕亦病矣。我承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豫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燕戰於枋頭。桓溫遁還。燕吳王垂追之。大敗溫兵。垂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垂與後妻段氏及子弟姪俱奔秦。秦王堅聞燕太宰慕容恪卒。久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以爲冠軍將軍。秦遣王猛督軍伐燕。克壺關。所過郡縣。望風降附。燕人大震。燕長史申胤嘆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歲星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秦王猛入晉陽。大敗慕容評於

洛州，迺圍鄴。燕散騎侍郎徐蔚夜開北門納秦兵。燕主暐與慕容評奔龍城，秦兵追獲之。前燕亡。王猛知慕容垂必不能久為人下，數勸堅除之，而慕容垂後夫人段氏有絕色。得幸於堅，堅每與之同輦遊後庭，故不納王猛之言而任垂以兵柄，有小小。後垂得志，以段氏為后。秦伐晉，取成都，於是晉梁益三州入於秦。涼公張天錫流於酒色，秦遣苻萇姚萇將兵滅之。又滅代。於是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朝於秦。秦清河侯王猛寢疾，秦主堅親至其第視疾，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在晉，願勿以晉為圖。鮮卑慕容氏、西羌姚氏，我之仇敵，終為大患，宜漸除之。言訖而終。

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景畧猛字也。時秦已併吞各國。惟晉未下。欲大舉滅晉。羣臣諫者皆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與幼子詵皆諫。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孺子所知。遂統百萬之衆大舉伐晉。爲晉謝石謝元等所破。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世子慕容寶與垂弟慕容德皆請殺堅以復燕。垂曰。我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恩不可忘。恐以兵授堅。堅收集離散。北至洛陽衆十餘萬。慕容農勸垂仍機復燕。垂善其言。行至澠池。會北伏丁零翟斌作亂。垂言於堅。請奉詔鎮撫北方。堅許

之。權翼石越等言垂必爲亂。堅不聽。曰。朕已許之。何可食言。苟有此亦天命也。長樂公丕乃給以羸兵敝鎧。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之副。垂行至安陽。夜襲飛龍兵。盡殺之。而與翟斌兵合。垂自稱燕王。是爲後燕。遣使如鄴告慕容農等起兵相應。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帥衆二十餘萬長驅向鄴。慕容農起兵於列人。衆至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將兵討之。農大敗秦兵。斬越。於是人情騷動。盜賊群起。垂至鄴。農引兵會之。遂進攻鄴。燕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沖起兵平陽。秦主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爭。將若泓何。乃遣苻叡都督諸

軍、以姚萇爲司馬討之。泓懼將奔關東。叡驅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爲亂。宜驅令出關、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與戰果敗見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糾煽羌豪五萬餘衆、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是爲後秦。羌胡降者十餘萬。秦竇衝擊慕容沖於河東、沖奔慕容泓。泓衆十餘萬、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殺泓。泓僭王位一年。蓋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未幾稱帝於阿房、是爲西燕。沖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中山王才不逮人、而驕已甚、殆難濟乎。西燕主沖攻長安。秦主堅

身自督戰。飛矢滿體。血流淋漓。沖縱兵大掠關中。士民流散。千里無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遂出奔五將山。沖入長安。後秦主萇聞堅出奔。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五將山。秦兵皆敗走。堅神色自若。忠執之。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在位二十九年。堅庶子長樂公丕。將西赴長安。至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卽位。傳檄四方。討慕容垂姚萇。關隴諸郡。復起爲秦。西燕左將軍韓延殺西燕主慕容沖。沖僭位一年。而立沖將段隨爲燕王。慕容永襲段隨破之。率鮮卑男女去長安而東。衆推永爲河東王。於是長安空虛。後秦主姚萇

自安定入長安即皇帝位。國號大秦。西燕慕容永既去長安。襲秦主丕於郛殺之。丕嗣位一年。永遂進據長子即帝位。將以秦后楊氏為夫人。楊氏引劍刺之不克。為永所殺。永僭位九年。後燕主垂攻西燕執慕容永斬之。西燕亡。凡三主共十一年。前秦南安王登聞丕被殺。發喪即位。戎夏歸之者十餘萬。伐後秦。所向無前。秦主登擊安定後秦主萇襲破其輜重。掠男女五萬口。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眾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豈容汝耶。萇殺之。萇疾亟。還長

安。誥太子興曰。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僭位八年卒。世子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師伐前秦。擊前秦主登殺之。登嗣位八年。死太子崇立。奔湟中。興乃發喪即位。前秦主崇在湟中。爲西秦主乞伏乾歸所逐死。前秦亡。凡六主。共四十五年。後秦主興存問孤貧。恤刑獄。進賢退不肖。其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興在位二十二年。死。長子泓立。泓懦弱多病。僭位二年。晉太尉劉裕滅之。後其地爲夏主赫連勃勃所得。其西秦主乞伏乾歸。先世爲乞伏部主。服於趙。及趙亡。服於前秦。自苻堅之敗。乾歸兄國仁起兵叛秦。據涼州臨洮

河州。僭王位一年。死。子公府尚幼。群臣立其弟乾歸。乾歸殺前秦主崇。據有隴西之地。僭王位十五年。爲國仁子公府所弒。乾歸子乞伏熾盤誅公府而自立。僭王位十六年死。子暮末立。僭王位四年。夏主赫連定攻之。暮末銜璧輿櫬出降。夏主定殺之。及其宗族五百人。西秦亡。凡四世。共四十七年。夏國者。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武於前趙劉聰時。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雄據肆盧川。武生豹子。豹子生劉衛辰。前秦主苻堅因代國之亂。分代爲二部。自河以北屬劉衛辰。屯代來城。及堅敗。國亂。遂有朔方。今陝西寧夏等地。魏主拓跋珪伐之。衛辰敗。爲其下所殺。魏

誅其宗黨五千餘人，投尸於河。衛辰少子勃勃，奔薛干部。薛干送勃勃於前秦驍騎將軍沒奕干。奕干以女妻之。降於後秦。後秦主興見勃勃而奇之。以爲安北將軍。使鎮朔方。秦魏通好。勃勃大怒。遂叛秦，襲殺沒奕干，并其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自稱大夏天王。改姓赫連氏。秦主興自將擊之，勃勃掩其不備。秦兵大敗。勃勃築都城於黑水之南。名曰統萬。今寧夏衛是也。晉太尉劉裕伐後秦，既滅後秦而歸。勃勃以兵取其地。而國始大。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爲弓矢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僭位十八年

翅子昌立僭位三年魏太武帝親伐夏克夏都統萬城夏主有三女皆絶色魏主皆納爲貴妃夏主奔上邽以其來攻安定城覘自擐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夏主昌敗走馬蹶被擒送平城魏主以女故善遇之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封爲秦王夏主昌弟平原王定奔平凉稱帝僭號四年魏太武帝襲平凉克之以夏主定之后賜豆代田夏主中貢副車騎走上邽夏主設魏之逼整兵擊西秦敗之西秦王乞伏慕末與馥出降夏主殺之及其宗族五百人又欲濟河擊北凉王蒙遜而取其地吐谷渾王遣兵擊敗之執夏主定以歸送於魏夏亡凡三主共二十五年其後秦西秦

垂已經序明。請再序後燕及北燕事。迺知說後燕慕容垂。既扳前秦苻堅。復前燕舊業。乃定都中山稱帝。翟斌恃功驕恣。徵求無厭。復與前秦苻丕通。垂殺之。魏王拓跋珪燕。燕王垂遣太子寶伐之。大敗而還。垂因大舉自將襲魏。克平城而還。至上谷而殂。僭位十二年。太子寶立。魏主珪從井陘趨中山。擊信都。燕主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群盜以擊魏。夜襲魏師。大敗奔還。尚書郎慕容皓謀弒寶而立寶弟趙王麟。不克。奔魏。麟由是不自安。遂作亂。燕主寶出走。城中立開封公詳為主。麟殺之而自立。魏克中山。慕容麟奔鄴。麟說范陽王德。南徙滑臺。魏遂取鄴。麟上尊號

於德德前燕主𠂊之子也用兄垂故事稱燕王尋稱帝更名備德都廣固今山東青州府是也是爲南燕慕容麟復謀反德殺之備德僭位七年殂無子以兄子超爲嗣超僭位六年猜忌日甚政出權倖晉太尉劉裕滅之斬於建康市南燕亡凡二主共十三年燕王寶在龍城龍城今北直永平府是也欲調兵復取中原子長樂王盛諫不聽行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因衆心憚征役遂作亂寶奔還龍城尚書蘭汗蘭汗與速骨通謀誘殺遼西王農谷農速骨入城縱兵大掠寶盛皆輕騎南走蘭汗遣使迎寶寶以汗燕主垂之舅而盛妃之父謂必無他遂行盛泣諫不聽盛乃與將軍張

真下道避匿。會去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小狀試之。汗從太子叙自稱昌黎王。盛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今我窮困歸汗。汗性愚淺。必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我志矣。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請盛。汗乃舍之。待之如初。盛內則離間其兄弟。外則潛結黨與。汗與川狀淪與側攻。引李旱張真為腹心。旱真盛所素厚也。因汗醉。盛踰垣入與李旱張真等誅汗。內外帖然。盛下令即位。自貶號曰庶人天皇。務峻威刑。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等作亂。盛帥左右討之。被傷而殂。僭位四年。中壘將軍慕容拔等白丁太后。以國多難。宜立長君。乃廢太子。迎盛少子河間公熙立之。

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娀娥爲貴人次曰訓英爲貴嬪皆有絕色熙極寵愛之丁太后怨恚熙逼殺之娀娥尋卒熙以訓英爲后作龍騰苑方十餘里築景雲山高十七丈起逍遙宮連房數百與苻后遊宴其中頃刻不能離及后卒熙哭之絕而復蘇大歛既訖復啟其棺與之交接斬衰食粥百官哭無泣者罪之及葬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送二十餘里初燕中衛將軍馮跋得罪於熙亡命山澤至是因民之怨謀入龍城及熙出送葬與左衛將軍張興等作亂推夕陽公雲爲主閉門拒守熙軍無故驚散熙微服匿林中爲人執送雲併其諸子殺之熙

僣位七年。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後燕亡。凡四世。共二十四年。前後二燕通共八十八年。高雲僣天王位三年。爲幸臣離班挑仁所弑。衆斬班仁。推馮跋爲王。是爲北燕。跋勤於政事。輕徭薄賦。愼擇守宰。燕人悅之。僣位二十二年。及疾篤。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宋夫人矯詔絕內外。謀立受居。跋弟中山公弘。帥甲入禁中。宿衛皆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踰閤而入。射殺女御。跋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爲弘所殺。跋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魏太武帝

秦數伐燕燕主弘屢敗失地魏拔燕白狼城弘奔高麗後爲高麗所殺弘僭位六年而爲魏所滅北燕亡凡二世共二十八年諸燕之事已經序完請得而序諸涼之事前秦主苻堅以呂光爲驍騎將軍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伐西域光略陽氐人字世明齊太公呂尚之後呂婆樓字廣平之子也光等領兵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國皆降龜茲王帛純娶城固守求救於獪胡獪胡王遣騎及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之光大破之帛純出走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恩威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

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駿馬萬餘而還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光擒斬熙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呂光得秦主堅凶聞舉軍素縞大赦改元自稱三河王尋稱天王國號大涼以禿髮烏孤爲河西都統烏孤叛涼取金城自稱平西王是爲南涼涼尚書沮渠蒙遜叛據金山建康太守段業叛後涼蒙遜以衆歸之是爲北涼此建康在陜西行都司高臺千戶所呂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庶長子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戒之曰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

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遂殂僭位一十四年太子紹立呂光弟寶之子超謂紹曰纂爲將多年親其舉止必將爲變請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爲此紹立方五日庶兄纂及其弟弘夜帥壯士攻廣夏門而入呂超帥卒二千赴難大戰超奔廣武紹自殺纂即天王位呂超自廣武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纂以弘爲大司馬弘以功高地逼遂以東苑兵作亂纂擊破之弘將奔西涼呂方執送纂斬之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而弘之妻女亦在其中纂嗜酒好獵與呂超等飲於內庭超兄隆數勸纂酒纂大醉超取劍刺纂洞胷而死僭位

三年。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尙止之。皆舍仗而降。超遂推其兄隆即天王位。楊氏有美色。超將納之。后大罵。譏節而死。後涼主呂隆多殺豪望。人不自保。焦郎等使人說後秦主姚興遣兵自金城濟河。直趨姑臧。呂超等逆戰大敗。南涼王傉檀及北涼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降於後秦主姚興。僭位三年。後隆與子弼以謀反誅。後涼亡。凡四世。共一十八年。其自後涼分據者。有南涼禿髮氏。禿髮之先。河西鮮卑也。與拓拔魏同祖。西晉武帝時。禿髮樹機能陷涼州。武帝以馬隆爲武威太守。擊破之。樹機能爲部下所殺。從弟務丸立。務丸卒。子推斤立。推斤年一百一十歲

卒子恩復犍立。恩復犍卒。子烏孤立。雄勇有大志。呂光據凉。拜烏孤爲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封廣武公。末幾致凉取金城。金城即今臨洮府蘭州是也。烏孤徙治樂都。自稱平西王。湟河澆河太守。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焉。烏孤僭王位三年。因醉走馬傷脅而殂。弟秃髮利鹿孤立。利鹿孤僭王位三年殂。弟秃髮傉檀立。僭王位十三年。睡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傉檀討之。西秦王乞伏熾盤襲樂都。傉檀歸。衆散。傉檀降於熾盤。熾盤鴆殺之。南凉亡。起烏孤凡三世。共十八年。其自後凉分據者。又有北凉。北凉沮渠之先。世爲匈奴左沮渠王。因以官爲氏。世爲部

南。從涼王呂光。以沮渠羅仇爲尙書。從伐西秦而敗。仇弟麴粥勸仇背涼。仇不從。仇與粥皆見殺。仇弟之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史。以其喪歸葬會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蒙遜從兄男成。說太守段業。叛涼。推業爲涼州牧。蒙遜帥衆歸之。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爲尙書左丞。是爲北涼。北涼王段業。憚蒙遜勇略。蒙遜深自晦匿。蒙遜素憚索嗣。馬權。男成。皆譖殺之。遂舉兵反。業使將軍田昂擊之。昂以衆降。業左右皆散。蒙遜殺之。擢任賢才。文武咸悅。伐南

涼南涼主傉檀奔樂都蒙遜拔姑臧徙都之自稱河西王。又滅西涼。蒙遜僭位二十九年殂世子茂虔幼弱國人立其庶長子牧犍為河西王魏太武帝燾以其妹武威公主妻牧犍牧犍之嫂李氏有絕色牧犍兄弟三人遞傳而爭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醫乘傳救之。得不死魏主徵李氏牧犍不與魏主伐涼姑臧潰牧犍出降僭位七年後為魏主所殺北涼亡起段業凡三主共三十九年其起滅於北涼者有西涼李暠暠字元盛燉煌胡人漢前將軍李廣之後好文學有令名北涼主段業以為燉煌太守都督鎮西將軍尋叛北涼自稱西涼公取沙

州築州涼州等地。取酒泉。徙都之酒泉。今肅州是也。嵩僭位十八年。殂。其後七世孫爲唐高祖。世子歆立。歆僭位四年。北涼主蒙遜欲取西涼。詐引兵攻秦。而潛還師以待之。西涼主歆果將步騎三萬襲北涼。北涼主蒙遜擊殺之。歆弟敦煌太守李恂等奔北山。蒙遜以索元緒爲敦煌太守。初李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緒粗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逐元緒密信召恂。推恂爲敦煌主。北涼主築隄壅水以灌敦煌。李恂自殺。僭位一年。蒙遜屠敦煌。西涼亡。凡三世共二十二年。此外又有仇池。東漢獻帝時。略陽淸水氏楊駒始居仇池。仇池山在陝西鞏昌府成縣西北百里。其城

天然。石角外向，如雉堞然，地方百頃。其傍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三國時，駒孫楊千萬附於曹魏，魏封爲百頃王。傳楊飛龍、楊茂搜、楊難敵、楊毅、楊初、楊國、楊俊、楊世、楊纂、楊安、楊定、楊盛。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盛卒，元立。元卒，弟難當立，降於元魏。魏封爲南秦王，再傳楊保宗、楊文德、楊元和、楊僧嗣、楊文度、楊文弘、楊後起、楊集始、楊紹先。時楊集起、楊集義等立紹先爲帝，以叛魏。魏梁秦二州刺史邢巒擊破之，執送洛陽，滅其國。仇池亡。起漢獻帝，終梁武帝，凡三十五世，共二百八十七年。五胡

諸國今已說完。請得而再序北朝元魏之事。卻說北朝元魏初為代國。自前秦主苻堅滅代。分代為二。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衛辰之後為夏國。見前。不賓庫仁。招撫離叛。恩信甚著。拓跋珪之母賀氏以珪走依庫仁。庫仁事珪甚勤。厲為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及前秦國亂。諸部大人共推拓跋珪為主。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自代滅。後至是十年而復興。牛川即今直隸萬全都司懷來衛是也。珪務農息民。國人悅之。改國號曰魏。初服於後燕。後與燕絕。破柔然獲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國用遂饒。又破後燕。而取

燕地之半。遷都平城稱帝。是爲太祖道武帝。擊高車。破其衆三十餘部。獲馬三十餘萬。諸部大震。後敗後秦之師。魏遂爲強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人。珪嘗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珪納劉頭眷女。寵冠後庭。生子嗣。卽明元帝。及克中山。獲燕主寶幼女。又寵之。將立后。用其國故事。鑄金人以卜之。慕容氏像成。遂立爲后。珪又見賀太后之妹美。請納之。太后曰。不可。是過美且已有夫。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淸河王紹。兇狠無賴。珪時服餌丹藥。躁怒無常。因怒殺人無算。欲立齊王嗣爲太子。

魏故事。欲立嗣子。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逃匿於外。惟帳下車頭王洛兒隨之。珪又以事譴責賀夫人。將殺之。夫人密求救於其子紹。先是有神巫誓誡珪。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珪乃殺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滿萬。賬之珪寢處人莫得知。惟愛姿名萬人者知之。清河王年十六。萬人與紹私通。至是紹欲救母。弒父。令萬人爲內應。紹踰垣入宮。弒珪。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耶。太武帝在位二十二年。嗣在外聞變。遣王洛兒夜入平

城。告將軍安同等。衆翕然奉迎。衛士執紹送嗣。嗣幷賀氏及爲人等爲內應者。皆臠食之。乃即位。是爲太宗明元帝。任用崔浩。勸課農桑。人民安富。有事於太廟。助祭者數百國。在位十五年殂。太子燾立。是爲世祖太武帝。仍用崔浩。魏主爲人壯健鷙勇。臨城對陣。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明於知人。或拔於卒伍之中。聽察精微。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由是其甲強盛。戰無不克。滅夏。滅北燕。滅北涼。取仇池。北朝諸國皆併於魏。又平西域及柔然。高車等國。除江左南朝外。居然一統。振興文學。墾田積粟。魏國大治。惜其不念崔浩之功。以

其作史發揚國惡。誅及其族。爲少過耳。太武帝以太子晃監國。中常侍宗愛搆之。晃以憂卒。魏主追悼太子不已。宗愛懼誅。遂弒太武帝而立帝子南安王余。太武帝在位二十九年。未幾。宗愛復弒余。尚書源賀陸麗等勒兵誅愛。奉太子晃之子皇孫濬即位。是爲高宗文成帝。任用高允。靜以鎮之。懷集中外。魏國大治。立子弘爲太子。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事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文成帝在位十四年。魏獻文帝弘立。年方十三。馮太后臨朝稱制。雖淫亂。而能任用高允。魏國無事。魏主李夫人生子宏。馮太后自撫養之。遂遜政於獻文帝。帝始親政。剛毅有斷。勤於政事。

賞罰嚴明。援。清節黜貪汚。魏國稱治。因好黃老浮屠之學。傳位於太子宏。自號太上皇帝。子孝文帝宏立。生方五歲。幼有至性。顯祖病癰。宏親吮之。及受禪。悲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群臣奏曰。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顯祖從之。時太上嫡母馮太后素淫。李奕太上怒。因事殺之。馮太后由是恨太上。陰鴆殺之。在位六年。在太上位又五年。而被弒。高祖孝文帝宏即位。馮太后復臨朝稱制。太后聰察知書計。曉政事。多權數。減膳羞。儉服飾。素然性喜淫縱。多外交。魏主宏性至孝。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焉。太卜令叡得幸於馮太后。遷

尚書令。爵中山王。至是病。太后臨至其家。及卒。贈謚立廟。文士作誄者百餘人。及葬。自稱姻舊衰絰哭送者千餘人。魏主以叡子代爲尚書令。太后自以失行畏人議己。群下語言稍涉疑忌。輒殺之。太后前後臨朝凡二十五年。魏孝文勺飲不入於口者五日。哀毀過禮。初太后忌孝文英敏。恐不利於己。嘗寒閉之冷室。絕食三日。欲廢之而立咸陽王禧。東陽王丕等固諫。乃止。魏主初無憾意。惟深德丕等。又有宦者譖魏主於太后。太后杖魏主數十。至是亦不追問。魏咸陽公高允卒。允歷事五帝。卒年九十八歲。孝文帝始禁同姓爲婚。并祀屈突孔子。行養老禮。以平城地寒風

沙常起。乃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初定族姓。興禮樂。變華風。禁胡語。求遺書。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一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友愛諸弟。始終無間。精勤庶務。從善如流。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三代之風焉。魏主宏連年在外。后馮氏私於宦官高菩薩。魏主還。收菩薩等誅之。而不忍廢后。時魏主因擊齊師得勝。疾甚而還。至穀塘原。以嗣子恪。托其弟司徒彭城王勰。勰慮權寵震主。取罪必重。涕泣固辭。魏主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爲

心。嘗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冲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遂殂。在位二十九年。太子恪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即位。是為世宗宣武帝。嬖倖擅權。倖臣趙修及外戚高肇等用事。魏政始衰。高肇怨彭城王勰。數譖於魏主。誣以謀反。以毒酒殺之。舉朝莫不喪氣。魏立子詡為太子。詡胡貴嬪所生也。魏自是不殺太子之母。宣武帝在位十六年殂。子肅宗孝明帝詡立。胡太后臨朝稱制。太后聰悟。好讀書。善屬文。射能中鍼孔。政事皆手筆自決。作永寧寺浮圖。高九十丈。極土木之美。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遣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

書。慧生出魏境西行二年。至乾羅國。得佛書一百七十部而還。胡太后弑故正宮高太后。以尼禮葬之。帝叔太傅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淫之。然懌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侍中元義。衛將軍劉騰。侍寵擅權。懌每裁抑之。義騰誣懌欲弑魏王。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執懌殺之。還政魏王。幽太后於北宮。魏王不得省見太后。太后不免饑寒。義遂輔政。與騰表裏擅權。義嗜酒好色。貪吝寶賄。收守長令。率皆貪污。百姓窮困。人人思亂。及劉騰死。魏王與太后左右防衛稍緩。母子仍得相見。太后定計。使義解兵權。復臨朝攝政。因賜元義死。胡太后自再臨朝以來。頗事妝飾。數

出遊。神軌徐紇等。俱得幸於太后。鄭儼尤爲得幸。使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蠭起。葛榮尋亂國號齊。封疆日蹙。國用耗竭。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魏主年寖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凡魏主所親信者。輒以事去之。於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魏王惡鄭儼徐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魏主復以私詔止之。鄭儼徐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魏主。宣武帝在位一十六年。殂。立皇子爲帝。既而下詔曰。潘嬪所生。實皇

女也。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高祖之孫可立。遂迎釗即位。年方三歲。爾朱榮聞之抗表勒兵赴闕立彭城武宣王勰之孫子攸為帝。是為敬宗孝莊帝。以榮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李神軌徐紇鄭儼等俱遁。太后及後宮俱落髮為尼。榮遣騎執胡太后及幼主釗沈之於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爾朱榮之女先為孝明帝嬪死至是榮欲納主納為后。孝莊從之。榮甚悅。爾朱榮討葛榮擒之。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爾朱榮雖身居外藩遙制朝政。敬宗外逼於榮內逼於后。快快不樂。唯幸寇盜未息與榮相持。及榮告捷殊不甚喜。密有圖榮之意。乃用陽成王徽之計。詐言皇

子生。榮遂與元天穆俱入朝賀。許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俱抽刀入。榮起趨御座。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併殺天穆。及榮子菩提等。放其僚屬。內外喜譟。百僚入賀。是夜。榮從兄衛將軍世隆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榮太原王尸北遁。榮壻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推立太武帝五世孫長廣王曄為帝。大赦改元。兆以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渡。直犯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兆騎執魏主鎖於永寧寺樓上。在位二年。兆縱兵大掠。撲殺皇子。汙嬪嬪妃公主。殺臨淮王彧等。魏主寒甚。就兆求頭巾。兆不與。

尋弑之。爾朱世隆兄弟。以長廣王疏遠。欲更立近親以從人望。乃廢長廣王在位一年。而更立獻文帝之孫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初葛榮之亂。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謀亂不止。爾朱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宜選王腹心使統之。兆即以其衆委歡。以爲冀州刺史。歡自此得兵柄。不可復制矣。魏河北大使高乾與弟敖曹起兵討兆。高歡起兵屯壺關。詐言欲討乾。乾潛往說之。說歡討兆。時趙郡太守李元忠。亦說歡討兆。歡大悅。起兵討爾朱氏。立太武帝元孫渤海太守元朗爲帝。自爲丞相。縱反間。計使爾朱世隆兄弟與兆互相猜貳。歡遂進戰。大破兆軍。歡又進擊

爾朱兆等於鄴。復大破之。兆自殺。盡滅爾朱氏之黨。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尋弑之。在位二年。歡又以元朗疏遠。乃廢朗。朗在位一年。而立孝文帝之孫平陽王修。是爲孝武帝。維州刺史賀拔岳遣司馬宇文泰詣晉陽觀高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乃遣之。還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爾。宜潛爲之備。岳大悅以夏州被邊要重。乃表用泰以鎮之。未幾。岳爲陳悅所殺。泰討殺悅而代領岳衆。魏大丞相高歡舉兵反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患弗克。魏主從之。以五千騎西

赴長安。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爲尙書令。軍國之事。咸取決焉。魏主下制數高歡罪惡。名荆州刺史賀拔勝赴行在所。勝遲疑不決。後竟奔梁。高歡勒兵追魏主修。不及。遂還洛陽。集百官耆老。立孝文帝曾孫淸河世子善見爲帝。是爲孝靜帝。北遷都鄴。時人謂之東魏。魏主修至長安。未幾。復與宇文泰有隙。飲酒遇鴆而殂。在位三年。泰立孝文帝之孫南陽王寶炬卽位。都長安。是爲西魏文帝。自是而東魏西魏分爲二矣。右魏自拓跋力微至什翼犍國號代。凡十三主。起漢獻帝庚子。至東晉孝武帝丙子。共一百五十七年而滅於秦。又自道武帝

拓跋珪再建國朝。改號魏。至梁武帝癸丑。共一百五十七年而分。其後東魏篡於齊。西魏篡於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昌呂撫安世甫男 維城京周 維垣輔周 維基昶周 仝校

第二十五回 周併齊。隋纂周。平陳一統。

詩曰

十週征夫九皺眉、忘餐廢寢有誰知。
中宵破夢兜鈴響。頓假驚心戰馬嘶。
剪髮搓繩穿斷甲、折衣扯線補殘旗。
風流宰相龍樓燮。翠袖雙扶下玉墀。

却說東魏高歡。字賀六渾。脩人。今直隸河間府景州是也。

在杜洛周軍中。逃奔葛榮。既而亡歸爾朱榮。爾朱兆授以兵柄。封為渤海王。高歡既滅爾朱兆。又逼魏主修。奔宇文泰軍。歡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以洛陽逼近西魏。乃遷都鄴。高歡多在晉陽。遣其世子澄在鄴輔政。歡因宇文泰先殺其將竇泰。將兵至沙苑。西魏諸將皆懼。宇文深獨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可一戰擒也。西魏宇文泰迎戰於渭曲。東魏望見西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引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敗。歡乃馳去。泰還軍渭南。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高歡悉衆伐西魏。攻玉壁。西魏韋孝

寬隨機禦之。歡不能克。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
自勞。守者自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歡士卒
死者七八萬。有星墜歡營中。大懼而還。大丞相高歡病。使
次子太原公高洋鎮鄴。徵世子澄赴晉陽。歡性深密。終日
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
聽斷明察。不可欺犯。文武樂爲之用。病篤。謂世子澄曰。侯
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
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及卒。澄秘
不發喪。自出巡撫諸州。因朝於鄴。東魏主與之宴。澄起舞。
識者知其不終。澄還晉陽。以其弟洋爲京畿大都督。留鄴。

遂歸發喪。東魏主贈歡相國齊王。備九錫殊禮。以澄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侯景素輕澄。諸將如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皆輕之。及聞歡卒。遂以河南降西魏。後復降於梁。東魏主孝靜帝善容儀。膂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初高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魏主禮甚恭。及澄當國。倨傲頗甚。嘗侍飲舉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罵曰。朕朕朕狗腳朕。使季舒毆魏主三拳。奮衣而出。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乃與荀濟等謀誅澄。事覺。澄勒兵入宮。

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乃幽帝於含章殿袁濟等
於市遂還晉陽澄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欽請
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謀
作亂澄嬖琅琊公主公主美而善淫澄通爲妓澄納之常在
鄴澄不時往鄴侍衛者常遣出外與公主白晝淫樂時澄
在鄴與陳元康楊愔崔季舒屏左右謀受禪京置刀盤下
冒言進食因殺澄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祕澄喪太原公
高洋因澄忌之深自晦匿素以不慧聞至是聞澄死洋神
色不變指麾部分入討群賊斬而臠之東魏主聞澄死竊
謂左右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及洋

入謁。從甲士八千。從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朕不知死在何日矣。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洋至晉陽。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給。衆皆大驚。澄政有不便者。洋皆改之。東魏高洋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齊王。洋以高德政為書記。甚親昵之。徐之才。宋景業。善圖讖。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以告其母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使侍中張亮

等見東魏主。適以禪位。魏主下御座。入與六宮別。舉宮皆哭。洋篡。中山王在位一十七年。東魏亡。一主十七年。洋遂即位。國號齊。是爲北齊。廟號顯祖。文宣帝。西魏太師宇文泰伐齊。齊主自將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畜産多死。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初。靜帝后太原公主。爲高歡女。至是降爲中山王妃。太原公主恒爲王嘗飲食護視之。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王。殺之。幷其三子。葬於鄴西。後忽掘出。投於漳水。逼太原公主使爲僕射楊愔妻。盡誅元氏。前後死者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

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務。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御下。內外肅然。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陣。親當矢石。故所向有功。至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狂悖。袒露形體。街坐巷宿。婁太后嘗以其酒狂。舉杖擊之。齊主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齊主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慚恨。口自責數。執杖脫背就罪太后前。自抱之。齊主流涕苦請。乃笞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戒酒一旬。又復如初。高氏婦女。不問親疏。往往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齊主納娼婦薛氏。有寵。清河王岳嘗因其姊迎之至第。

齊主憶殺岳久之。忽思薛氏與岳通。斬其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於盤上。支解其尸。弄其髀骨為琵琶。一座大驚。復命收取。對之流淚。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盍往省之。乃手斬其妻擲首牆外。齊主殺其弟上黨王渙永安王浚。以其數諫也。以浚渙妃賜左右之殺浚渙者。齊主洋性殘忍。醉輒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死囚應用。謂之供御。三月不殺則宥之。洋雖無道。而能委政楊愔。總攝機衡。是以主昏於上。政清於下。獎拔賢能。齊國亦治。齊主洋死於晉陽。在

位十年。太子殷即位。洋第六弟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侍中燕子獻等。自為丞相。殷在位一年。常山王演廢為濟南王而自立。是為肅宗孝昭帝。未幾。弒殷。謚為閔悼王。齊主演許以第九弟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以湛守鄴。湛心懷不平。齊主演識度沈敏。明習吏事。勵精圖治。性孝友。太后不豫。衣不解帶。太后嘗心痛。齊主侍立帷前。以爪掐掌。代痛。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演在位一年。忽見文宣帝洋與楊愔燕子獻等為祟。遂病危篤。備極厭禳之事。諸厲歌舞自若。乃徵長廣王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於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湛自鄴馳

赴晉陽卽位。是爲世祖武成帝。封故太子百年爲樂陵王。婁太后殂。齊主服緋袍置酒作樂如故。齊主逼通其嫂文宣帝之妻昭信宮李后。曰。若不從。當殺爾子。后懼而從之。既而有娠。其子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有怨言。后大慚。生女不舉。齊主詬曰。爾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鐶築殺紹德。后大哭。齊主怒。裸后鞭之。白虹貫日。齊主淫欲以故太子百年嘗作數敕字。教書者封奏之。齊主怒。使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而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齊

主湛驕奢淫佚。賦役繁重。吏民苦之。后胡氏。嘗幸和士開
妻定遠等。時人號爲朝中八貴。彗星見。齊主湛傳位於太
子緯。自稱太上皇。湛在位四年。又在太上皇位四年殂。齊
主緯年少。多嬖寵。奸寵高阿那肱韓長鸞和士開祖珽等。
內寵乳母陸令萱宮婢穆舍利等。皆專權用事。胡太后出
入不節。既與和士開等通。復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
戲呼曇獻爲太上皇者。齊主聞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
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齊主緯
以斛律光之女爲后。因以斛律光輔政。光性節儉。不貪權
勢。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國所憚。周勳州刺史韋

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令諜傳之於鄴。偉臣祖珽使其妻兄奏之。齊主殺光。并其二子。廢皇后斛律氏。周主聞之大喜。為之大赦。而齊事不可為矣。齊主緯言語澀訥。不喜見朝士。非寵私狎昵。未嘗交語。承武成帝淫奢侈之後。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為新巧。一裙直萬匹。鏡臺直千金。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每有災異寇盜。輒多設齋。以為修德。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又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衣。行乞其間以為樂。寵任宦官。參預機權。宦官由是進。獄以賄成。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

舞巫覡人等。濫得官賞者。殆將萬數。至狗馬鷹。及鬪雞。皆
有儀同郡君開府之號。而食其祿。一戲之賞。動踰巨萬。府
藏空竭。乃詔郡縣。賣官守令。率多商賈。競為貪縱。民不聊
生。周主邕謀伐之。遂自將伐齊。師入齊境。攻河陽大城拔
之。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周主以有疾。夜引兵還。次年復
自將伐齊。攻平陽城。遂克晉州。初。穆后愛衰。其侍婢馮小
憐大幸。齊主緯以為淑妃。誓同生死。時方與妃獵於天池。
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
急奏為。至暮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
圍。從之。齊主自帥大軍至平陽。周主使大將軍梁士彥為

晉州刺史守平陽。自引兵還。齊師遂圍平陽。梁士彥固守不下。齊大作地道攻城。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妝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邕復引兵至平陽。擊齊師。齊主緯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齊主遂與淑妃北走。齊師大潰。齊主奔晉陽。周師攻克之。齊主奔鄴。周師逼鄴。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緯乃傳位於太子恒。恒時年方八歲。緯自爲太上皇。在位十二年。周師入鄴。齊太上與穆后馮淑妃及幼主恒等奔青州。高阿那肱密召周師。擒齊太上與后妃幼主。併胡太后等送鄴。北齊亡。凡六

主起梁簡文帝庚午。終陳宣帝丁酉。共二十八年。其後周主邕殺高緯夷其族。太后后妃等貧不能自給。有爲尼。爲娼。爲人妾者。或曰胡太后嘗彰祖夏姬採補之術。貌極美。年雖老而有少容。後與穆后馮淑妃等俱爲娼。日與長安諸少年遊。得恣其慾。嘆曰。爲后何如爲娼樂也。至盛唐尚在。不見其老。事見小說。其東魏北齊之事。俱已敘完。請再序西魏北周之事。初高歡舉兵反魏。主修奔宇文泰。軍却說宇文氏。炎帝神農之後。其先曰葛烏兔。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有普回者。因狩得玉璽。有文曰皇帝璽。普回異之。以爲天授。其俗

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幷以爲氏。普回子莫那。徙居遼西。九世至遼豆歸。爲前燕慕容皝所滅。其子陵仕燕。後歸魏。徙居武川。陵曾孫肱。生子泰。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故小字黑獺。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顏。髮長委地。手垂過膝。輕財好施。年十八。爲葛榮將。榮敗入魏。爲爾朱榮統軍。轉爲賀拔岳司馬。及岳爲陳悅所殺。泰討殺悅。即代統岳軍。及魏主修奔泰。以泰爲大丞相。掌軍國之政。尚孝武帝之妹馮翊長公主。魏主修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産也。遷於魏。主從入關。丞相泰使元氏及諸王。取明月殺之。

魏主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由是復與泰有隙魏主飲
酒遇鴆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為帝是為西魏大丞相泰
置紙於陽武門以求直言召用蘇綽寵遇日隆泰欲為富
國強兵之術度支尚書蘇綽教以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
田以資軍國擢簡賢才以為守令國內稱治及綽卒宇文
泰以其公平廉讓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群公步
送酹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平定天下奈何遽
舍我去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西魏文帝寶炬在
位十七年太子欽立宇文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
山公護皆出鎮惟以諸壻為心膂魏主欽密謀誅泰事泄

泰廢魏主。在位二年。置之雍州。尋弒之而立其弟齊王廓。是爲恭帝。去年號。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泰以古制降諸王爵皆爲公。泰自爲太師大冢宰。泰能駕馭英雄。咸得其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有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魏太師泰北巡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泰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強。天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初泰尚魏孝武帝妹生覺。姚夫人生毓。毓於諸子最長。泰立覺爲嗣。時年十五以覺爲周公。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使早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禪位於周。封魏主爲宋公。魏恭帝廓在位十

三年而被廢。尋爲所弒。覺卽天王位。以中山公護爲大司馬。西魏亡。凡三主。起梁武帝乙卯。終陳武帝丁丑。共二十三年。自代及西魏。通共三百三十七年。周主覺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與司會李植司馬孫恒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謀誅護。事覺。護殺鳳等。幽周主於舊第。月餘弒之。武帝追贈爲孝閔帝。在位一年。迎寧都公毓卽天王位。復稱皇帝。建年號。是爲世祖明帝。周主毓明敏有識量。護憚之。寘毒於糖䭔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必能弘我周家。遂殂。在位三年。高祖武帝邕立。時大權悉歸宇文護。諸子及僚屬。

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謀自臨匿、密與毋弟衞公直。宮伯宇文神舉。下大夫王軌、右侍宇文孝伯等謀誅之、周主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直躍出斬之、收其子弟親黨於殿中、殺之、周主始親政事、周太后叱奴氏、列周主行三年之喪。周主因齊主緯肆虐無道、興師伐齊、復伐齊、齊主緯、及幼主恆等以歸。遂滅齊、滅齊事已見前。周主旣勝齊、乃毀其宮室之壯麗者、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至是詔唯置妃二人。世婦

三人御妻三人。餘皆減之。每行兵親在行陣步涉山谷。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周主邕為太子贇納妃楊氏妃即隋公楊堅女也。太子多失德王軌宇文孝伯嘗與周主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周主默然既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楊堅有反相周主遲疑未決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遂殂在位一十八年。諡三十六歲太子贇立是為宣帝始立即逞奢欲曾無服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適而淫之超拜鄭譯為內史大夫委以朝政殺其叔父齊王憲又殺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忠正之士駢首就戮立妃楊氏為

后。以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在位一年。傳位於太子闡。是
爲靜帝。年方六歲。自稱天元皇帝。務自尊大。恣爲淫戲。日
夜不休。援取美女。以實後宮。驕侈昏暴。喜怒無常。人不自
保。后父堅位隆望重。天元忌之。堅不自安。天元備法駕。幸
天興宮。不豫而還。是日天元殂。堅自爲丞相。總知中外兵
馬事。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寬大。躬行節儉。中外悅之。因
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堅夜召太史庾季才
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
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勉之。堅乃以世子勇爲洛州總管。大殺諸王之不附己者。

遂篡位。禪帝闡下詔。禪位於隋。在位三年。北周亡。起陳武帝丁丑。終陳文帝辛丑。凡五主。共二十五年。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矣。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後代隋而有天下。卻說隋高祖文帝堅。小字那羅延。魏恭帝賜姓普六茹。本姓楊氏。弘農華陰人。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是也。漢太尉楊震之後。父忠。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公。堅襲爵。堅生而有異。母不能鞠。宅旁有尼寺。一尼抱歸自鞠之。一日尼出。付其母。自抱。角出鱗起。母大驚。墜之地。尼心動。亟還。見之曰。驚我兒。致令遲

得天下。及長。相表奇異。堅深自晦匿。至是篡位。都長安。國號隋。立獨孤氏為后。后謙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隋主弒故靜帝闡。盡滅宇文氏之族。自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隋高熲蘇威同心協贊。政無大小。帝悉與之謀。數年之中。天下稱治。隋滅後梁。又滅陳。合天下為一統。其滅梁滅陳事。已見二十三回。不贅。綱鑑記事。以隋接陳。以隋文帝開皇九年。直接陳後主禎明二年。仁壽宮成。帝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之。帝不悅。及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懼。從謀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

后勞之曰、公知吾大姊老。無以自娛、故備此宮。豈非思孝。賜賚甚厚、素薦德彝。帝擢爲內史舍人。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爲枉人來耳。爾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爾不爲我以聞、吾更來、爾屬無噍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帝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吝。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爲儉素。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乘輿服御弊者隨

令補用後宮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大夫率衣綢布裝。帶不過銅鐵骨角。以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將近九百萬。然猜忍苛察。信受讒言。文法自矜。忌刻臨下。常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重罪。又患令吏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以至故舊。無始終得全者。乃至子孫。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性節儉。而勇服用多侈。恩寵始衰。勇多內寵。嫡妃無寵死。而多庶子。獨孤后深惡之。晉王廣彌自矯飾。為奪嫡計。后贊帝廢勇。及其男女。並

爲庶人。立晉王廣爲太子。天下同日地震。其後獨孤后先帝而崩。帝寢疾。楊素柳述元巖皆入閣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預擬帝不諱後事。爲書問僕射楊素。素錄事狀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帝所寵陳夫人。夫人陳宣帝女也。極有美色。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愈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以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素聞之以白太子。乃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

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在位二十四年。晡後。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賜陳夫人。夫人以爲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是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即位。是爲煬帝。矯稱高祖詔。賜故太子楊勇死。縊殺之。不爲置嗣。徙柳述元巖於嶺南。高祖惟與獨孤后相愛。傍無姬侍。五子同母。高祖謂必相和睦。其後互相猜忌。五子皆不得壽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四十年。彈指過。海內風塵。

詩曰

九里山前古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江流水濤濤響。彷彿虞姬哭霸王。

蜀主烏江血未乾。長陵樹老朔風寒。千年暗草埋金谷。幾輩征夫老玉關。去鳥消沉雲漠漠。野花零落水濤濤。豪華一去無蹤跡。留得虛名紙上看。

却說隋文帝既篡周。復滅後梁。至九年正月。又滅陳。爲一統。子楊廣既弒父。復殺兄。於弒父之夕。又烝淫父妾而篡立。楊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初封晉王。既篡位。是爲煬帝。立皇后蕭氏。命楊素營東京宮室。又勅宇文愷與舍人

封德彝等督顯仁宮南接皁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自長安至江都引穀洛汴河江淮諸水各相通為水道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沿途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皋北至河陽相望於道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

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爲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行幸江都。發顯仁宮。出洛口。御龍舟。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間。皆飾以金玉沉檀。以處美女妃嬪。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三重別有浮景九艘。悗船美女九千餘人。謂之殿脚女。皆衣以錦繡之綵。鮮冶奪目。餘數千艘。從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悗船士八萬餘人。舳

艫相接二百里。照曜川陸。騎兵翼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新作輿衛儀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得。將伐其根。鶴恐殺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米八千石。發丁男一百餘萬。以修築秦始皇時萬里長城。殺高熲。賀若弼。宇文弼。薛道衡等。先朝舊臣。及忠諫之士。皆死。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

衡死。○廣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煬帝北巡車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突厥啓民可汗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賜金有差。西域諸胡多至張掖等郡交易。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紀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矩。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示

之。終月而能。所費鉅萬。諸蕃入豐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值。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驚嘆。其黠者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體。何不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忠。孰能如是。徵高麗王元入朝。不至。裴矩說煬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當陛下之時。何可不取。乃下詔伐高麗。勅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

自陝以下皆生蝨死者什三四。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郡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於道天下騷動於是始相聚爲群盗七年冬鄒平民王薄倡亂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凡二年爲張須陁所滅竇建德起兵漳南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役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稱長樂王尋改稱夏王張金稱聚衆河曲高士達聚衆清河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勝數煬帝至遼

東。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將軍宇文述等九軍。皆敗於薩
水而還。初大軍渡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惟二千五百
人。資儲器械。失之殆盡。隋煬帝遊東都。一時後宮妃主狼
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谷間。復徵天下兵。集涿郡。募民間
驍勇。復自將擊高麗。將太子昭早卒。煬帝命太子昭長子
代王侑。留守西京。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命太子昭次
子越王侗。留守東都。以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之。楊素之子
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以蒲山公李密爲謀主。密
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忌之。密遂屏
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玄感

等曰汝等不及也元感見朝政日紊潛就密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夫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裕撫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據險而守之以徐圖天子此中計也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若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圍東都煬帝聞之乃引兵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

元感。元感後委韋福嗣以心膂。不專任李密。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元感引兵趨潼關。宇文述等追之。元感敗死。煬帝使裴蘊推元感黨與。謂蘊曰。元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何以懲後。由是所殺三十餘萬。枉死者大半。元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於都城之南。李密亡命。為人所獲。執送東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逃亡。悉出所齎金實與使者曰。吾等死日甚近。此金並留付公。幸以些須相瘞。請極歡而死。死無恨矣。所至市酒食。召妓女。讙飲諠譁。竟夕達旦。習以為常。行至魏郡

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乃穿牆而逸去。聚徒教授於王秀才家。郡縣捕之。值出徙免。韋城翟讓為東郡法曹。坐事當斬。亡命於瓦岡。為群盜。同郡徐世勣、單雄信皆從之。李密自雍州亡命。亦歸讓。諸帥相謂曰。令人皆言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遂與群盜翟讓等起兵攻滎陽。煬帝徙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通守者。即今之通判也。密設策分兵千餘人伏林間。後須陁、羅士信、秦叔寶等俱降於密。河南郡縣為之喪氣。李密說翟讓曰。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軍輕行掩襲。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

衆。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千人襲回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讓於是推密爲主。號爲魏公。用祖君彥爲記室。密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河間賊帥格謙起兵。自稱燕王。煬帝命王世充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其餘衆。寇掠燕地。復稱燕王。杜伏威起兵據歷陽。召江淮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分徇諸縣。小盜多附之。衆遂盛。東海李子通渡淮與杜伏威合。自稱將軍。尋稱帝。國號吳。城父朱粲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十餘萬。引兵轉掠荊沔及山南諸郡縣。所過殘掠。

以人爲糧。賊類無孑遺。鄱陽賊帥操師乞攻陷豫章。自稱元興王。侍御史劉子翊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其鄉人林士弘代領其衆。以戰子翊敗死。弘自稱楚帝。自九江以南及番禺皆爲所有。晉熙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至琅琊以西縣有之。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起兵。自稱大丞相。馬邑鷹揚府校尉劉武周起兵。自稱太守。二人皆北附於突厥。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武周遂自稱帝。取樓煩定襄鴈門諸郡。據汾陽宮。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大饑。子和結死士十八人。殺郡丞。開倉賑施。起兵自稱永樂王。北附突厥。二年降唐。封郯國

公。衍善終。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尋稱帝。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據河西。自稱河西大涼王。後梁宣帝曾孫羅川令蕭銑起兵。取豫章江陵嶺南等地。勝兵四十餘萬。自稱梁王。尋稱帝。一時起兵據地者六十四處。先是群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竇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多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但云鼠竊狗偷。郡縣捕逐。行當殄滅。願陛下勿以介懷。煬帝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時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破

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還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詔百僚復議伐高麗。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困弊。遣使乞降。帝乃班師。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拜朝散大夫。詔江都更造龍舟數千艘。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煬帝幸江都。煬帝大悅。從之。群

臣諫者。盡斬之。宇文述死。煬帝以其子化及爲屯衛將軍。次子智及爲將作少監。煬帝至江都巡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由是郡縣競爲刻剝。以充貢獻。民外逼盜賊。內苦重賦。加之饑饉。採樹皮草根木葉而食。諸物盡。乃自相食。官倉充牣。羣吏畏法。莫敢賑救。江都丞王世充。以獻銅鏡屏風。遷通守。又餉閱民間美女獻之。於是益寵任之。煬帝以唐公李淵爲弘化郡留守。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煬帝以淵相貌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徵詣行在。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煬帝問之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煬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

因縱酒納賂以自晦。煬帝以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群賊。初淵娶竇毅女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給客咸得其歡心。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靜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漢高光武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

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有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

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顧大人
勿疑。淵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
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晉陽宮監裴寂。以晉陽宮
人私侍淵寢。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
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
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
奈何。正須從之耳。會煬帝以李淵不能禦寇。遣使執詣江
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大計。
淵然之。適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
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煬帝大業十三

年五月。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等各募兵。旬日之間。衆至萬人。王威高君雅見淵兵大集。疑有異志。欲討淵。淵使世民伏兵殺之。時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遣使如突厥。突厥欲淵爲帝。則以兵相助。淵不可。裴寂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命劉文靜出使。以此告突厥。且借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借兵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變患。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淵使世民將兵擊西河郡。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

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烏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其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遠近聞之大悅世民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秋七月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隋代王侑遣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軍中乏糧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以為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

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衆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時左軍已發。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進軍趣霍邑。宋老生將兵三萬逆戰。世民

以數千騎擊斬之。遂克霍邑。又克臨汾絳郡。下韓城。馮翊等地。時河東未下。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屈突通自守之虜。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劉文靜等圍河東。自引兵而西。淵即諸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淵女李氏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

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左親衛段綸亦娶淵女、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以應淵。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世民引兵頓於阿城、勝兵十二萬。軍令嚴肅。秋毫無犯。十一月李淵克長安。從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馬邑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材畧。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李淵立代王侑爲皇帝、遙尊

煬帝爲太上皇。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隋帝侑在位一年。禪位於唐。唐主李淵即皇帝位。改元武德。都長安。封隋帝侑爲酅國公。明年殂。諡爲恭帝。年十五。無後。且擱過不題。却說煬帝在江都。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必令數婦人抱持搖撫。乃得眠。諸驍果從煬帝在江都者。多逃亡。煬帝患之。以問裴矩。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都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有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民間美婦。驍果誰云有姦。盡發淫之。煬帝荒淫愈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日令一房爲主人。酒巵不離於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

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沉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直閤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於廣坐明論叛計。宮人聞之。言於煬帝。帝怒斬之。自是無敢言者。郎將趙行樞以告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公等之去。徒取死爾。不如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因推宇文化及為主。恐召諸驍果諭以所為。乃夜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

火與城外相應。煬帝望見火。聞外諠囂。問曰何事。裴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至五更。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拒戰死之。先是煬帝選驍健宮奴數百人守元武門。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結煬帝所寵宮人魏氏。矯詔放其兵。德戡遂引兵自元武門入。煬帝易服逃於西閣。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煬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既至。德戡等迎謁。引入。號為丞相。虔通以騎逼煬帝出宮。化及曰。何用將此物出。急還與手。於是引煬帝還寢殿。帝嘆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歷數煬帝罪惡。帝曰。我實負百姓。至

於衛韋榮祿乘及何乃如是煬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煬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欲遂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支堦等不許令狐行達頓煬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等縊殺之煬帝竊位十三年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爲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之流珠堂化及殺煬帝諸子幼孫及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斬之惟煬帝姪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得免立爲帝令居別宮惟發詔畫勅而已化及自爲大丞相總百揆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烝御蕭后妃嬪宣淫無忌自奉一如煬帝以諸驍果欲西還長安乃引兵而西至彭城

水路不通。復奪民間牛車。載宮人珍寶。而使軍士自負戈甲、道遠疲劇。軍士皆怨。司馬德戡與趙行樞等、謀殺化及。化及殺之。李密據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乃引兵向東郡入滑臺。東都留守官得煬帝凶聞。奉越王侗即位。以王世充為納言。封鄭國公。化及引兵趨黎陽。東都聞之。與李密合兵以拒之。化及敗。乃北趨魏縣。化及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擁蕭后、縱酒宣淫。醉則尤智及。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數相爭鬩。醒而復飲。以此為恆。眾多亡散。化及嘆曰。人生固當一死。豈可

不一日爲帝乎。乃鴆殺恭王浩。即帝位於魏。魏縣。國號許。唐高祖從弟淮安王神通擊化及於魏縣。化及走聊城。夏王竇建德引兵趨聊城。大破之。生擒化及與智及并其二子承基承趾及其黨與盡斬之。獲蕭后與傳國璽。未幾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送蕭后於突厥。化及既平。隋王世充自爲相國。封鄭王。加九錫。未幾鄭王世充幽隋主侗於含凉殿。廢爲潞國公。自稱皇帝。尋弒之。亦謚爲恭帝。時唐高祖武德二年五月事也。隋亡。凡四主。共三十九年。至唐高祖如何統一天下。話長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唐高祖立根基。二十一帝

詞曰　追想千年往事，六朝蹤跡茫然。附唐相繼統中原，世態幾回雲變。陽柳淒迷汴水，丹青慘淡凌烟。樂遊原上草連天，飛起寒鴉一片。

却說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今陝西鞏昌府秦州是也。虞皐陶周老聃漢李廣之後，西涼武昭王暠七世孫也。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昞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李淵既起兵克長安，立代王侑爲隋帝。其別部劉文靜留圍河東者，與屈突通相持月餘，通勢

銷蹙、及聞長安不守、引兵出走。將趨洛陽、文靜、寶琮等追執之、通乃降。淵以爲兵部尚書、遣至河東招諭堯君素。君素曰、公爲大臣、柰何負國生降。通曰、吾力屈耳。君素曰、吾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君素妻在長安、爲唐所獲、唐遣其妻至城下招之。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及聞煬帝江都之變、左右殺君素以降。隋恭帝禪位於唐。唐王淵即皇帝位、以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元霸聰明類世民、年十六早卒。追封爲衛王。初、李密兵力甚強、唐祖初起兵時、遣使通好於密。密與唐祖書、多自矜大、有云所望戮力同心、執子嬰

於咸陽殺商辛於牧野唐祖方有事關中恐更生敵乃卑辭推奬以驕其志密大喜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及李密誘殺翟讓將佐頗有離心密頗自矜驕不恤士衆取洛口倉築城方四十里而居之開倉散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群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吝惜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不聽王世充食盡簡精兵擊密密出兵應之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伏兵山

谷中。縱兵擊密。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庭之。戰方酣。
使牽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密衆大驚。
世充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敗。邴元真單雄信等俱降於
世充。密遂與王伯當魏徵等。收敗兵二萬歸唐。密曰。我擁
衆百萬。解甲歸唐。豈不以台司見處乎。及至長安。拜光祿
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秦叔寶程知節羅士信
等既降於世充。知其無成。亦犇歸於唐。徐世勣據李密舊
境。魏徵遣世勣書。勸之早降。勣曰。此土地人民。皆魏公有
也。乃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啓李密。使自獻之。唐祖大悅。
賜世勣姓李。初汾陰薛舉據有隴西之地。及舉卒。子仁果

並攻扶隴州降之世民引兵至高墌仁果使宗羅睺將兵
拒戰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士卒大潰斬首
數千級世民率二千餘騎追之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
進至城下圍之至夜半守城者皆降爭自投下仁果計窮
出降父子俱亂者二年斬於長安市世民平仁果還唐主
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
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如
是何以定禍亂乎李密恥於進食與王伯當謀反乃言於
唐主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收撫之以取王世充
如拾芥耳唐主許之以伯當爲副而遣之李密遂據桃林

縣。驅掠徒衆，直趨南山，乘險而東，欲就故伊州刺史張善相。唐行軍總管盛彥師擊斬之，與伯當俱傳首長安。張善相降唐。時李軌據河西，稱帝。唐遣張俟德至涼招撫之。軌稱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唐官爵。唐主怒，議興師討之。軌臣安修仁兄興貴仕唐，表請說軌，諭以禍福，如不聽，弟修仁為軌所親信，圖之肘腋易矣。唐主遣之。興貴至涼，說軌不納，乃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興貴執送長安，斬之。僭亂者三年。杜伏威據歷陽降唐，唐以為和州總管，封吳王，賜姓李。李子通據海陵，攻江都，克之。襲沈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水死。子通徙都餘杭。

唐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擊破之。子通走保杭州。雄誕又破之。執送長安。初杜伏威與輔公祏友善。及伏威入朝。公祏留守丹陽。公祏遂背伏威。殺王雄誕。造反稱宋帝。唐遣趙郡王孝恭帥南道大使李靖討之。孝恭將發。宴集。巵酒忽變為血。合坐皆驚。孝恭舉止自若。曰。此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孝恭李靖等進擊公祏兵。大破之。公祏棄城東走。至武康。為野人所執。送丹陽梟首。江淮悉平。右江淮起杜伏威終輔公祏僭亂者凡十一年。劉武周引突厥寇唐并州。陷晉陽。裴寂軍潰。齊王元吉弃還長安。武周遣宋金剛攻陷晉州龍門澮州等地。關中大震。秦王

世民引軍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世民屢破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等。金剛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衆請俟糧集再進。世民曰。金剛計窮夜走。若稍緩成計。不可復攻矣。策馬而進。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引兵趨介休。金剛背城復戰。大敗輕騎走。尉遲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與百餘騎走突厥。并州悉平。武周僭竊凡四年。後與金剛俱

為袁廌所殺。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淮漢間。殘破州縣。若有饑、衆則食衆、裸而烹其婦女。百般殘虐。將去則焚其餘衆烹婦女嬰兒啖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饑、無衆則食人、稅諸城堡婦女嬰兒以供軍食。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諸軍皆應之。粲大敗奔菊潭。士林以漢東四郡降唐。粲亦降於唐。唐遣散騎常侍段確勞之。確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啖人。人作何味。粲曰啖醉人正如糟豬肉。確怒罵粲。烹食之。遂將菊潭奔降王世充。時世充已纂隋稱帝。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擊鄭以取東都。鄭河南州縣多相繼降唐。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亦

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必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而已。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屈突通引大軍繼至。世充兵大敗。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初王世充侵夏黎陽。夏竇建德破鄭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至是唐

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夏中書侍郎劉彬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鄭亡則夏不能獨立。不如解仇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之弊。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時唐兵圍洛陽城中乏食。建德救至。乃遺世民書。請退軍潼關。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王世充窮蹙。垂將面縛。竇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將驍騎出武牢東。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數戰皆不利。凌敬

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津入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恐鄭圍自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夏王建德悉衆出半日略置陳亘二十里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背之西馳而南上世民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陣前陣果動世民曰可擊矣自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於是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

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陣後。張唐旗幟。淮南王道玄陷陣直出其後。復突陣而回。建德軍大潰。建德中槊。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武威下擒之。世民因建德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為所擒。雖得出。必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群臣詣軍門降。鄭地悉定。世充僭亂凡三年。世民入宮。見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雖欲無亡得乎。命撤毀其壯麗者。建德妻曹氏帥眾奉傳國璽降。唐夏地悉定。建德僭位五年。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又斬朱粲於市。朱粲亂凡四年。唐以天下粗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年。初建德

帝發鄴中墓開棺見一婦人顏色美麗其衣制非近代所有侯之似有氣息乃收還宮養之三日而能言云我是三國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鄴於此說甄后見害事了了分明廷德甚寵愛之至是廷德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月曰妾閉泉壤已三百年非貴公何以得見天日妾不可有負貴公乃自殺帝甚傷之周梁蕭銑據江南稱帝勝兵四十萬諸將多恃功恣橫銑患之乃分兵於各處屯田以弱諸將權唐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帝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順流東下蕭銑倉猝徵兵不能遽集乃悉見兵數千出戰李靖縱兵奮擊

大破之。乘勝直攻江陵。入其外郭。又攻破其水城。大獲舟艦。李靖使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發。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謂群下曰。天不祚梁。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因下令開門出降。孝恭送銑於長安。斬於都市。南方悉定。蕭銑僭位凡五年。時竇建德雖滅。其諸將在山東者。雖家居。每橫暴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皆驚懼思亂。曾有

訪悉徵建德舊將於是范願高雅賢等謂入長安必無生理遂謀作亂卜之曰以劉氏爲主吉乃推建德舊將劉黑闥爲主起兵漳南設壇以祭建德告以復仇之義攻陷冀州破淮安王神通李藝及徐世勣等兵遂拔相州唐兵多敗半歲之間盡復建德故地初魯郡賊帥徐圓朗降唐唐以爲兗州總管至是舉兵應黑闥黑闥北通突厥兵勢大振自稱漢東王都洺州凡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帝使秦王世民與齊王元吉討黑闥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於洺水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將絕其糧道相持六十餘

日。世民度黑闥必來決戰。使人堰洛水上流。戒守吏

戰時決之。黑闥果帥步騎渡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

精騎擊之。守吏決堰。水大至。黑闥衆遂大潰。黑闥與范願

等奔突厥。山東悉平。世民班師還長安。黑闥復引突厥寇

山東。唐遣齊王元吉與淮陽王道玄擊黑闥。道玄將兵三

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萬寶擁兵

不進。由是敗沒。時年十九。秦王世民聞而深惜之。曰。道玄

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爲之流

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

雖屢危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

說太子建成曰。齊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今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之。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高祖許之。乃與齊王元吉將兵同擊黑闥。黑闥食盡。衆多亡散。遂逝去。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以城降。斬於洺州。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劉黑闥僭亂者一年。徐圓朗敗走。爲野人所殺。其餘諸賊。或即滅於唐。或見併於群賊。或滅或降於唐。至武德七年。燕高開道爲其下張金樹所殺。金樹遣使降唐。輔公祏亦滅。除梁梁師都走附突厥。至太宗貞觀二年。將軍柴紹等討之

始滅。而天下復歸一統矣。高祖欲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世民爲之固請。不許。卒殺之。籍沒其家。皆齊王元吉譖之也。初元吉生。竇后惡其貌。欲不舉。侍媼陳善意私乳之。及長。善意數規諫之。元吉拉殺之。性嗜色。好獵。每於寅夜游出。姦媾民家婦女。敢忌秦王世民。及世民與尉遲敬德。元吉大忌之。聞敬德善馬矟。元吉素以馬矟自負。請與敬德較勝。元吉操矟躍馬。意在刺之。須臾敬德三奪其矟。帝以秦王功大。前代官不足稱之。以世民爲天策上將。位在諸王公上。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內寖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以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等

十八人分為三番。更日值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使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登瀛洲。建成元吉忌之。諸府僚多補外官。杜如晦亦遷陝州長史。世民患之。房元齡曰。餘人不足惜。至如如晦乃王佐之才。世民即奏請為府屬。而帝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帝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及為帝。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秦王功名日盛。帝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元吉欲先殺世民。

後殺建成而代之。乃相與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及東宮皆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帝。帝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秦王每侍宴宮中。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帝有天下。或欷歔流涕。帝不樂。諸妃嬪日。陛下春秋高。宜相娛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疾妾

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必無子遺矣。是太子仁孝。陛下以妾等子母托之。必能保全。高祖爲之愴然。時帝於竇后所生四子之外。又生十八子。由是無意易太子。待世民日疏。而待建成元吉日親矣。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見尉遲敬德秦叔寶在外。乃急止之。突厥屢寇關中。上欲遷都避之。世民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聖武龍興。奈何欲遷都以遺四海羞。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托禦侮之名。實欲內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大怒。召世民責之。不

解。會有可汗突厥入寇甚急。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以禦之。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世民元吉與頡利突利二可汗遇於豳州。元吉見其兵盛。大懼不敢出。世民獨帥騎馳詣頡利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我秦王也。可汗能鬭。請獨出與我鬭。又遣騎前告突厥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突利又疑頡利與世民有謀。乃相與詐和與盟而去。丙戌九年。六月丁巳。太白經天。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於夜要進酒。世民飲之未盡而倒。淮

安王掖世民還。館嘔血數升。急解之得愈。上臨幸視疾。因詔世民曰。爾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忿鬩且深。爾宜往洛陽。分陝以東。悉主之。許建天子旌旗。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令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覩其志趣。恐不復來。帝乃中止。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已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房元齡杜如晦。勸世民行周公之事。建成元吉亦日夜與後宮諸訴世

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曰。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元同行。簡秦府精兵。悉隸麾下。徙房元齡杜如晦等。不得在秦府。東宮官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誣殺秦叔寶等。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太弟。於是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等。請世民決計。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復何卜。已未。太白復經天。太史傅奕密奏。太

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與張婕妤尹德妃及與諸後宮淫亂狀。且曰、臣於兄弟、無私毫負今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讎。上省之愕然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將入朝夜享將士。長孫后親爲行酒。士皆感奮願死、世民遂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元武門張婕妤竊知之。密告建成建成元吉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惶懼、引弓三射不能彀、世民一箭射殺建成而中元吉墜馬、世民馬驚。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躍馬叱之元吉欲趣武德殿。敬德

追射殺之。東宮及齊府兵。乃鼓譟。欲攻秦府。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皆潰。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殺建成諸子承道承德承訓承明承義等。殺元吉諸子承業承鸞承獎承裕承度等。元吉妻楊氏美麗無比。素與長孫后善。嘗諫止元吉無與世民為仇。至是親至世民宮中請死。光彩發越。嬌啼宛轉。白皙撩人。世民

忘其爲弟婦。竟以克敵仇家視之。遂與私焉。及即位。納之宮中。甚寵幸之。赦建成元吉黨與一無所問。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至是世民召見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無有今日。世民素重其才。改容謝之。又召王珪。以爲諫議大夫。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帝自稱太上皇。詔傳位於太子。太子世民即皇帝位於顯德殿。是爲太宗文武帝。大赦天下。放宮女三千人。高祖在位九年。又在太上皇位九年崩。壽七十一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精訂綱鑑廿一史通俗衍義卷之十三

新昌呂撫安世輯　男維城京周　維垣擲周　維基杞岡　仝校

第二十八回

詞曰

三百年。捱不到。禍亂相尋。兩汗淋漓赴進場。秀才落得甚乾忙。白髮漁樵諸事懶。蕭散。閑談今古論興亡。虞夏商周秦楚漢。三分南北至隋唐。看到史官褒貶處。得趣。不捱統扇自然涼。

却說唐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母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名為世民。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兄建成，弟元吉，每欲殺之，反為所斃。高祖因傳位。為號貞觀。立妃長孫氏為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王珪等亦數為直諫。裴矩初佞於隋，至是亦為忠直。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

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脫事有得失。公輩無惜盡言。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內。上每與房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善斷故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有告尉遲恭反者。上謂敬德曰。人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流涕撫之。又欲以女妻之。敬德曰。臣聞糟糠之妻不下堂。臣妻

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上乃止。以爲鄜州都督。鴻臚卿鄭元璹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曰。然。今新與之盟。不可失信。待其有罪。然後討之。突厥寇邊。遣都督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爲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時上遣鴻臚卿唐儉慰撫之。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

者在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遂大破突厥於陰山。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時煬帝后蕭氏在突厥。李靖送之還朝。年雖四十餘而色猶未落。上召入宮。因幸焉。與談前朝故事。甚悅之。突厥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烟

闕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頡利可汗入朝獻觸遣使入貢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
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
從之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群臣皆稱萬歲自後
以璽書賜夷狄君長皆稱天可汗是時天下治平且大稔
終歲斷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
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為長孫皇后崩上曰入宮不復
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矣時齊王元吉改封巢剌王妃楊
氏有子明甚得寵於上上欲立為后魏徵曰陛下方比德
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上乃止尋封子明為曹王使繼元

吉後又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以爲才人後爲高宗后即武后也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知之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太子知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引入東宮問以自安之策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遂勸之反會上第七子齊王祐反事連紇干承基繫獄當死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廢爲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乃立晉王治

爲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上疑太子治柔弱。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眞守文令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至高宗時。吳王恪坐房元齡之子房遺愛與高陽公主謀立荊王元景事。覺竟死。其後爲南啓祖。初魏徵常薦侯君集有宰相材。至是以反誅。上疑徵阿黨。乃踣其所撰碑。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

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賊虐其民。今又違詔命。不可不討。李世勣勸上伐之。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切諫勿聽。命房玄齡留守京師。帝如洛陽。下詔親征高麗。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詔諸軍分道擊高麗。車駕至定州。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延壽惠眞帥兵十五萬救之。上敕諸軍齊出擊。會有龍門人薛仁貴者。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眞帥其衆降。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率衆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攻安市城。久不下。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乃耀兵於安市

以下而還。安市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有禮。賜縑百匹以勵事君。上以征高麗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而勞賜其妻子。帝還京師。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遣使招諭鐵勒諸部。鐵勒百餘萬衆。其酋長皆請入朝。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上大喜。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居西域瀚海之北。於鐵勒諸部。相去最遠。晝長夜短。夏至日沒後。天色正曛。煑羊胛適熟。日已復出矣。結骨使。利發入朝。結骨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曰。昔漢武帝窮兵

三十年。所殺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銜冤之地。盡爲編戶乎。時太白屢晝見。占云女主昌。又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問李淳風。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殺陛下子孫殆盡。上曰。凡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王者不死。徒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頗有慈心。爲禍或淺。借使得而殺之。天或更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詔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

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歲。帝除亂比湯武。致治若成康。躬親行陣。戰無不克。虛己受諫。直無不容。四夷萬古所未及致者無不服從。功德兼隆。自漢以來。未之有也。無忌等請太子先宣遺詔。罷東征之役。然後卽位。是爲高宗。立妃王氏爲后。初年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蕭淑妃有寵。王皇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

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
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
訴。后寵遂衰。然猶未有意廢之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
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衾觀之。女已
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
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
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飮極歡。拜無
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帛十車以賜
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
與昭儀不悅而罷。禮部尙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

邑折之。上一日退朝。名長孫無忌李世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宮中。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見先帝。勣稱疾不朝。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后。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願留三思。

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西南夷曰獠。遂良杭州人。故呼之為獠。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奏事涕泣極諫。復上疏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信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言極切直。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何如。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韓瑗等為遠州刺史。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冊立武氏為皇后。

囚故后王氏淑妃蕭氏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天日。幸甚。上曰。朕即有處。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武后數見王蕭為祟。如死時狀。故後為太后時。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以避之。○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黔州安置。尋殺之。而用奸臣許敬宗李義府等。上漸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書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專作威福。上反為所制。中外謂之二聖。詔以武后為天后。時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唐熊津總管孫仁師進攻百濟拔之。

百濟王豐奔高麗高麗王泉蓋蘇文死子泉男生泉男建爭立男生降唐求救上以李世勣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薛仁貴爲前鋒與高麗戰大破之進至鴨綠柵又破之進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分高麗爲九督府四十二州百縣以統之○廢王皇后無子請於帝立子忠爲太子及武后立因廢忠而立武后子代王弘爲太子弘仁孝謙謹數忤武后蕭淑妃女義陽宣城二公主年踰三十尚幽掖庭弘請嫁之天后恨弘媿殺之而立雍王賢爲太子賢處事明審天后忌而廢之立英王顯爲太子上在位三十四年崩太子顯即位是爲中宗裴炎受遺詔輔政政事

咸取決於太后。立妃韋氏為皇后。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以為不可。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以白太后。太后廢中宗為廬陵王。幽於別所。尋遷於房州。房州在今湖廣襄陽府廬陵縣。立豫王旦為皇帝。居於別殿。政事皆太后主之。皇帝不得有所預。太后改元。及官名服色旗幟。皆尚金色。立武氏七廟。裴炎切諫勿聽。尋炎為太后所殺。初李世勣孫敬業嗣為英公。為眉州刺史。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李敬業與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遂謀起兵。驅囚徒工匠數

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殺揚州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之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其檄文。駱賓王所作。義氣凜凜。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遣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魏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軍。鼓行而進。直詣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方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請先取之。敬業不聽思溫而從仲璋謀。遂取潤州。李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魏元忠說孝逸曰。敬業兵精。不可與敵。敬猷

軍淮陰。不習戰事。其眾單弱。請先取之。乘勝而進。蔑不勝矣。孝逸從其計。先擊敬猷。走之。進擊敬業。因風順荻乾。縱火焚之。敬業大敗。輕騎走。孝逸追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捕得。皆斬之。傳首神都。州郡神都即洛陽也。或曰那用陰逃敬業賓王。取其面貌相似者斬之以降。二人後皆為僧云。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用。僧懷義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陽物偉岸。因千金公主以進。大得幸於太后。以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賴少年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太后託言懷

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閹之表寢不出後蘇良嗣爲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時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欲大誅殺以威之乃鑄銅爲匭可入而不可出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於是

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俊臣作告密羅織經數千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又有鳳凰曬翅。驢駒拔橛。仙人獻果。玉女登梯。諸刑。或以鐵圈束首。加以木楔。楔之使緊。或倒懸之。以石墜其首。以醋灌其鼻。其女人則倒懸之。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使酸痛不可忍。或以滾湯熬雞子。納數枚於陰中。使酸痛非常。每得囚。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誣服。太后以爲忠。能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華州赤水南岸大山高二百餘丈。晝日忽有聲。東移數百步。又雍州新豐縣東南有

山踊出。高二十餘丈。太后改新豐爲慶山縣。太后將謀革命。稍除宗室。諸王內不自安。武承嗣使人作瑞石。其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云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曰寶圖。親拜洛受圖。皇帝皇子皆從。內外群臣蠻夷酋長。各依方序立。列珍禽奇獸。雜寶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告謝南郊。禮畢。御明堂。朝群臣。召諸宗室朝於明堂。諸王遂相驚懼。琅邪王沖起兵博州。越王貞起兵豫州。以匡復爲名。眾皆不滿萬。太后分遣將擊殺之。因欲悉誅諸王。使周興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與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自殺。親黨皆誅。又殺鄭王

璥等六人。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改國號曰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王慶之數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李昭德言於太后曰。陛下身自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太后怒慶之屢瀆。命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立杖殺之。其黨乃散。或告右丞周興與大將軍丘神勣通謀造反者。太后

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爾。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特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其來俊臣索元禮尋皆為太后所誅。以慰人心。○時江淮旱饑。禁天下屠殺。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肉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當殿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

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記。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反坐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補闕朱敬則。御史周矩。皆上疏請寬刑。太后善之。制獄稍衰。戶婢團兒。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太后殺之。有告皇嗣陰謀者。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太后令舁入宮。傅以藥。經宿始蘇。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卽命俊

臣停推。曆宗由是得免。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之。無不相賀。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為數百段。血像者。懷義殺牛取血。畫為大佛像。懷義云自刺血為之也。太后諱之。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執之於瑤光殿前。使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太后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張昌宗張易之皆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飲敷之以澀藥。使偉岸其陽物。且能堅久。薦入宮中。太后大幸之。二人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記。以昌宗為散騎常侍。易之為司衛少卿。皆為內宸供奉。武承嗣武三

思齋皆爭候其門爲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又易之嘗引蜀商數人飲博於禁中宰相韋安石見而遂出之又小說家盛傳薛敖曹故事則太后之外遇固不止於懷義南璆昌宗易之也婁師德薦狄仁傑於太后以爲同平章事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旣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包容久矣太后一日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

意。又吉頊說昌宗易之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二人亦乘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發病而死。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立爲太子。賜姓武氏。以豫王旦爲相王。

太后信重狄仁傑。羣臣莫能及。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嘗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卒。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

一佳士而用之。仁傑曰。未審陛下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薦荊州長史張柬之。太后擢其官。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太后擢用之。悉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太后寢疾。張昌宗張易之居中侍疾。同平章事張柬之。崔元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謂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將軍亦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柬之又以敬暉桓彥範及荊州長史楊元琰。散騎

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時太子於北門起居。東之使敬暉桓彥範謁見密陳其事。太子許之。東之元暐彥範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李多祚李湛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昌宗易之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乃傳位於太子。中宗重復卽位。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太后僭位二十一年。讓位後又一年而崩。

壽八十一歲。年雖老而不見其衰。爲人妖與復立韋氏爲皇后。贈后父元貞爲上洛王。初上在房州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復相禁。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二張之誅。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何能爲。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願早圖之。勿從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武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

三思於韋后。三思遂與后通。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傍爲之點籌。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柬之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而內實奪之權柄。上以爲然。封敬暉桓彥範張柬之等五人。俱爲王。皆罷其政事。三思令百官脩復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太后崩於上陽宮。上居諒陰。命魏元忠居攝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武三思使鄭愔告

敬暉等五人與王同皎通謀欲廢皇后於是削其勳封王爵各貶爲遠州司馬三思又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爲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敬暉等於各遠州三思矯制殺之三思旣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爲善人何者爲惡人但與我善者則爲善人與我惡者則爲惡人耳韋后以太子重俊非己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屢謀廢之太子積不能平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併太子侍衛共千人殺武三

思。及三思子崇訓於其第。斬關而入。欲殺上官婉兒安樂公主與韋后。帝與后及安樂公主上官婕妤避兵於元武門樓。俯謂多祚所部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於是千騎反斬多祚太子走。爲左右所殺。安樂公主悅崇訓之弟延秀。即以延秀尚焉。時公主每踰禮制。多外交。而駙馬必守貞。一帝女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剝其陰皮。復剝駙馬之額皮。以陰皮附駙馬之額。而以額皮補陰門。兼以線縫其內。內雍以鵝毛通便孔。皆數以鸞膠。即時生就。乃令駙馬聽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見者絕倒。後公主亦自覺不雅。且須朔見。復剝此

婦之額皮以補駙馬之額仍移除皮於此婦之額其婦羞愧自縊自是婦女大懼無敢與駙馬偶語者又安樂長寧二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簿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創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仕進婕妤為昭容崔湜通於昭容昭容薦於帝以為相昭容往往擇無賴少年陽物偉岸而善淫者薦之韋后衣以女衣在宮晝夜淫樂帝與韋后觀燈於市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政出多門濫官

充溢。府庫空竭。民不聊生。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皇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得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中宗食之而崩。在位五年。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臨朝攝政。太子卽位。時年十六。韋后深忌太平公主與相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陰聚才勇。啚匡復。初太宗選天下驍勇之士。着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武后時。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

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隆基與太平
公主及公主之子薛崇暕苑總監鍾紹京前朝邑尉劉幽
求等謀誅韋后會置使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萬騎皆怨
果毅葛福順等見隆基訴之隆基因諷以誅諸韋皆踴躍
自效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
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
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入苑中會於紹京廨舍夜二鼓
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葛福順
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鴆殺先帝謀危
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

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皆汝之功。遂迎相王入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等。皆斬之。封隆基為平王。賜薛崇暕爵立節王。以紹京幽求並參知機務。武氏宗屬誅竄殆盡。相王旦即位。是為睿宗。廢重茂復為溫王。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上從之。以姚元

之為兵部尚書。宋璟為吏部尚書。二人同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公平。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為有貞觀之遺風。太平公主實封萬戶。公主武后女。上之妹也。沈斂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己。獨愛之。及誅二張。公主有力焉。至是又與太子共誅韋氏。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公主憚太子英武。數為流言以危之。一日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之言。社稷之至計也。上

悅。於是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爲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次年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八月壬辰。上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庚辰太子卽位。是爲玄宗。明皇帝。尊睿宗爲太上皇。在位三年。自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仍決於上皇。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乃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謀廢立。又謀毒上。上與岐王範薛王業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

人。召蕭至忠岑義斬之。懷貞自縊。仍戮其尸。上皇下誥。自今軍國刑政。一聽皇帝處分。上下詔賜太平公主及公主私人崔湜等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惟子薛崇簡數諫其母。屢被撻。特免之。上賞高力士功。以為監門將軍。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多衣緋紫。宦官之盛。自此始。四年六月。太上皇崩。壽五十五歲。上勵精圖治。每事訪於姚元之。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及姚崇謝告歸。薦宋璟以自代。時賦役寬平。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不得比焉。上素友愛。近世帝王。不能及。群臣以代王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上不得已從之。廢皇后王

氏。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李林甫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上擢為禮部尚書。時有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姓康。其母巫也。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入塞。更名祿山。冒姓安氏。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以驍勇聞。窣干因張守珪。遂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即史思明也。祿山使監諸擒人。濟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愛之。養以為子。以為討擊使。又以窣干為將軍。至是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之反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契丹所敗。守

珪以其失律。因送京師。請斬之。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固
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
勿從。張九齡遇事有不可行者。無細大。皆力爭之。上在位
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李林甫巧伺上意。日夜短張九
齡於上。上寖疏之。而於林甫轉親密。上即位以來。所用之
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
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皆賢相。各有所長也。初上舍長
子嗣直。而立少子嗣謙為太子。嗣謙後改名瑛。乃趙麗妃
所生也。駙馬都尉楊洄私附武惠妃。嘗伺太子過失。令惠
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廢之。張九齡力諫乃止。至是楊洄

又譖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琚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决。廢太子瑛爲庶人。賜死城東驛。幷瑤琚皆殺之。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時武惠妃已薨。壽王無內援。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决。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擇長而立。上意遂定。立忠王璵爲太子。改名亨。自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而相李林甫。又安祿山性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以爲賢。於開元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自後改元天寶。以年爲載。而國事日非矣。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與文學之士。

必百計去之。或陽與之善。陷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初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娶蜀州司戶楊元琰之女爲壽王妃。自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召見。體態豐豔。如繞麗花枝。神魂爲之攸攝。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納太眞於宮中。寵遇一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天寶四載八月。册爲貴妃。贈其父元琰爲兵部尚書。叔父元珪爲光祿卿。從兄銛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姊妹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時妃年二十七。妃每思念壽王。欲私會之。壽王懼禍。避嫌遠之。後壽王於代宗十七年薨。

六子皆封郡王。楊妃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恩寵無比。民間爲之歌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妃又貴以妬悍不遜。送歸楊銛第。上爲之不食。卽召還。貴妃姊妹三人皆有才色。上呼爲姨。並承恩寵。封爲韓國虢國秦國三夫人。與楊銛楊錡五家競尙奢侈。勢傾天下。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腹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祿山欲得常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

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祿山趫健異常。陽物偉岸而善戰。貴妃悅之。因與通焉。上命有司為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勅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讙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大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不疑也。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

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等。諸節度使盡用胡人。林甫又數稱祿山之美。上既使遥領平盧節度使。又使兼范陽河東節度使。封爲東平郡王。出鎮范陽。上以承平日久。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於李林甫。命百官閱視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悟也。楊貴妃從兄釗。不學無

行從軍於蜀貧不能歸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欲結楊妃爲內援求得之使獻春綵於京師贍以蜀貨萬緡釗至長安見諸姝分蜀貨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楊日夜譽章仇兼瓊上以兼瓊爲戶部尚書而釗日貴倖用事矣以楊釗爲度支郎中善於聚斂帑藏充牣奏請上親之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釗一歲十五遷以爲支部尚書支部郎吏部也釗以圖讖有金刀語請更名上賜名國忠李林甫既卒以楊國忠爲相國忠使人誣告李林甫與突厥阿布思謀反詔追削其官爵剖其棺初安祿山以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祿山視之

茂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國忠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祿山不協。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與共排祿山。是時中國彊盛。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行五百里。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上由是益親信祿山。祿山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及歸范陽。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切不可聽。上

不聽。許之。祿山專制范陽平盧河東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及家僮百餘人。皆力擧下的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皆高大善走。天下精兵皆聚於河北。見上春秋高。又武備廢弛。素有輕中國心。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有隙。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於是決意遂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來。祿山詐爲勅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

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所過州縣望風瓦解上聞祿山已反乃召群臣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其下皆不願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淸入朝上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餘人乃斷河橋爲守禦之備封常淸與賊戰於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洛陽徙都之時祿山子慶宗尙宗女在長安上因誅之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遣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諸郡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不識顏眞卿作何狀

乃能如是。常山太守顏杲卿與長史袁履謙等。起兵討賊。命從安石等。徇河北諸郡曰。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降者賞。後降者誅。於是河北十七郡皆歸朝廷。合兵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且諸兵各道分循州郡。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引大兵至常山城下。杲卿告急於王承業。承業欲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縱兵殺掠。執杲卿履謙等送洛陽。縛於中橋之柱而咼之。杲卿履謙至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於賊。安祿山僭號。自稱大燕皇帝。賊

群臣各加官有差。眞源令張巡起兵討賊。得精兵千人至雍丘。與賈賁合兵。賊將令狐潮引兵攻雍丘。賈賁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兼領賁衆。賊復得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斫潮營。賊兵大亂。巡便部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語。賊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爲木人。諜問之。乃大驚服。巡時伺賊隙。出兵擊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子儀光弼大敗賊將史思明於嘉山。復河北十

餘郡。祿山大懼。子儀光弼奏請固守潼關而臣等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則賊不日可定時賊將崔乾祐在陝州故爲羸弱以誘王師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祿山習兵必羸師以誘我宜守不宜戰楊國忠言於帝趣使進戰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潼關遇乾祐之兵於靈寶西原翰大敗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執翰送洛陽翰降於賊上聞之大懼名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明日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

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上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國忠急走軍士追殺之以鎗揭其首併殺其子暄及韓國秦國二夫人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仍在左右豈能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

之。時年三十有八。輿尸至驛庭。召元禮等入視之。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裴柔與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捕誅之。上將發馬嵬驛。朝臣惟韋見素一人。父老皆遮道請留。帝為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則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涕流。按馬欲西。建寧王倓與宦者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

西北守邊之兵。合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討賊。克復二京。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凊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又宣旨欲傳位於太子。太子不受。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請太子詣平涼。太子從之。一晝夜馳三百里至平涼。募兵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於是賊勢大熾。然無遠略。日夜縱酒。專以女色財貨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

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以號令四方。太子不許。冕等牋五上。固爭之。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尊元宗曰上皇天帝。後以赦為年。初肅宗為太子時。與李泌為布衣交。泌後隱居潁陽。上遣使召之。至是謁見於靈武。上大喜。每事咨之。言無不從。上皇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癸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制自今改制勑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

命蔡見素房琯往濟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在位四
十四年初上皇每大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出宮人
舞霓裳羽衣又奏散樂雜戲教舞馬百匹啣盃上壽引犀
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悉送洛陽
祿山宴群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樂舞象怒目不動祿山盡
殺之梨園子弟往往歔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
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
前支解之上欲以建寧王倓爲元帥李泌曰廣平兄也使
建寧既成大功將何以處之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
大元帥李泌爲侍謀元帥長史以討祿山帝如彭原解舍

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請軍奏報停
滯不宜為此良娣以是怨泌張良娣與李輔國表裏爲奸
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薦兄廣平王為元帥使倓
得盡臣子之禮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
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宜言願王置之倓不從數於
上前詆訐良娣及輔國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
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廣平王俶大懼謀去輔國及
良娣李泌曰不可但盡人子之孝可也王從之上以良娣
為淑妃未幾竟立爲后李輔國依附之勢傾朝野安祿山
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覩物左右動加箠撻或遂

殺之。人不自保。又欲廢慶緒而立嬖妾所生之子慶恩。嚴
莊與慶緒謀。夜遣閹豎李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
出其腸流血數斗而死。慶緒即皇帝位。慶緒以史思明爲
范陽節度使。先是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強
兵據富資。寖不用慶緒命。慶緒不能制。安慶緒使尹子奇
寇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入睢陽與許遠合兵固守。晝
夜苦戰。遠自知才不及巡。其戰鬭籌畫一聽於巡。凡十六
日擒賊將殺賊兵。賊遂夜遁。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
椎牛享士。盡軍出戰。賊見其少笑之。巡帥諸將直衝賊陣。
賊乃大潰。明日賊復合兵攻城。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

將出擊者。賊聞之。逮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爲樓櫓。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營中大亂。巡欲射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射之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還。尹子奇復圍睢陽。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突圍出。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進明不肯發兵。而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雲雖欲獨食。何能下咽。因齧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

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無睢陽。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愛妾霍氏曰。城陷則妾必死。尸爛於地。爲螻蟻所食。逝無益也。不如變無益爲有益。妾請以身爲糧。延軍士數刻之命以待救。妾醜處若須自食以完吾貞。埋骨於地以避父母。巡義而許之。乃出愛妾殺以食士。許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老弱男子。人知必死。無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無以報陛下。願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

三十六人俱被殺。生致許遠於洛陽。死於偃師。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閭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上饗勞諸將。遣廣平王俶郭子儀攻長安。謂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子儀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至鳳翔。廣平王俶見葉護。約為兄弟。因帥郭子儀李嗣業僕固懷恩等。與賊戰於長安城西。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克復長安。遣使入蜀請上皇還京師。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將兵取東京。洛陽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以拒官兵。子儀等初與戰不

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慶緒奔河北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卽日幸興慶宮遂居之賜郭子儀爵汾陽王李光弼等功臣各進階賜爵有差追贈死節之臣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欲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來降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張鎬上言史思明凶險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微之入朝分散其兵補入宿衞則亂定矣時上已寵納史思明勿聽李光弼以史思明終必爲亂陰使烏承恩圖之

已而謀泄。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必欲殺臣。遂殺烏承恩。擁兵觀望。上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等七節度使討安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以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以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以監之。郭子儀等大破慶緒於衛州。追至鄴圍之。慶緒窮急。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反發范陽兵十三萬救鄴。九節度使之師既無統帥。號令不一。鎭西節度使李嗣業中流矢死。思明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步騎六十萬與之刻日決戰。未及布陣。思明將精

兵五萬直前奮擊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
相辨兩軍大驚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
甲仗遺棄殆盡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史思明殺安慶緒還
范陽僭號大燕皇帝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
以李光弼代爲朔方節度使史思明復入東京遂引兵攻
河陽光弼以短刀置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
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刎不令諸君獨死也率諸
將致死擊之賊衆大潰思明遂遁史思明猜忍好殺群下
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且愛少子朝清欲殺長子
朝義立朝清爲後朝義憂懼乃與部將曹將軍謀遂以兵

入思明踰垣走。身之墜馬。執而縊殺之。使人至范陽殺朝清。朝義卽僞位稱帝。時李輔國與魚朝恩與張后內外表裏。壅蔽作奸。上不能制。上皇居興慶宮。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元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宜移居大內。上不聽。會上疾。李輔國矯稱上語。將射生手五百騎。露刃迎上皇如西內。居甘露殿。高力士流巫州。陳元禮勒令致仕。上皇不懌。因不茹葷。辟穀寖以成疾。上欲以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爲宦官魚朝恩所阻。事竟不行。上爲張后所制。竟不敢詣西內朝太上皇。太上皇崩於神龍殿。壽七十有

八。上自仲春寢疾。聞太上皇崩。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求
幾上崩在位七年。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晚年更有隙。
欲殺輔國廢太子而立己子。輔國與內射生使程元振遷
張后於別殿。尋殺之。併其二子。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
相見。遂即位。是爲代宗。輔國恃功益横。明謂上曰。大家但
居禁中。外事悉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
外尊禮之。號爲尙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輔國亦晏
然處之。封爲博陸王。上夜遣盜入其家。斬輔國之首及其
一臂而去。上詐勅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上遣中使
劉清潭於回訖。脩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先是肅宗以僕

固懷恩女妻回紇可汗。可汗請與懷恩櫂見。懷恩時在京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爲言唐家恩信不爾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制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僕固懷恩副之。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爲前鋒。與李光弼。李抱玉數道並進。官軍至洛陽北郊。賊衆數萬立柵自固。官軍驟擊之。賊衆大敗。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使其子瑒乘勝逐朝義。累戰皆捷。僕固瑒等追及史朝義於莫州。圍之。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送朝義母及妻子於官軍。朝義以精騎五千。自北門潰圍而出。奔范陽。賊將李懷仙以范陽降。朝義至不得入。朝義窮蹙。縊於林

中。其下皆散。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回訖歸國。河北悉定。右祿山亂凡三年。慶緖二年。史思明二年。朝義二年。共九年而滅。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節度使。李懷仙爲盧龍節度使。李寶臣爲成德節度使。以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亦因而授之。其後諸鎮各收安史餘黨。坐擁強兵。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雖名藩臣。羈縻而已。吐蕃入寇。邊將告急。宦官程元振不以聞。及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

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黨項氐羌二十餘萬衆。瀰漫數十里。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廬舍。長安城中。蕭然一空。子儀至商州。行收兵。得四千人。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乃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晝則擊鼓張旗。夜則燃火。多爲疑兵。爲流言以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吐蕃大恐。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初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

之。吐蕃入寇。上道使發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以謝天下。詔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而魚朝恩復專權用事。及朝恩勢傾朝野。上與相臣元載設謀擒而縊殺之。以屍還其家。而元載復專權受賄。初河東節度使辛雲京與僕固懷恩構隙。奏懷恩謀反。上優詔和解之。遣使徵懷恩入朝。懷恩不至。懷恩自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絶域。說諭回訖。再復東京。平定河朔。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所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言甚切至。遂舉兵反。寇太原。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

恩公。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乃以子儀爲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僕固瑒圍榆次其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騎渡河北走子儀傳瑒首詣闕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顚越深以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具禮葬之功臣皆感歎郭子儀至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僕固懷恩

北走至回紇。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剌等數十萬衆。
俱入寇。懷恩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奏請諸道節度使各
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然諸道惟淮西李忠臣即日就
道。餘無至者。幸僕固懷恩中塗遇暴疾死。於是回紇吐蕃
各爭長。不相睦。郭子儀因前主兵時素與回紇厚。因輕身
往見之。說使共擊吐蕃。回紇從之。與之設誓定盟而還。吐
蕃聞之。夜遁。子儀回紇合兵追之。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
斬首以萬計。上禮重子儀。嘗稱郭大臣而不名。子儀居親
仁里中。通永巷。子婦侍妾既多。家衆三千。每日洞開埂門。
直達臥所。出入無禁。頗有醜聲聞於外。諸子因諫子儀曰。

以吾門第。正欲使人共見共聞。則讒慝無由而生。若一禁出入。則猜疑輒至。必致滅族矣。兒女小嫌。何足屈意。衆乃嘆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此言誠然。彼如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時有盜發郭子儀父塚者。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御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

誕非人事也。朝廷乃安。上在位十七年崩。太子适即位。即雍王也。是爲德宗。夫肅宗代宗本中材之主。以人心思唐。賴大將力克復舊物。乃不思經遠之謀。專爲姑息之政。節度使尚由軍士廢立。則其他可知矣。卒之藩鎮陸梁。上陵下替。養成亂階。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爲也。

德宗新立。外國貢馴象適至。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賂以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來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也。於是中外皆悅。青淄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

出矣。吾屬猶反乎。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精訂綱鑑廿一史通俗衍義卷之十四

新昌呂撫安世輯　男維垣輔周　全校
維城京周
維基起周

第二十九回　朱溫起。號梁朝。歸於李氏。

詩曰

山自青青水自流。南征北戰幾時休。
青春壯士渾閑老。紅粉佳人白了頭。

却說德宗初政。雖美而有美中不足。雖勵精圖治。而性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耻見屈於忠言正論。而受欺於奸謟諛佞。允用楊炎爲相。專以報復恩仇爲事。初安史之亂。天

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劉晏。晏為戶部侍郎。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唐之所以得中興。軍旅不至匱乏者。晏之力也。晏與楊炎有隙。貶為忠州刺史。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誣以怨望。上密遣中使縊殺之。天下冤之。於是大臣人人不自保。朝野側目。上惡炎。欲誅之。乃擢盧杞為相。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陰險狡猾無比。知上性多猜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試以小事皆能先知。上乃命京兆發丁夫數千併

六軍之士。築奉天城。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與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田承嗣之死。寶臣乃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田悅屢爲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謀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動。李惟岳反。上命張孝忠朱滔等討之。惟岳將王武俊殺之以降。成德遂平。滔請深州不許。武俊欲得節度使不得。由是怨望。田悅聞之。各遣使說朱滔王武俊。約以合謀同反之利。得以傳之子孫。二人皆喜從之。遂合兵反。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擅領軍務。請襲位。上不許。亦反於

是朱滔自稱冀王。田悅自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上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移鎮許州。與納通謀。自稱天下都元帥。希烈陷汝州。盧杞惡顏真卿。欲殺之。言於上。以真卿名重海內。使之宣慰招諭李希烈。真卿至許。希烈欲降之。百計窘之。真卿終不爲屈。遂縊殺之。李希烈寇襄城。初。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將士利之。各出軍。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乃稅間架。除陌錢以益之。稅間架者。每屋二架爲一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也。除陌錢者。凡買

賣。每緡官稅五十錢。其隱錢與無價同。且非之罪也。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又不能給。遂無以善其後。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甚寒。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啖。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趨京師。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召禁

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諫曰朱泚嘗為涇帥令處京師心常怏怏若亂兵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姚令言因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居含元殿自稱權知六軍上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乃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朱泚自稱大秦皇帝尋改國號曰漢大殺唐宗室之在長安者以絕人望郎

師犯奉天李晟將兵入援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
俱盡李懷光以兵五萬入援與李晟合進關入城奏上上
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渾瑊擊朱泚破
走之泚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李懷光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及宦官白志
貞之姦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
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以懷光之言告盧杞杞懼言於上
宜使懷光乘勝取長安不必入朝稽留時日上以為然詔
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
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

怏怏。曰、吾今已爲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晉府。留二日乃行。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爲翰林學士。至是因亂。數問以時事得失。贄於政治時務。懇懇直陳。上頗用其言。中外韙之。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眾論喧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貶盧杞趙贊白志貞爲遠州司馬。上下詔大赦。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即皇帝位。國號大楚。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懷光屯咸陽。累日逗遛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

逊頗露。李晟屢奏。以爲懷光反狀已明。恐一旦有變。爲其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從之。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懷光將與朱泚通。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責之曰。我以爾爲子。柰何負我。演芬曰。演芬胡人。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潛期開之。遂請上急幸梁州。上從之。除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加平章事。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

晟若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人憂懼。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初懷光方強。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及懷光既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漸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慚怒。遂燒營。東走河中。將士在道。散亡相繼。晟家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

猶衣裘，終無叛志。渾瑊帥諸軍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韓滉在江東，遣使貢獻，運米百艘以獻朝廷。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再戰又破之，賊衆大潰。姚令言帥衆西走，晟屯於含光殿前，使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詣行在。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至彭原西城，其將梁庭芬等斬之以降，傳首行在。朱泚亂凡二年，車駕至長安，李晟見上，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進爵西平王。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懷光有

五不可赦。馬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號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燧以長春宮守備甚嚴。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乃獨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反叛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衆皆曰。諾。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燧等引軍直造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河中軍士自相驚恐。須臾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將士斬其首以降。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

以其子李璀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也。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所用之。及懷光死。璀即自殺。上以璀故。詔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屍。李希烈在蔡州。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舉衆來降。希烈亂凡五年。詔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未幾。仙奇爲其將吳少誠所殺。上亦即以少誠爲留後。吐蕃入寇。李晟遣兵擊敗之。其王侍結

贊謂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乃遣使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與張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計遂定。吐蕃尚結贊請和。欲得渾瑊爲會盟使。乃詐誘之曰。渾侍中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之主盟。瑊發長安。李晟深戒之以爲盟所不可不嚴備。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渾瑊表奏吐蕃決於辛未日盟。上大喜。以表誇示群臣。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

服。吐蕃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而逝。唐將卒皆東走。吐蕃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日。上與群臣方慶盟誓得成。乃社稷之福。惟柳渾深以爲憂。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不悅而詘。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上大驚。明日。謂柳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之審耶。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幷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上以李泌同平章事。泌有謀畧。諳練軍國之事。歷事三朝。因事納諫。爲益弘多。且善調停上於君臣父子之間。順宗之不廢。泌之力也。

然好仙術。不畜家室。既力辭還山。而復出相。此其所短也。
上於亂時。頗能信用李泌陸贄之言。及亂稍定。李泌復卒。
遂罷陸贄而用裴延齡等。又猜忌輕聽而好聚斂。治亦各
半。上在位二十六年崩。太子誦立。是爲順宗。時順帝失音。
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
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王叔文韓泰柳宗元
劉禹錫等用事。西川節度使韋皐表請太子監國。上傳位
於太子純。在位一年。自稱太上皇。太子即位。是爲憲宗。貶
王伾王叔文等。帝剛明果斷。能用忠謀。西川節度韋皐卒。
劉闢自爲留後。求節鉞。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許之。闢益

驕。求我鎮三川。上不許。遂發兵反。圍東川。衆以地險難取。
杜黃裳獨請討之。力薦高崇文為將。崇文長驅直指成都。
所向崩潰。遂克成都。擒劉闢。送京都。斬之。市肆不驚。一境
皆平。杜黃裳裴垍李絳相繼為相。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
延英殿。日旰甚暑。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
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
談為治之要。殊不知倦也。時上尤選擇得宜。諸藩鎮逆命者。
多畏威懷德。歸順朝廷。惟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
吳少陽自為留後。及少陽卒。其子吳元濟匿喪。自領軍務。
上以李光顏為節度使。嚴綬為招撫使。督諸道兵討吳元

濟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衆請罷征。惟裴度言彭義必可取之狀。上以度爲相。悉以兵事委之。討賊愈急。以李晟子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愬謀襲蔡州。遣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愬命釋其縛。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愬與秀琳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會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使廂虞候

史用誠擒之以歸。愬待以客禮。士卒不悅。乃牒言祐爲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祐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請身自督戰。奏不與此賊俱生。上悅。使度以宰相兼彰義節度使。督諸軍討賊。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待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因雪假名出獵。夜

半雪止。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希烈亂後。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者。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等钁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因爲盜爾。曉當盡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

不發一人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裴度入蔡州上御門受俘斬吳元濟賜李愬爵涼國公以李祐爲神武將軍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淮西既平成德節度使王承宗聞之大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初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使盜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傷裴度首上表服討及見吳元濟伏誅大懼求表納質既而悔之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令宣武魏博成義武寧橫海諸鎮兵共討之李愬

田弘正屢敗師道兵。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女。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勒兵捕師道與其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自肅代以來。垂六十年。藩鎭跋扈河南河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時天下既平。上寢驕侈。用皇甫鎛李吉甫而罷裴度。政治頗衰。又漸好神仙。以方士柳泌爲台州刺史。使求靈草。合長生藥。又遣中使至鳳翔迎佛骨。刑部侍郎韓愈上疏切諫。上大怒。將加愈極刑。以裴度等言。乃貶爲潮州刺史。柳泌至台州。驅吏民採藥。歲餘無所得。懼而逃入山中。

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服其藥。日加燥渴。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內常侍陳弘志用毒藥弑帝於中和殿。其黨共爲之諱。但云。藥發暴崩。在位十五年。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恆。穆宗即位於太極殿。貶皇甫鎛李道古爲遠州司戶。柳泌伏誅。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牛僧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由是李德裕元稹爲一黨。牛僧孺李宗閔李逢吉等爲一黨。號爲牛李二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爲留後。成德兵馬使王庭湊。

殺節度使田弘正。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涕泣誓衆。欲討之。會疾作不果。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之。自是再失河北。迄唐不能復取。初柳泌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至是疾作。崩。在位四年。子敬宗湛即位。年方十五。敬宗以昏童失德。荒淫無度。而稍能信用裴度。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有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喜。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故處。人服其識量。上好遊戲。狎暱群小。善擊毬。好手搏。性

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劉克明等弑上於室內。在位二年。矯稱上旨。以憲宗第六子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樞密王守澄等以衛兵討克明。殺絳王悟。迎敬宗弟江王涵立之。是爲文宗。時牛僧孺用。則傾李德裕。李德裕用。則傾牛僧孺。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且能虛懷聽納。然而優游不斷。受制家奴。上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既殺王守澄。因謀盡誅宦官。李訓復懼鄭注

尋有其功。因部金吾衛士。先期擊之。事敗。李訓鄭注反爲宦官仇士良等所殺。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焰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上有疾。少閒。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如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何敢上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在位十四年崩。太子永早卒。上立敬宗子陳王成美爲太子。宦官仇士良魚弘志以其立不由己。矯詔

廢而殺之。而立帝弟潁王瀍爲皇太弟。更名炎。遂卽位。是爲武帝。上英斷特達。委任能臣。以李德裕爲相。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子劉稹秘不發喪。欲爲留後。上以謀於宰相。李德裕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鎭耳。若遣重臣往諭三鎭。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已許傳襲。與澤潞不同。卽委成德鎭王元逵魏博鎭何弘敬盧龍鎭張仲武攻之。則稹必成擒矣。上從之。遣御史中丞李回宣諭河北三鎭。三鎭奉詔發兵討澤潞。破之。邢洺磁三州降。李德裕曰。澤潞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稹謀主也。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稹收稹

宗族。盡殺之。自稽首以降。上餌方士金丹。漸覺有疾。而方士以爲換骨。凡服金丹者。則陽必暴躁。御女多多益善。始亦甚覺壯健美快。故雖以武宗之賢。亦不悟而服之。初憲宗納李錡妾。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文宗以後。益自韜匿。及上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太叔見百官。哀戚。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在位六年崩。太叔立。宣宗即位。即罷李德裕不用。初武宗無后。王才人寵冠後宮。武宗欲立爲后。李德裕以其族寒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止之。武宗疾甚。顧之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

武宗崩。才人即自縊。宣宗聞而矜之。贈貴妃。同葬端陵。小說家作孟才人是也。宣宗精於聽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謹飭節儉。憂愛民物。故唐人號爲小太宗。然以察爲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既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晏。無所不至。復整容申飭而後入。上餌方士李元伯等藥。疽發於背。密以第三子夔王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上在位十三年。崩。左軍中尉王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長子鄆王立爲太子。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

太子即位。是爲懿宗。方士李元伯等伏誅。懿宗驕奢無度。遊樂不倦。李氏之亡。於茲決矣。浙東賊裘甫作亂。攻陷象山。浙東騷動。安南都護王式討平之。桂州戍卒作亂。推判官龐勛爲王。衆至千萬。康承訓與朱邪赤心討平之。赤心賜姓李名國昌。以爲大同軍節度使。即李克用父也。上好奉佛。施與無度。十四年正月。遣使迎佛骨。群臣有言懿宗迎佛骨時。憲宗爲之晏駕者。上曰。生得見之。死亦何恨。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爲太子。上在位十四年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爲僖宗。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

寵。及即位。使知樞密。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除官不復關白。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蠭起。濮州人王仙芝聚衆數千。起於長垣。今北直大名府長垣縣是也。冤句人黄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剽掠州縣。横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飛蝗蔽天。所過赤地。從者益衆。王仙芝寇掠荆南等地。招討使曾元裕大破之於申州。殺萬餘人。降萬餘人。又破之

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仙芝斬之。賊將尚讓帥仙芝餘衆。悉歸黃巢。推巢爲衝天大將軍。剽掠山東湖廣河南等處。至於江南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所至焚燒殺掠。收其精壯爲兵。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將擊破之。巢趣廣南上表求爲廣州節度使。朝廷不許。巢急攻廣州陷之。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黃巢聚兵北向。衆二十餘萬。兵勢益盛。因兩京無備。遂陷東都。破潼關直入長安。宦官田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王穆王澤王壽王及妃嬪數人

從行鳳翔節度使鄭畋遂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畋因刺血爲表請合諸道兵討賊黃巢僭號自稱大齊皇帝殺唐宗室之在長安者無遺類初黃巢帥衆惟事殺掠流而不守至是始據地癸田令孜勸上幸成都從之初碭山人朱溫碭山今江南徐州碭山縣是也其父朱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長曰全昱次曰存三曰溫及誠卒三子貧傭食於蕭縣劉崇家全昱無才能爲人頗長者存與溫俱勇而有力溫尤凶悍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及黃巢兵起存與溫俱從賊黃巢攻嶺南朱存

戰死。巢陷長安。以溫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防禦使。守華。鄧諸州。長安之陷。宦官楊光復慷慨忠義在長安。與周岌共起兵。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朱溫守華州。高駢畏賊僞稱風痺。不復出兵。駢召董昌於廣陵。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心討賊。不若去之。昌從之。引兵入據杭州。使錢鏐取越州。昌遂徙鎭越州。以鏐知杭州事。後鏐據浙江等地。爲吳越王詳見下回。時壽州屠者王緒聚衆盜據壽州及光州。以王潮爲軍正。信用之。其後王潮據有福建等地。爲閩國。詳見下回。秦彥殺高駢。上以高駢都將楊行密爲淮南留後。後據有江南等地。爲吳王。又爲南唐。詳

見下回。初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克用表求敕命。朝廷不許。使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使李琢討李國昌。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韃靼。嘗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赦吾罪。得與公等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監軍陳景思爲之代請於朝。詔如所請。首用王鐸。見黃巢猖獗而高駢爲方士所惑。無心討賊。發憤請行。督諸道兵。進逼長安。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朱溫見巢兵勢漸弱。知其將亡。遂以華州降。詔以溫爲招討副使。賜名全忠。時黃巢兵勢尚強。王鐸在河中。患之。乃以墨敕召李克用。

克用遣將沙陀兵一萬七千及雁門兵四萬趣河中。軍皆衣黑。賊憚之曰鴉軍至矣。克用與黃巢兵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諸軍繼之。巢眾大奔。巢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時以黃巢未平。加朱全忠爲東北都招討使。黃巢離遁。兵勢尚強。周岌時溥朱全忠俱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眾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攻尚讓於太康。拔之。巢聞之懼。解圍

而去黃巢遁汴州李克用等追及巢於中牟奮擊大破之
尚讓帥衆降黃巢收餘衆奔兗州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
入城館於上源驛就驛置酒張樂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
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
忠謀乃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縋城得出全忠
誤射彥洪殺之比明克用欲勒兵攻全忠其妻劉氏曰此
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
得以爲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
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其甥林言斬巢
兄弟妻子首以降黃巢亂凡十年時溥遣使獻巢首併其

姬妾。上御樓受之。其姬妾皆美艷。極天下之選。上意欲納之。因宣問云。汝曹皆勲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應曰。妾等從賊。不過失身。至若國家。以百萬之衆。不能拒賊。失守宗祧。妾等女子。縱欲保身。不過死耳。豈能拒賊耶。上大怒。盡斬之。王鐸旣平賊。寶玩充積。美女成行。皆躧冶奪目。上以爲義昌節度使。過魏地。魏博節度使樂從訓殺而奪之。以盜聞於朝。宦官田令孜專權妄上。殺害忠良。禁制天子。上患其專。時語左右。流涕而已。李克用表請誅田令孜。詔和解之。克用不聽。進逼京城。令孜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宮。罪狀田令孜。請

誅之。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如寶雞。朱玫李昌符引兵追逼乘輿。天下共忿疾令孜。令孜內不自安。乃薦楊復恭爲中尉。自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斥逐令孜之黨。以王建爲西川利州刺史。後據蜀。是爲前蜀。詳見下回。詔削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後二人俱爲王建所殺。時京師經兵火。荊棘滿城。車駕暫駐蹕於鳳翔。上疾大漸。觀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傑爲皇太弟。僖宗在位十五年崩。弟昭宗傑即位。昭宗體貌明粹。有英氣。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即位之初。天下欣欣焉。進朱

全忠爲東平郡王。初李克用請討朱全忠詔和解之。至是
朱全忠請討李克用張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請從之。
以張濬爲招討使會諸道兵討之克用養子李存孝力過
猛虎常將騎兵爲先鋒。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檛入
陳前破黃巢所向無敵。至是凡河北驍將至者存孝率數
百騎悉生擒之。葛從周朱全忠皆敗走。張濬大敗而還。李
克用上表訴冤。詔復克用官爵使歸晉陽。貶張濬爲繡州
司戶。濬奔依朱全忠。劉隱將兵下定廣州。上以隱爲清海
軍節度使使治廣州後爲南漢詳見下回。武安節度使劉
建鋒爲其下所殺。衆推馬殷爲留後。上以馬殷爲湖南節

度使。後爲楚國。詳見下回。內官楊復恭專橫。上出爲鳳翔監軍。復恭憾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未幾。走與元與楊守亮厚。李茂貞討誅之。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進李克用爵爲晉王。克用還晉陽。車駕還京師。初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爲克用養子。存信有能於克用。嫉存孝功。譖而殺之。克用痛惜之。不悅事者旬日。又存孝部將薛阿檀其勇。依於存孝。克用併殺之。自是兵勢寖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宦官稍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人人自危。

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陰謀廢立。乃引兵突入宣化門。季述進曰。陛下厭倦大位。中外群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乃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罪數十。乃鎖其門。鎔鐵錮之。穴牆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裕監國。尋使卽皇帝位。崔胤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曰。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復位。則富貴窮於一時。忠義流於千古。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愛死。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擒述等斬之。迎上復位。上曰。裕幼弱。非其罪。黜爲德王。賜德昭等俱姓李。以爲使相。兼宿衛。賞

賜傾府邸時人號爲三使相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上以問韓偓對曰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誅之擇其忠厚者使之有善則賞有惡則懲則咸自安矣上深以爲然而胤復請盡誅宦官宦官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胤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舉兵發大梁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中尉韓全誨等陳兵殿前劫上如鳳翔上不許按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不得已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全誨等遂火宮城車駕幸鳳翔全忠駐師河中催胤詣河中涕泣請兵全忠乃將

兵五萬進攻鳳翔。李茂貞出戰累敗。儲偫已竭。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上乃令茂貞等議與全忠和。李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全忠和。奉車駕還京。上喜。收全誨斬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車駕入長安。復以崔胤同平章事。胤復奏宦官典兵預政。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諸內司。及諸道監軍。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又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諸道監軍悉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全忠引兵屯河中。殺崔胤鄭元規等。遣牙將奉表稱邠岐李茂貞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上以

皇后新產未任就路。乞俟滿月後行。全忠不許。時上御延喜樓。及下。樓檻已仆。自官東行。賜從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發長安。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不能仰視。上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鎭。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全忠迎上於新安。殺上左右。及宮女數人。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惟餘

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來。全忠盡殺之。豫選小兒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頂其名而代之。上初不之覺。至累日乃悟。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於河中。皆敗還。時李克用兵勢衰弱。封疆日蹙。不能出兵。蹙形於色。其子存勗進曰。朱氏窮凶極惡。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柰何輕爲沮喪乎。克用大悅。朱全忠還大梁。懼上有英氣。愁變生於中。遣朱友恭氏叔琮。弒帝於椒殿。在位十六年。立帝第九子輝王祚。年方十三。是爲昭宣帝。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

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等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屍池中。皆昭宗之子也。彗星出西北。長竟天。全忠殺不附己者。聚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盡殺之。以應天變。李振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昭宣帝在虛位三年。君臣懼禍。遣使奉冊寶如大梁讓位於朱全忠。梁王朱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國號梁都大梁。是爲後梁太祖。廢昭宣帝爲濟陰

王。毅弑之。唐亡。起高祖戊寅。終昭宣帝丁卯。凡十二帝。共二百九十年。梁主既篡位。與宗戚飲博於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懌而罷。時惟河東晉王李克用。鳳州岐王李茂貞。淮南吳王楊行密之子楊渥。西川蜀王王建。不奉梁年號。餘皆稟梁正朔。梁以高季昌爲荊南節度使。遂據江陵。後爲南平王。詳見下回。契丹耶律阿保機始建國。是爲遼太祖。詳見第三十二回。梁遣康懷貞將兵攻晉潞州。晉李嗣昭閉門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拔。乃於

潞州城下。更築長城。內防衝突。外拒援兵。謂之夾寨。塹而守之。久不下。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爲晉王。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大閱士卒。帥周德威等發晉陽。進兵直抵夾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敗。南走。亡失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潞州圍解。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吾兒如豚犬耳。燕王劉守光稱帝。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曰。俟彼十年。吾將問其鼎矣。晉王存勗屢敗梁兵。梁主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

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噎。絕而復蘇。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縱意聲色。嘗避暑於河南尹張宗奭家。淫其婦女殆遍。梁主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七子皆親之。惟幼子友文。本姓康。名勤。梁主養子也。其婦王氏。色最美。且善承人主顏色。枕蓆間。曲盡其妙。其餘七子婦。雖委曲承順。尚有勉強之容。不能及也。梁主寵愛王氏。王氏請以友文爲太子。梁主許之。諸子心皆不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第七子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召友珪。珪與統軍韓勍合謀。夜斬關入至寢殿。

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於背。以敗氊裹之。瘞於寢殿。在位六年。友珪遂即位。梁趙巖奉使至大梁。梁主見第三子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友貞。乃遣腹心馬愼交往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位。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象先帥禁兵數千人。待旦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自度不免。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諤亦自殺。均王乃即帝位於大梁。更名瑝

又更名瑱。是爲末帝。時晉王存勗明賞罰。舉賢才。黜貪殘。嚴盜賊。重農積穀。訓練士卒。張承業輔之。境內大治。初克用表奏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後徵兵於仁恭以入援唐室。仁恭抵書慢罵。克用怒伐之。仁恭擊敗其師。仁恭子守光通於仁恭之愛妾羅氏。仁恭杖而斥之。守光遂以兵入幽。其父於別室而自立爲燕王。尋復稱帝。晉王存勗以其父克用臨終之命。舉兵伐燕。燕王劉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出戰。晉將周德威奮擊擒之。晉王分兵徇燕山後八州。皆下之。進逼幽州。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劉守光父子。及其妻妾以歸。獻於太廟。自臨斬劉守光。械仁

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父墓。然後斬之。梁分天雄為兩鎮。魏人不服。降於晉。併求援師。晉王入魏州。梁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乃潛兵以襲晉陽。晉李存審擊敗之。鄩奔還。梁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以襲晉陽。梁主從之。兵至晉陽。夜急攻城。城幾陷者數次。晉北代故將安金全帥兵夜出擊敗之。梁兵既歸。梁舉兵圍晉幽州。李嗣源李存審率兵前後齊擊。大敗之。幽州圍解。晉國大強。晉王得傳國璽。因稱帝。改國號曰唐。是為後唐莊宗。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梁敬翔言於梁主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皆拔

之。進攻楊劉。初王彥章疾趙巖張漢鼎張漢傑兄弟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歸。就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恐其成功。自計阻之。由是彥章功竟無成。梁主猶恐彥章功成難制。徵還大梁。以段凝代之。於是宿將憤怒。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奔唐。唐主問以梁事。對曰。梁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近又聞欲數道出兵。决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畜力以俟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閒。天下定矣。唐主大悅。唐主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

機決策。本無退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城。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主曰。此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冬十月。唐主以大軍濟河。至鄆州。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唐兵擒王彥章。唐主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主恩。位至上將。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唐主命斬之。康延孝請急攻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既擒。段凝未必知之。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

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從之。遂殺末帝。因自殺。末帝在位十一年。末帝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疏忌宗室。寵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張漢傑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政事日紊。以至於亡。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盡滅其家。梁亡。凡二主。共十七年。後唐莊宗李存勗既滅燕。復併梁。足稱英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精訂綱鑑廿一史通俗衍義卷之十五

新昌呂撫安世輯　男維垣輔周　維城京甫　維基旭周　仝校

第三十回

詞曰　晉滅唐。漢繼晉。郭氏周承。

千古傷心舊事。一場談笑春風。殘編斷簡記英雄。總爲功名引動。箇箇轟轟烈烈。人人擾擾匆匆。榮華富貴轉頭空。恰似南柯一夢。

却說後唐莊宗李存勗。本姓朱邪。沙陀人。祖赤心。賜姓名

李國昌父克用。破黃巢以功封晉王。及存勗襲封。以兵滅梁稱帝。遷都洛陽。號曰後唐。初李克用臨終以三矢賜存勗曰。梁吾讎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三者吾遺恨也。與汝三矢。無忘父志。至是唐主果繫燕父子。函梁君臣之首。而契丹亦服。祭於太廟。還三矢焉。以郭崇韜爲侍中。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畫。竭忠無隱。亦頗薦引人物。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唐主悅。厚賜之。而寵劉夫人如故。由是諸伶出

入宮掖。倣弄縉紳。群臣嫉憤。莫敢出氣。時內府錢財山積。不肯賞賜軍士。而於賞賜伶人則無度。又採民間美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宮。學女戲。蜀王無道。唐主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為西川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軍事悉以委之。同光三年。十一月戊申。大軍西行。入散關。倍道而進。諸城鎮望風款附。遂進兵逼成都。蜀主輿櫬御璧出降。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群起。佈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是以濟留未還。唐主遣宦者何延嗣促之。崇韜待之倨。延嗣歸。言崇韜專權。王寄身於虎狼之

口。唐主遣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所爲何如。劉皇后自
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至是繼岌命崇韜登樓計事。崇韜
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併殺其子廷誨。以孟知
祥爲西川節度使。後據蜀詳見後唐主復因讒。殺郭崇韜
諸子。又殺功臣李繼麟。朝野駭惋。李嗣源嘆曰。吾心不負
天地。禍福之來。委之命耳。天下不解崇韜之罪。人情恟恟。
鄴都遂作亂。唐主命李嗣源討之。嗣源至鄴都。下令軍中。
明旦攻城。是夜。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焚宮。嗣
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
上棄恩任威。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

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泣諭之。不從。乃詭說得出。遂引兵向大梁。李紹榮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皆為李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請速從衆議。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大盛。李紹榮請唐主幸關東招撫。唐主從之。唐主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嘆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歸。唐伶人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唐兵將皆散。唐主帥親王衛士守城。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廡下。

抽矢渴懣求水。劉后不省視。宦者進酪。須臾遂殂。在位三年。善友歛樂器覆尸而焚之。劉后與金寶繫馬鞍與其所私莊宗之弟申王存渥及李紹榮逃走。宮人逃散。諸軍大掠。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止為群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餘而殯之。唐監國李嗣源。復劉后與申王殺之。又殺李紹榮及魏王繼岌等。同光四年。四月。嗣源用旁支入繼之禮。於柩前即位。是為明宗。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選文學之臣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

之期以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期初刻九經板印書賣之自是學者得書始易明宗本胡人克用養子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天感其誠次年宋祖生帝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爲小康及殂第五子從厚立是爲閔帝在位一年冊成德節度使潞王從珂舉兵鳳翔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尋弑之從珂本姓王小字阿三鎮州平山寡婦魏氏之子明宗掠得養以爲子至是繼明宗而自立是爲廢帝廢帝以千春節置酒河東節度使石敬塘之

妻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主醉曰。何不少留。遂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大懼。又使敬瑭移鎮天平。敬瑭益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公主所言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不於此時移鎮。而卒以河東相授。是天意假明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非明宗後。公明宗愛壻。契丹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

狀。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擲於地。以張敬達討之。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俟中秋傾國赴援。契丹主耶律德光將兵救石敬瑭。以五萬騎與唐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唐主懼。下詔親征。諸軍驕悍不為用。符彥卿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唐主至河陽。但日夕酣飲。群臣或勸

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契丹主謂石敬塘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眞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塘辭讓。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塘爲皇帝。敬塘割幽薊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改國號曰晉。敬塘沙陀人。姓石氏。是爲後晉高祖。唐主與宋審虔等四將。後向洛陽。而將校已皆飛狀迎晉主矣。唐主遂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在位三年。後唐亡。凡四主。三姓。共十四年。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降。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城中肅然。尋遷都於大梁在

位七年。招撫藩鎮。晉事契丹。中國稍安。及死。以幼子重睿
托馮道。道欲道輔立之。道與景延廣議。以國事多艱。宜立長
君。乃奉高祖兄敬儒之子齊王重貴立之。齊王既立。以契
丹主德光爲祖。以高祖爲父。而於本生父敬儒反臣而名
之。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時契丹改國號曰遼。景
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遼主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
復以不遜語答之。遼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
屢說遼主。遼主頗然之。發兵入寇。晉主命劉知遠。會
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其有異圖。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
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

動則習軍旅。此爾主之資。何變乎。遼主大舉入寇。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還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遼兵環晉營。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遼。遼主紿之曰。景延廣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降。命軍士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遼主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在位四年。殺桑維翰。囚景延廣。晉亡。凡二主共十一年。遼主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遼封晉主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遼主縱胡騎四出剽掠。奸淫婦女。於是內外怨憤。始悲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時晉臣劉知遠在河東。富彊冠諸鎮。見晉主與遼結怨。知其必亡。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及聞遼兵入汴擄執天子。將佐軍士等。俱請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從之。知遠姓劉名暠字知遠其先沙陀人。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壻。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晉主重貴被擄。乃即位於晉陽。知遠欲掠晉陽民財以賞軍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恩澤及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非新天子所以救民意也。請悉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遼兵肆掠民不堪命。東方群盜大起。遼主耶律德光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乃

引兵北歸。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死於殺胡林。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晉主劉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仍都大梁。改國號曰漢。是爲後漢高祖。以弟劉崇爲太原河東節度使。後郭威篡漢。崇更名旻。即位於晉陽。是爲北漢。詳見後漢主不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遂殂。在位二年。皇子承祐立。時年十八。是爲隱帝。河中李守貞。永興王景崇。鳳翔趙思綰。三鎮拒命。推守貞爲主。漢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以郭威爲招慰使。諸軍皆受節制。郭威攻河中。入其外郭。李守貞與妻子自焚。趙思綰好食人肝。及

人肉。取婦女爲食矣。已約降漢。因收斂財物。三改其期。郭威執斬之。威使趙暉急攻永興。王景崇自殺。三鎮既平。漢主寖驕縱。漢主年益壯。狎暱嬖倖。厭爲大臣所制。左右乘間譖之。遂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弘肇御衆嚴整。將兵所向必克。漢得天下。皆其力也。三人之死。人盡冤之。漢主又遣使至鄴都。殺郭威。威舉兵反。留養子榮鎮鄴。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自將大軍繼之。至封丘。人情恟懼。漢主遣慕容彥超等將兵拒之。彥超等戰敗。遂還。是日。漢主出勞軍。爲亂兵所殺。在位三年。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郭威帥百官。奏李太后。宜早

立新君。太后令百官議。以高祖子承訓承勳年尚幼。立高祖弟崇之子劉贇爲後。會遼主入寇。李太后命郭威將大軍擊之。十二月。威發大衆。館於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輩已與劉氏爲讎。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振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以郭威監國。遂即位。郭威。邢州堯山人。今北直順德府唐山縣是也。改國號曰周。仍都大梁。是爲後周太祖。懲四方貢獻珍物。毀寶玩於庭。詔百官上封事。愛士恤民。用人得宜。爲

五代之令主。太祖無嗣。以皇后兄柴守禮之子柴榮爲嗣。封晉王。在位三年殂。晉王榮即位。是爲世宗。時北漢主聞太祖晏駕。自將兵三萬與遼兵萬餘騎入寇。周主自將兵禦之。戰於高平之南。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聞捷。稍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由是驕將惰卒。始知

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因大閱諸軍。去老弱。擇精壯。募壯士以補之。又命趙匡胤募壯士以補宿衛。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毀銅佛以鑄錢。世宗召陳摶問以黃白飛升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山。諸州縣長吏。常存問之。世宗既爲周太祖嗣。人無敢言柴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南唐北通契丹。欲伐周。周世宗下詔。親征南唐。命李重進將兵赴正陽。南唐劉彥貞引兵來拒。重進大破之。斬彥貞。唐人大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周主命趙匡胤襲之。暉等走入滁州。欲

斷橋自守。匡孕揮兵涉水。直抵城下。賊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孕笑而許之。賊將衆而出。匡孕擁馬突陳擊賊。擒之。併擒姚鳳。遂克滁州。匡孕成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恐爲敵所識。匡孕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南唐主屢敗而懼。遣李德明來言。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周主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諸將捷音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唐主大怒。命弟齊王李景達將兵二萬趨六合。趙匡孕奮擊大破之。於是唐之精銳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孕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

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周
以趙匡胤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周主還都。命
將圍壽春連年不下。周主復自將伐南唐。抵壽春。唐壽州
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又攻濠泗二州。二州皆降。進克楚州。
周主如迎鑾鎮。至江口。遣水軍擊破唐兵。唐主恐。遂南渡。
又恥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
命於中國。覺至迎鑾鎮。見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渡江
取表。獻內川之地。盡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旨甚哀。世宗曰。
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
主書。慰納之。諭以罷兵。不必傳位。唐主奉表。獻江北四州。

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南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世宗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即日詔步騎數萬。直趨契丹之境。契丹守將。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宴諸將於行營。議取幽州。適有疾而還。世宗疾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在位六年。壽三十九而崩。世宗在藩邸時。多務韜晦。及即位。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其攻城對敵。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動無不勝。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姧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重農恤民。制禮作樂。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皆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

破敵廣地。所向無前。足稱令主。登遐之日。遠近哀慕焉。世宗太子梁王宗訓即位。時方七歲。是爲恭帝。恭帝幼冲。中外物情。皆附於趙匡胤。密有推戴之意。時鎮定二州。傳言遼與北漢連兵入寇。周主遣歸德節度使殿前都檢點趙匡胤率禁兵禦之。正月癸卯。發京師。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於驛門。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具以其事白匡胤之弟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甲辰黎明。

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上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擁之上馬。擁逼還汴。匡胤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汝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至汴。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匡胤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質以義讓匡胤。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負慚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

及對列棱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賀等相顧不知所為。遂降階先拜。賀不得已亦拜。遂承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訖。乃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在位半年。後十一年殂。宋主素服發哀。輟朝十月。世宗七子皆壽終。奉符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周亡。凡三主。共十年。五代通共五十三年。宋主大赦改元。國號宋。是為宋太祖。石守信高懷德等。悉進爵有差。華山隱士陳摶。聞太祖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宋祖開基。其說甚長。留待下回再序。其與宋河

北七藩鎮。舊據十二字懸同列國。及後唐十借國。今日述新序明以便覽者。唐末藩鎮。有盧龍初名平盧今北直永平府。盧龍縣等處是也。自唐元宗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起及祿山反後。凡更二十七人共易二十姓。劉守光稱帝於後梁末帝時。晉王李存勗遣兵破幽州擒守光。并其父仁恭斬之。有魏博亦名天雄今北直大名府等處是也。唐代宗時。田承嗣執史朝義妻子降。以爲魏博節度使。凡更十九人共易九姓。至後梁末帝時。楊師厚卒。魏人以其地降於晉王李存勗。有成德後名武順。今北直正定府等處是也。唐肅宗時。以安史降將李寶臣爲成德節度使。凡更

十二人。共四易姓。至後梁末帝時王鎔爲其下太保王德明所弒。晉王存勖討誅之。有澤潞亦名昭義今山西潞安府等處是也。唐代宗時以安史降將薛嵩爲澤潞節度使。凡更三十八人共二十六易姓。至丁會以朱全忠弒昭宗。會降於晉王李克用。又有淄青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是也。唐肅宗時以侯希逸爲淄青等六州節度使。凡五人二易姓。至李師道唐憲宗遣兵討之。其下劉悟斬獻其首。又有淮西。後名彰義今河南汝寧府等處是也。唐肅宗時以來瑱爲節度使。凡八人七易姓。至吳元濟唐憲宗遣李愬討誅之。又有滄景亦名横海今北直河間府等處是也。唐德

宗時。以程日華爲横海軍節度使。凡更二十七人。共十五易姓。至盧彥威。於唐昭宗時。爲劉守光之父劉仁恭所取。又有宣武。今河南開封府等處是也。唐德宗時。以劉元佐爲宣武節度使。凡更十九人。共九易姓。至唐僖宗時。以朱全忠代之。後遂篡唐。此唐末河北藩鎮之大畧也。至於篡唐五代諸僭國。前後共約十國。其最大莫如吳與南唐。初合肥人楊行愍。以爲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釋之。後應募爲兵。充廬州牙將。高駢以爲廬州刺史。改名行密。時高駢好神仙。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共爲姦妄。誣刑濫賞。奪人貨財婦女。人大怨恨。畢師鐸秦彥起兵討

之。秦彥殺高駢。併其子弟甥姪。共爲一坎瘞之。楊行密盡
取高駢故地。唐昭宗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據有江南
江西等地。行密取濠州。得徐州人李氏子。養以爲子。其長
子渥惡之。行密賜與徐温爲子。名之曰知誥。知誥勤孝過
諸子。温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使掌
家事。行密節度淮南十四年卒。長子渥嗣。渥驕侈信讒。多
以情縱殺人。燃十圍之燭以擊毬。或單騎出遊。從者不知
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温泣諫。不聽。遂謀作亂。因弒
渥。渥嗣位三年。顥立渥弟楊隆演。徐温密使人斬顥於牙
堂。歸其弒君之罪。温出鎭潤州。留養子徐知誥居廣陵輔

政。隆演嗣位十年。又僭王位二年卒。徐溫入朝。或勸溫自取。溫正色曰。我受楊氏厚恩。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迎立隆演之弟丹陽公溥。及溫卒。吳王贈溫齊王。以徐知誥都督諸軍事。吳王楊溥在王位六年。又僭稱帝十一年。為徐知誥所篡。號為讓皇。尋卒。諡曰睿。吳亡。凡四世。共四十六年。稱帝十一年。徐知誥稱帝。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唐。都金陵。是為南唐。南唐主李昇字正倫。乃唐太宗子吳王恪之後也。世本微賤。父榮早卒。昇少孤流落濠泗間。楊行密得之。奇其狀貌。囑其將徐溫養以為子。及長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為人好學。溫厚有謀。篡位後追

暨徐溫爲忠武皇帝。廟號義祖。立唐七廟。勤儉愛民。興利
除害。在位六年。以服方士靈丹。疽發背而殂。廟號烈祖。長
子景嗣位。景性和柔。好文事。喜人順已。於是諛臣日進。政
事日亂。既克建州。併有閩國。復破湖南。併有楚國。益驕肆。
有併吞天下之志。遣使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周世
宗將兵伐之。唐兵大敗。去帝號。盡獻淮南江北之地。畫江
爲界。奉表稱臣於周。唐主在帝位十九年。去帝號稱國主
者四年。徙都豫章。以境土蹙弱。憂憤成疾而殂。廟號元宗。
子煜時留建康。遂卽位。煜酷信佛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
僧。都下僧將萬人。皆仰給於縣官。唐主與后。服僧衣。誦佛

經。拜跪于足成贊。宋太祖聞之。乃選少年有口辯者爲僧。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自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事。宋遣曹彬將大軍取江南。江南主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宋師薄城下累日。江南主猶未知。及知之。乃遣使召都虞侯朱令贇將上江兵入援。遣吏部尚書徐鉉等貢方物。上表求退師。鉉言於宋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反覆論辯不已。帝怒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傍。豈容他人鼾睡耶。鉉皇恐而歸。唐朱令贇入援。衆號五十萬。順流而下。曹彬擊敗之。遂擒令贇。金陵孤城愈危。一日城將破。彬

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於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彬即稱愈。遂克昇州。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煜嗣位十九年而降於宋。南唐亡。凡三主。共三十九年。其見滅於南唐者。有閩國。亦號殷。唐僖宗時。壽州屠者王緒與其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復陷光州。有眾萬餘人。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時黃巢已平。

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擊之緒懼悉光壽二州兵渡江轉掠江洪虔州又陷汀漳州然皆不能守王緒以漳州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惟王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爲之請乃舍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士有勇略踰己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行至南安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篁竹中就馬上擒緒反縛以徇前鋒將推潮爲將軍引兵還光州所過秋毫無

犯。遂取泉州。遣使降於觀察使秦巖。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潮沉勇有智畧。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秦巖病卒。詔以潮爲觀察使。未幾。升福州爲威武軍。以潮爲節度使。一年卒。表其弟審知爲威武留後。朝廷因而命之。審知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爲白馬三郎。後梁篡位。以審知爲閩王。審知儉約。寬刑薄賦。好賢下士。境內以安。嗣位二十九年卒。子延翰嗣。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王。以弟延鈞爲泉州刺史。義弟延稟爲建州刺史。皆令採擇民間美女。二人皆諫。遂有隙。二人合兵襲福州。殺延翰。翰嗣位一年。衆推延鈞爲留後。更名璘。璘好神仙。大作宮殿。

用度不足。以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巧佞諂媚。險求富民之罪。而籍沒其財。被榜掠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國人皆怨怒。太后及長子繼鵬泣請於璘而殺之。璘后陳金鳳善淫。而盡其妙。嗣主嬖之。后與幸臣歸守明李可殷等私通。國人皆惡之。會璘疾甚。長子繼鵬與皇城使李倣殺李可殷。璘力疾視朝。推求可殷死狀。倣大懼。遂帥所部兵鼓譟入宮。弑璘。繼鵬殺陳后。璘嗣位九年。又稱帝三年而被弑。子繼鵬立。更名昶。昶既嗣立。驕縱好聚斂。重方士而崇宮室。又忌殺宗族。其叔父延義弑之而自立。昶僭位三年。延義更名曦。曦驕淫苛虐。宗族勳舊。相繼被誅。每乘

醉殺人。僭位六年。朱文進弒之而自立。時審知子延政已據建州稱帝。改國號曰殷。會南唐查文徽表請擊殷。南唐主遣徽與兵南下。延政使人詐告福州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大懼。斬文進以降於延政。唐兵與閩相持未決。唐查文徽請唐主益兵。唐主遣將軍祖全恩將兵會之。閩兵大敗。唐兵拔鐔州。又拔建州。殷王延政降。僭位三年。汀泉漳等州相繼皆降。閩亡。凡七傳。四主。共五十年。內稱帝二十年。其見滅於南唐者。又有湖南亦號楚國。唐僖宗時。秦宗權與楊行密爭楊州。馬殷與劉建鋒等俱屬宗權將孫儒。及行密擊斬孫儒。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

走洪州。推廷鋒爲帥。至江西。衆十餘萬。殺武安節度使鄧處納。自稱留後。廷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廷鋒私之。贍殺廷鋒。諸將殺贍。馬殷嘗同建鋒領兵。衆服之。推爲留後。唐昭宗以馬殷爲湖南節度使。殷練卒備兵。盡取湖南之地。節度湖南三十一年。又建楚國。在王位四年卒。遺命諸兄弟相繼。子希聲立。聲嗣位二年卒。弟希範立。範縱意聲色。爲長夜之飲。內外無別。盛爲宮室。選美女。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嗣位十五年卒。弟希廣立。嗣位三年。懦弱不能自決。庶兄希萼爭立。廣不忍殺其兄。反爲其兄希萼所弑。萼篡立一年。多忠儁怨。殺戮無度。縱

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庶弟希崇。崇多私曲。政刑紊亂。軍民皆怨。指揮使徐威等以兵廢希蕚而立希崇。初希蕚素有怨於衡山人彭師暠。希崇送希蕚于衡山幽之。實欲衡山人殺之。乃衡山彭師暠接希蕚愈謹。聚衆萬餘人立希蕚爲衡山王。而希崇日縱酒荒淫。命婦女裸侍。爲政不公。語多驕妄。國人不附。徐威等患之。密表請兵於南唐。南唐主命邊鎬將兵擊楚。希崇希蕚皆降。楚亡。凡六傳。共五十六年。內建國稱王者四十五年。唐既平湖南。悉收其金帛珍玩、美女、倉粟、學館、花果之類。皆徙金陵。道郞中楊繼勳等收租賦。專務苛刻。湖南人大失所望。南漢主劉晟遣兵

爭嶺南之地。大敗楚師。楚辰州刺史王逵乘間迎劉言爲帥。擊敗唐兵。盡復馬氏嶺比故地。惟郴迎入於南漢。奉表乞降於周。周許之。以言爲武平節度使。在任二年。周行逢張文表勸王逵自取之。逵殺劉言。奉表於周。求爲節度使。周亦許之。周世宗將伐南唐。詔王逵攻南唐鄂州。逵領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叔嗣帥衆襲逵。逵敗死。在任二年。叔嗣迎周行逢爲武平留後。行逢誘執潘叔嗣。數其罪而斬之。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在任七年。疾甚。謂子保權曰。我死。張文表必爲亂。萬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卒。文表果爲亂。

保權請兵於宋。宋祖遣兵赴之。保權已誅文表。保權子將張從富挾保權以拒宋。宋擊破之。斬從富。獲保權以歸。擢保權爲衞將軍。尋遷羽林將軍。以善終。湘湖悉平。自劉言至保權。再共十三年而亡。此外又有吳越唐僖宗時。王郢作亂。劫掠浙江福建等地。陷明台二州。大爲民患。及敗平。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臨安人錢鏐字具美。素無賴。以販鹽爲盜。有術者謂斗牛間有王氣。占之在臨安。乃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與縣錄事鍾起善。私以告起。起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術者徧視。皆不足當。會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術者大驚曰。此眞貴人也。因顧

起曰昔之貴因此人初起諸子常從繆飲博起輒禁之至是始縱其子與繆遊時貸其窮乏繆善射與槊以驍勇聞事董昌有功爲都知兵馬使時王仙芝與黃巢餘黨侵掠江淮兩浙閭閻畏二人不敢犯臨安高駢聞而壯之召昌及繆欲與共討賊繆見駢無討賊心說昌辭去昌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鎮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表昌爲杭州刺史時王鐸將劉漢宏據浙東欲併江西董昌謂錢繆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繆遂破浙東軍克越州越州今紹興府是也劉漢宏走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昌斬之昌遂徙領越州以繆知杭州府事曾鎮海節度使周寶爲其下

劉浩薛朗等所逐。鏐討平之。拔常州及潤州。潤州今鎮江府是也。又拔蘇州。唐昭宗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以董昌爲浙東威勝節度使。董昌求爲越王。朝廷未許。昌遂自稱帝。號大越羅平。令群下謂已爲聖人。錢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陷九族自於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將兵詣越州城下。昌戰敗。固守越州。鏐破斬之。傳首京師。遂以鏐兼鎮海威勝兩節度使。鏐拔淮南之松江無錫常熟華亭湖州等地。鏐又取睦州。遂取金華及衢州。梁朱溫簒位。以錢鏐爲吳越王。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稱帝。

吳越與吳爭常州。戰於無錫。爲吳所敗。殺吳越將何逢。斬首萬級。鏐聞何逢馬。悲不自勝。將士感悅。皆心附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或寢方酣外有以事告。令侍女振紙即寤。鏐善事天子。始與吳爭地。後與吳連和。境內以安。爲節度使三十年。又建國十年。卒中子傳瓘立。更名元瓘。撫御將佐。和好兄弟。境內稍安。嗣位九年卒。子弘佐立。任好書。禮士。躬勤政事。發伏擿奸。人不能欺。嗣位六年卒。弟弘倧立。倧性剛嚴。大將胡進思忌之。遂廢之而立其弟弘俶。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進思

許之。俶遣兵衛之。進忠屢欲弒俶，俶保全之。進忠憂懼而死。宏倧徙於東府，爲築宮室，治園囿以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俶遣使入貢於宋。宋主謂之曰：江南倔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帝告以師期。吳越王俶帥兵五萬攻常州，拔之。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宋。宋帝復詔褒之。吳越王俶聞唐亡而懼。帝亦詔其使者。願與一相見。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賜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匡義敘昆弟之禮。封孫氏爲王妃。留兩月遣

還。帝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審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旣歸視事。嘗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再拜而後遣之。至宋太宗之三年。吳越王俶朝於宋。求還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乃籍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州縣以獻。帝御崇元殿受之。俶朝退。將佐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俶嗣位三十一年而亡。後又十年而卒。宋太宗封俶為王。諸子孫皆為顯官。七子皆貴顯。吳越亡。凡五世。共八十一年。內建國五十六年。此外又有前

蜀後蜀前蜀者。唐僖宗時。舞陽人王建。隆目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爲田令孜假子。拜衛將軍。僖宗自鳳翔移幸興元。以王建爲清道使使奉璽以從至大散關鳳翔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帝馬。冒煙焰中過。宿板下。帝枕建膝而寢。既覺流涕。解御衣賜之。及田令孜敗王建以令孜黨。出爲四川利州刺史。建驍勇知人善任。聽言納諫。士樂爲用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襲閬州。逐楊茂實。進攻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表敬瑄之罪於朝。求討敬瑄以自贖。詔削敬瑄官爵。以建爲節度使。建攻斬陳敬瑄。拔成都據有西川之地。後

攻殺顧彥暉於梓州。併有東川之地。道便入貢。併修好於朱全忠。及全忠篡位。建移檄諸道。欲與岐晉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遂自稱帝。建於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太子作亂。爲衛兵所殺。建立幼子宗衍爲太子。弱主建久疾昏瞀。任節度使十七年。又稱帝十年。死。少子衍立。衍昏縱無度。日與徐太后徐太妃遊妾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所費不可勝記。强取民間女子納宮中。太后太妃各有倖臣。每賣官。入數多。則以賂多者得之。衍有寵姬徐氏。別號花蘂夫人。有美色。亦以淫亂開衍。衍好微行。酒肆娼家。無所不到。又以韓昭潘在迎等爲狎客。與宮女褉坐。諠

淫褻狎無所不至。王承休妻嚴氏色美。蜀主行私焉。以秦州多美婦人。蜀主封承休爲魯國公。天雄節度使。使治秦州。以採擇美女。承休強取民間美婦。教以歌舞。毀府署爲行宮。請蜀主臨幸。秦州觀之。衍引兵發成都。後唐主李存勗。遣子繼岌及郭崇韜伐蜀。蜀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衍急欲與承休秦州會。且觀女戲。不以爲意。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衍至利州。遇威武卒逃回。始信唐兵之來。意欲迎敵。兵皆怨憤不肯戰。遂降。前蜀亡。凡二世。共三十五年。內稱帝十七年。衍降後。一家俱爲後唐主所殺。及後唐大將郭崇韜以無罪被殺。唐以董璋爲東川節度

使。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知祥後據蜀。是為後蜀。後蜀
孟知祥。邢州龍岡人。今北直順德府邢臺縣是也。知祥既
為節度使。詔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陰
有據蜀之志。閱庫中鎧甲。得二十萬。置左右牙兵十六營。
後唐明宗時。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知祥亦與同反。唐使石
敬瑭討之。敬瑭攻劍州。不克。還屯劍門。以運糧不繼。燒營
北歸。董璋會諸將襲西川成都。反為知祥所敗。璋還梓
州。知祥殺璋。併之。因兼有東川之地。上表謝罪於唐。唐以知
祥為蜀王。未幾。稱帝於成都。知祥為節度使九年。僭號一
年殂。子仁贊立。更名昶。昶日事奢縱荒淫。以蠟書與北漢。

約同舉兵伐宋。趙作趙彥韜獻之宋。宋主得書。以王全斌爲大將。劉光義崔彥進王仁贍曹彬等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蜀兵大敗。蜀主昶請降。嗣位三十二年。宋主以呂餘慶知成都府事。後蜀亡。凡二世。共四十一年。內拥帝三十三年。初徐匡璋納女於昶。拜貴妃。亦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似花蕊輕盈也。與昶極相愛。王師平蜀。宋主聞花蕊名。命別將護送入宮。納爲妃。昶美手儀。善織。善彈。夫人心嘗憶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畫昶以祀。復佯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以前言。諱其姓。遂假張仙。自是求子者多祀之。迄今不改。此外又有南漢初

上蔡人劉安仁商於南海因家焉子謙爲廣州牙將遷封
州刺史封州今廣東肇慶府封川縣是也及卒子隱居喪
於賀江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
崇龜表爲封州刺史諸賊爲亂者隱與戰悉擒斬之唐昭
宗時以重賂結好朱全忠全忠奏以爲淸海節度使屢進
爵南海王凡十一年卒弟巖立謂中國紛紛天子尚且無
定安能及遠遂稱帝改名龑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
翠爲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烝之法
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末年尤猜忌不信
臣下專任宦者由是宦者大盛爲節度使六年又稱帝十二

十六年殂。子弘度立。更名玢。驕奢不親政事。作樂酣飲。裸男女而視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嗣位一年。弟晉王弘熙弑之而自立。弘熙更名晟。盡殺諸弟。及其諸子。悉納其女以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刀山劍樹之刑。號生地獄。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等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晟嗣位十五年殂。子繼興立。更名鋹。時年十六。鋹謂群臣皆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可任。於是國事皆決於女侍中盧瓊仙及宦官龔澄樞等。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一狀頭削之懼。辭官

而逃及抵家則候閹者已在門矣狀頭痛哭與妻絡訣別三晝夜而後就刑許之三日後卽於其家閹將銀得波斯女豐頤而慧艷者選而畜其妙銀嬖之賜號媚豬銀好觀人交遊悉少年配以離宮人就後園裸衣使褫而偸銀扶媚豬巡行觀其交接之勢號曰大體雙見女子號叫長遊則大喜見男子勢弱則鞭之又擇美男子與媚豬對爲戲見之燕亦作令銀縱兵伐宋宋太宗命潘美爲將尹從珂爲副以討之南漢都統李承渥將兵十餘萬屯蓮花峯下列象爲陳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潰承渥僅以身免宋師下韶州遂克英雄二州

進次灘頭。漢主大懼。宋師直進。銀焚其府庫宮殿。明日出降。南漢亡。凡四世。共六十八年。內稱帝五十五年。此外又有北漢。北漢起後漢高祖劉知遠之弟劉崇。崇太原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高祖鎮河東。以為都指揮使。及即位。以為太原留後。隱帝立。以為節度使。崇乃收豪傑。籍民為兵。及郭威弒隱帝。崇將起兵討之。會威立崇之子贇為漢嗣。崇喜曰。吾兒為帝矣。遂罷兵。及郭威自立為帝。廢贇為湘陰公。劉崇遣使請贇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未幾弒贇於宋州。崇乃稱帝於晉陽。所有者并代忻

隆忻嵐汾沁遼蔚麟石十二州之地。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二十緡。其餘薄有資給而已。崇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是何天子。卿等是何節度使邪。遂使通好於契丹。遼主遂冊命崇爲大漢神武皇帝。更名曰旻。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北漢主旻聞後周太祖晏駕。甚喜。約契丹同伐周。敗於高平之南。敗還。周世宗伐北漢。亦不克而還。北漢主旻稱帝六年殂。子承鈞立。更名鈞。鈞性孝謹。既嗣位。勤於政事。愛民禮士。境內粗安。其上表於契丹稱男。契丹謂之兒皇帝。初北漢世祖旻女適薛釗。生子

繼恩再適何氏生子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以爲嗣鈞在位十一年殂養子繼恩立立二月而爲供奉官侯霸榮所弒宰相郭無爲使人殺霸榮而立繼恩之弟繼元元亦鈞養子即何氏子也性殘忍世祖子十餘人皆爲所[illegible]宋太祖親征北漢圍太原城不克而還初宋太祖嘗微行雪夜過趙普家與普謀取北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太原彈丸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爲然故雖連年攻伐敗遼師然至城下輒退師不取蓋北漢恃遼以爲援宋祖併欲誘致遼而疲弊之因併滅之故太祖不滅北漢○

是計也。非力不足也。宋太宗興國四年。以潘美為大將。詔崔彥進李漢瓊等六將。命太宗自將。分道伐北漢。北漢求救於契丹。遼主遣耶律沙將兵救之。戰於白馬嶺下。遼師大敗。宋師圍太原。攻城甚急。繼元嗣位十二年。奉表乞降於宋。宋封為彭城郡公。北漢亡。凡四世。共二十九年。又北漢主劉鈞義子劉繼業。為北漢將。甚驍勇。盡忠北漢。殺宋師甚衆。宋帝使繼元招而降之。使復姓楊。更名業。號楊無敵。其後王侁嫉。令其將兵擊遼。敗死。即世世所謂楊老令公是也。業子延昭。昭子充廣。廣子貴選。遂有西川播州之地。為播州宣慰使。至明萬曆時始亡。此外又有南平初河南陝

州硤石人高季昌。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唐昭宗時。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李讓入貲於全忠得幸。爲養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昌因讓得進見全忠。奇其材。命讓以子畜之。以爲指揮使。及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計誘致岐兵而敗之。由是知名。梁主篡立。以高季昌爲荊南節度使。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潛有據荊南之志。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招聚亡徒。交通吳蜀。梁不能制。梁封季昌爲渤海王。季昌又降於唐。避名季興。唐封季興南平王。唐魏王繼岌送蜀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奪之。唐主詰之。季

興言當闕之水而唐王遣兵伐之。因亂不克而還。季興在官二十二年卒。子高從誨嗣。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荊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高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為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與。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從誨嗣位二十年卒。子高保融立。融嗣位十二年卒、母弟保勗立。勗嗣位二年卒。保融子繼沖立。繼沖嗣位一年。宋太祖因湖南周行逢乞師討張文表之便。假

道江陵。繼沖以牛酒犒師。而私兵已襲取其地矣。繼沖乃薪籍其境內所有。以降於宋。宋以繼沖爲武寧節度使。南平亡。凡歷世共五十七年。此外有契丹即遼國。另見三十二回不贅。此外又有南詔即今雲南地。以偶爲外國不載。各見第四十一。年號回中。至於宋亂。既受周禪。如何治國。如何平定天下。話長。且聽下回分解。

精訂綱鑑廿一史通俗衍義卷之十六

新昌呂撫安世輯　男　維城京周　維垣輔周　維基起周　仝校

[library stamp]

第三十一回

宋太祖。統中原。未能混一。

詞曰

撿書殘編并斷簡。細數興亡。總是英雄漢。物有無常人有限。到頭落得空長嘆。富貴榮華春過眼。漢主長陵。蕭主焉江樓半悟夜筵終有散。當初斷送英雄漢

郡。說宋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今北直順天府涿州是也。高祖朓為唐幽都令。曾祖珽為唐御史中丞。祖敬歷涿州刺史。父弘殷為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數立大功。人望歸之。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長三尺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命匡胤代之。及恭帝宗訓立。拜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謀歸匡胤。陳橋兵變。遂代周而有天下。以火德王。都汴京。立七廟。追尊其祖

考。增葺學宮。塑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於是臣庶始貴學。以范質王溥同平章事。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各疏其事。而取旨。上從之。後世用劄子奏事始此。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擊破之。筠自焚死。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復起兵反。宋擊敗之。重進亦自焚。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戰爭不息。其故何也。普對曰。此無他。方鎮之權太重。君弱臣強而已。宜削其錢穀。收其甲兵。則天下自安矣。太祖大悟。一日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酒酣。屛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

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守信等曰。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得矣。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願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路。太祖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圖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爲歡。以終其天年。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病。

乞能與兵。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其諸州守土官。帝用趙普謀。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皆以文臣代之。又令各州諸節鎮。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以呂餘慶參知政事。詔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奏聞。詔舉孝弟力田。奇材異能。文武可用者。太祖朝杜太后於殿上。群臣稱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異之。太后曰。吾聞爲君難。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則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及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正由祖考及太后之

積歷耳。太后曰。不然。由周世宗以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祖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太后遂殂。帝遣慕容延釗李處耘伐荊南。併襲南平。南平高繼沖。荊南周保權俱降。湖湘悉平。命王全斌等伐蜀。蜀主孟昶降。全斌在蜀。縱部下淫掠子女。奪取財物。蜀人苦之。遂作亂。曹彬招慰擊破之。陳川遂定。是役也。惟劉光義。劉廷讓。廉謹。曹彬能戢下。上優賞之。使潘美將兵伐南漢。克廣州。南漢王劉鋹

降。兩廣悉定。帝遣使諭江南國主入朝不至。遣曹彬將兵十萬伐之。將行。帝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毎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彬克江南。振旅而還。封江南主李煜爲違命侯。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已上削平諸國事跡。各見上回諸國下。不贅。諸國既平。吳越大懼。遣使納賂於趙普。初。帝每微行。屢幸趙普家。相與謀事甚密。至是。帝又幸其第。會吳越所遣使適到。

致書於趙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暇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上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不自安。遂求罷政。又上表於帝。乞遵太后遺詔。傳位晉王光義。帝手封其表。藏之宮中。宋都東京開封府汴梁。而以洛陽河南府爲西京。帝如西京。遂封其父宣祖墓安陵。祭天地於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衞。有泣下者。帝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帝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

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
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遂還東京。五星聚奎。竇儼曰。天下自此太平。文明自此日
盛矣。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
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帝元配賀氏早
卒。繼王氏。又宋氏。宋氏欲立皇子德芳。十月壬子。夜大雪。
帝召晉王光義。囑以後事。宦官宮妾悉屏之。左右皆不得
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避遜之狀。既而帝
引玉斧戳地。曰。好爲之。俄而帝崩。在位十七年。壽五十歲。
帝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

服之衣。辭翟至再。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綱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臣下除謀反外。不得誅戮。故臣下得以有為。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矣。帝既崩。弟晉王光義立。是為太宗。更名炅。吳越王錢俶來朝。上留之不遣。俶懼。盡獻其地。封俶為淮海國王。上遣潘美等分道伐北漢。又自將繼之。遼遣使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潘美等屢敗北漢兵。北漢求救於遼。遼遣兵赴之

潘美等大敗遼師。益銳以攻北漢。北漢主出降。帝發太原遂伐遼。遼將多降。遼耶律學古守燕。悉力禦宋。不能支。遼主遣耶律休哥救燕。帝與遼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僅乘驢車走免。自是遼好遂絕。太祖適子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不悅。及還。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北漢既平。天下復歸一統。惟契丹內據河北幽薊之地。宋師取之屢敗。不能

克復。天下非復漢唐之舊矣。趙普秉朝請者累年。慮多遜發毀之。讒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普邸舊僚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等事。帝發金匱得普誓書及前表。因召見謝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之非矣。乃拜普爲司徒兼侍中。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帝傳廷美。廷美傳太祖子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殁。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

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延美遂得罪。盧多遜得貶竄。趙普
復相。延美竟以憂卒。帝長子元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
之。延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延美死。遂發狂疾。會重九。
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愈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
佐。元佐忿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憤被
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趙普免相。以呂蒙正
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
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
若一知其姓名。恐一時不能忘。固不若毋知之爲愈。時人
服其量。夏州李繼遷作亂。契丹封繼遷爲夏王。後鼎立爲

覽圖譜見下回。帝在位日久。儲貳未立。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知子莫若父。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曰。壽王可乎。準曰。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於是立壽王元侃爲太子。更名恒。以寇準參知政事。以呂端平章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召太子入侍。帝在位二十二年。崩。壽五十九歲。皇后令繼恩

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鎖之。乃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即位。太宗仁恕恭儉。愛民下士。性無他好。惟喜讀書。而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寇準李沆向敏中等。相繼登庸。所稱守成之令主。然而金匱盟書。背棄負約。一殺二姪。俱不得其死。後世不能無憾。太子既立。是爲眞宗。垂簾引見群臣。呂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及呂端以疾免。以寇準平章事。初夏李繼遷作亂。叛服不常。其降也。賜姓名爲趙保吉。時

趙保吉死。子德明立。曹瑋上書。繼遷擅據河南北二十年。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乘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復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下詔招撫之。德明降於遼。遼冊立德明為西平王。遼主隆緒大舉入寇。邊事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懼。寇準不發。飲笑自若。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州。帝難之。欲還內。準請毋還。而速議行。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王欽若臨江人。請帝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帝幸成都。準曰。陛下神武。將臣協和。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

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我得勝算矣。若棄宗廟。幸他方。示之以弱。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澶州。二人由是怨準。帝發京師。準以欽若多智。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出欽若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束手無策。閉門脩齋。誦經而已。帝次於澶州。契丹大將蕭撻凜出視地形。宋威武軍頭張環守牀子弩。發矢射死蕭撻凜。契丹主大懼。欲引去。而宋師數十萬方至。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群臣請駐蹕。寇準固請車駕渡河。遂進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益懼。遣騎薄城。高瓊擊敗之。契丹大懼。請和。準欲擊之。帝方厭兵。

曰。語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來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罷兵。寇準之力也。帝待寇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進曰。陛下敬寇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陛下聞愕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其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乃寇準之孤注也。帝由是顧準寖衰。罷相出知陝州。以王旦平

章事。帝謀以澶淵城下之盟爲辱，居常怏怏。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北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宣，無不可。乃乘閒爲旦言，旦勉强從之。帝召王旦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戊申正月朔，帝詔群臣曰：朕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

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三篇。適覩皇城司奏言。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上。其所降之書乎。王旦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以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其書詞類老子道德經。讀訖。盛之金匱。而言祥瑞者紛紛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邪。帝默然。詔議封禪。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皇太子生。太子後宮李氏所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脩儀。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地。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甚喜。已而果生子。劉脩

儀擬爲己子。李不言。中外亦不知。帝得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真宗嘗籲上帝求嗣。上帝問群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腳大仙一笑。遂命降爲真宗子。在宮中每好赤腳。此其驗也。帝立劉氏爲后。后家世寒微。而性警敏。漸干外政。立昇王受冊爲太子。更名禎。即李氏所生也。帝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洪德以前。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諸君子輔之。足爲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諸小人輔之。於是好夸道務。信誠邪說。天書封祀。制作紛紛焉。在位二十

五年崩。太子禎立。是爲仁宗。時年十三。劉太后與帝五日
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丁謂欲擅權。潛結內侍雷允恭。密
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
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於是允恭恃勢專
恣。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初眞宗崩時。惟言寇準李迪可托。丁謂怨準。而太后嫉迪
嘗譖於己。遂誣以朋黨貶之。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
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不免耳。曾遂不復言。葬眞宗。以丁謂
爲山陵使。以內侍雷允恭爲都監。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
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

鎮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貫械入不敢進。太后命與山陵使議。丁謂唯唯而已。既而穿上穴有石。石盡水出。衆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詔遣王曾覆視。曾還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丁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而貶丁謂。以王曾平章事。呂夷簡參知政事。初劉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

簡明為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又請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崇勳懼。馳告太后。太后乃許之。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劉太后崩。尊楊太妃為皇太后。帝始親政。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等附劉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

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
方押班。閤門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閻文應
詗之。乃知事由郭后。於是深憾后。及呂夷簡復相時。尚美
人楊美人俱有寵於上。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
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
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
示夷簡。夷簡因修怨。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
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懟怨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
遂決。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等切諫。皆坐
貶。廢郭后為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夷簡勸上立曹彬孫女

劉氏為后。郭后既廢為淨妃。出居瑤華宮。上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實諸后。懼其復立。會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視疾。后暴崩。帝深悼之。追復后號。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內侍閻文應之罪。竄之嶺南。道死。荊王元儼。太宗第八子也。性嚴毅不可犯。人呼為八大王。元儼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斂。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夏州趙元昊反。寇環慶。遂稱帝。國號夏。夏人寇保安軍。指揮使狄青擊敗之。元

吳將樂門諸君。以范仲淹知延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謂范雍也。元昊寇三川諸砦。韓琦使任福等領兵。夜趨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遼主聞延有西夏之變。遣使求割關南地。帝許以增歲幣。遣富弼報之。富弼兩次使契丹。以言語諄諄折服契丹。於是北許歲增銀絹各十萬。併前共各五十萬。和好復定。以韓琦范仲淹爲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畏威懷德。不敢犯邊境上

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爲韓范。又主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再上誓表。帝約歲賜銀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以和。自是邊境稍寧。范仲淹司監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一家哭。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時貝州妖賊王則反。文彥博討平之。廊南蠻賊儂知高反。狄青討平之。以趙抃爲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及文彥博罷。以韓琦同平章事。朝野共慶得人。以包拯知開封府事。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

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又以其笑比黃河淸焉。名河南處士邵雍不至。雍德氣粹然。深於易理。遇事能先知。初上三子皆早亡。無子。取太宗曾孫汝南郡王允讓之子宗實入宮。命曹后拊鞠之以爲子。生四歲矣。至是年雖長。尚未立爲皇嗣。復以年長。出居於外。時居父汝南王之喪。司馬光歐陽脩包拯呂景初趙抃吳奎等。皆上疏力請早建皇嗣。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未見聽。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

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韓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命下。宗實固請終喪。許之。宗實既終喪。帝復起之。猶力辭。帝命王珪作詔。立為皇嗣。宗實復稱疾辭。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待上有嫡嗣。

吾郎歸矣。因有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既爲皇子。更名曙。愼靜恭默無所猷爲。天下除知其聖德云。仁宗恭儉仁恕。始終如一。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淸昭應宮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大辟疑者。皆令讞上。所活歲以千計。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乎。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取索。帝曰。恐遂爲例。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乎。燕私常服浣濯之衣。帷帟衾裯。多用繒絁。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值千錢。帝曰。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疎。今欲加兵。仁宗

諭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奉必能殺。且屠戮百姓。常以寢兵。又好學崇儒。當經筵。詔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縣皆立學。宣太學生員。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禮記中表章此二經。以風厲儒臣。實開圖書之端。其後程頤配以論語孟子。紫陽集註。學者爲之昭然。歷代以前。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干善類之氣。慶曆以後。君子滿朝。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在位四十三年。崩。皇子曙即位。是爲英宗。尊曹后爲皇太后。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英宗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

軍事。太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及聽政。多援經義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於外戚左右分毫無所假借。宮省肅然。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太后與帝。遂成嫌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張貴妃有寵。及至追冊爲溫成皇后。太后於溫成之寵。尚能處之泰如。今於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

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皆
爲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
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
孝哉蓋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
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
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
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帝命侍臣講讀
經史於邇英閣翰林侍讀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
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
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

后聞之亦大喜兩宮嫌漸釋立妃高氏為后后母曹氏太后姊也少育於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為配既長遂成婚生三子至是冊為后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禀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參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命鑾儀司撤簾帝始親政內侍任守忠乘間交搆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概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

自有說。概不敢違。既而琦坐政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勅塡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帝有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卽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方平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立穎王頊爲皇太子。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涕。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情也。在位四年。崩。帝以明哲之資。膺纂統之命。優禮大臣。愛民好士。每議決。皆出群臣

意表足爲良主乃天不假以年不克大行所爲惜哉太子頊即位是爲神宗立妃向氏爲后乃向敏中之曾孫女也神宗即位之初勵精求治不御遊畋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志欲破遼滅夏大有爲於天下先憂財用之不足王安石爲翰林學士越次入對說以富國強兵之術曰昔周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明先王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當修泉府之法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決意任之復言曰昔堯使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尙不能無敗事後乃成功今欲變法所使或非其人豈能無一二之敗事當計其

利害之多少。不爲衆論所惑。决意行之。久久自收其効矣。帝深然之。堅意任之。乃以安石爲相。呂公著言安石狷狹少容。好學而泥古。不通於今。用必爲害。若欲求賢相。則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聽。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皆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可。將入諫。與司馬光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遂上疏極諫。帝不聽。出誨知鄧州。誨既出。安石所爲益執。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

爲不及也後青苗法盛行誨乞致仕及將死手書囑司馬光爲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見囑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何可爲君實勉之遂卒王安石欲行新法見諸臣排之者衆乃引用呂惠卿章惇曾布韓絳等奸邪附己之人爲腹心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相繼並興號爲新法行之天下而民不聊生矣農田水利者開諸路廢田興水利而收其稅併察官吏之家皆同役不得有所私也青苗者於方播種青苗時令民自度麥粟所羸幾何先貸以錢使出息二分俟穀熟還官也均輸者凡諸州所當輸官糧皆令平其

所在時價。輸其土地所饒出之物。官自轉遷於所無之地而貿之。以收利也。保甲者。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都保長。一正一副。聽保丁自置弓箭。習武藝。以禦寇也。免役者。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免役也。市易者。以金帛諸貨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更加罰錢也。保馬者。令保甲為官養馬。死則償之也。方田者。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一方。計量田地。分五等以定稅也。諸法皆害民。而青苗法為尤甚。初英宗時。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

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人作相。多引用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其言果驗。時帝堅意用安石行新法。萬民愁怨。於是富弼。韓琦。司馬光。趙抃。張方平。蘇軾。蘇轍。呂公著。呂公弼。范純仁。程顥。歐陽修。鄭獬。孫覺。李常。張戩。劉庠。范鎮。王拱辰。韓維。劉摯。楊繪。唐坰等。前後相繼上疏。極言新法之為害。請復祖宗之舊法。安靜以守之。上皆不聽。於是諸臣。紛紛相繼引去。或加貶逐。乃安石性執拗。巧為文飾。持新法益堅。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

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上安門鄭俠乃繪所見爲圖。發馬遞上之。且云旱由王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入。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令罷青苗免役等新法。民聞之。歡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而呂惠卿鄧綰詆俠爲任天治其擅發馬遞之罪。下之獄。竄之英州。而新法復行如故。知湖州府蘇軾託詩以諷朝政。其咏青苗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其咏課吏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其咏水利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

斥鹵變桑田。其詠鹽禁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
無鹽。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所奏下之獄。以爲詆謗朝政。
欲寘之死。曹太皇太后違豫中聞而爲帝言之。乃得免。初
青澗守將种諤受夏臣嵬名山之降。遂城綏州。夏主諒祚
乃詐爲會。誘楊定等殺之。遂數侵邊。時神宗欲併西夏。屢
遣兵伐夏。夏人亦屢入寇。互相勝負。得西夏邈岩六堡之
地。其後用宦者李憲伐夏。靈州永樂之役死者六十餘萬
人。亡失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慟哭。爲之不食。
自是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夏主秉常上表乞復
修好。詔許之。遼人見中國之行新法。懼其圖己。乃遣蕭禧

來求割地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割河東地以分水嶺爲界東西割地七百里以與遼而國勢愈弱自神宗以前爲治平之世自神宗以後爲喪亂之世矣王安石以子雱死悲傷不堪求解機務上許之未幾卒上有疾立第六子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更名煦時年十歲詔皇太后高氏權同處分國事在位十八年崩太子煦立是爲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同臨朝聽政明年改元元祐即罷新法十餘事起用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韓維范純仁蘇軾呂大防劉摯程頤蘇轍范祖禹等與呂嘉問呂惠卿蔡確章惇等盡罷新法天下大悅時太皇太后臨朝司馬光秉政天

下大治司馬光卒呂公著秉政公著卒呂大防范純仁秉政時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至是謂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呂大防爲皇后六禮使冊爲皇后因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八年九月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九月太皇太后崩太后

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嗚呼！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善政，斷絕外家私恩，人以宣仁為女中堯舜。太皇太后既崩，帝始親政，改元紹聖，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罷呂大防、蘇軾、蘇轍、范祖禹、范純仁等，而用章惇、蔡京、呂惠卿、曾布等。章惇專以紹述為國是，以司馬光為奸邪，遂引其黨蔡卞、林希、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於是朋黨之論起，詔諭天下復行新法，人人怨忿。追貶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王巖叟、傅堯俞及孫固、胡宗愈等有差。

言公著等倡爲姦謀詆毁先帝變易法度罪惡深重章惇蔡卞請發司馬光呂公著之墓斲棺暴屍許將曰此非盛德事也乃止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於嶺南貶韓維劉奉世等以下三十八人有差章惇蔡卞媒孽宣仁太后誣以嘗欲危帝之事請追廢爲庶人向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而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遂寢時劉婕妤有寵無禮於孟后后不能下遂成隙章惇陰附劉婕妤遂廢孟后爲仙師出居於瑤

從者而立劉氏爲皇后。鄒浩極諫。勿聽。帝在位十五年崩。親政以後七年之間。奸黨專權。有二蔡二惇之謠。二蔡者蔡京蔡卞也。二惇者章惇安惇也。天下怨疾卒歸大亂矣。帝無子。向太后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不可如此分別。以長則申王佖當立。但有目疾。以次則端王佶。乃迎立端王佶。是爲徽宗。群臣請向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追復司馬光呂公著等官。用韓忠彥范純仁等。免蔡卞章惇蔡京等官。初政畧有可觀。未幾。向太后權政。帝親政。元年正月朔旦。有流星自西北入尾。

蚩尤旗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任伯雨極言時政得失上不懌曾布尋擠進紹述之說排擊元祐諸賢臣遂任伯雨范純仁江公望陳瓘等道內侍童貫詣三吳訪書畫奇巧製御器於蘇杭州貫留杭月餘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童貫爲京於帝帝復召用京京爲紹述之議復追貶司馬光等詔元祐黨人子弟無得官京師蔡京籍元祐宰執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一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帝書之刻石於端禮門又頒元祐奸黨碑於各州縣皆令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

當刻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刻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天下後世。聞者愧之。貶任伯雨等十二人於遠州。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以蔡京子蔡攸爲學士。命蔡京監鑄九鼎成。奉安九成宮。帝臨幸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裂破。帝性機巧。多技能。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好花石。蔡京諷朱勔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勔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

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之罪。及發行。必撤屏挾篙以出入。不幸。有一物小異。延夾惟恐不速。篙工舵師倚勢負權。凌轢州縣。宣路以日上好道教。訪集方士。初寵王老志王仔昔。以其能先知也。再寵林靈素。靈素無他能。惟習五雷法。召風霆。間禱雨小驗而已。遂竭國家之力。以營土木之工。於京龍門作上淸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以便齋醮之事。上玉帝徽號。又詔天下洞天福地。脩建宮觀。塑造聖像。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王黼蔡攸二人有寵於上。進見無時。嘗言於上曰。人主當太平。正宜及時爲娛。歲月幾何。何

徒自勞苦形。宮深納之。遂數微行。令苑囿皆倣浙江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於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王黼爲太宰。甚天下財力。凡四方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上者不能什一。餘皆入於黼家。儀同三司蔡攸擁勢與父京相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彗星見於西方。其長竟天。有星如月南行。有龍見於京師市牆作坊。其十取而食之。大雨七日。水高十餘丈。起居郎李綱請採求直言以答天戒。上貶綱官延德衝崖州。今浙江嚴州府淸溪民方臘家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

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臘因民勿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旬日衆至數萬人。遂陷建德軍。睦歙處衢杭廣等州。蓋自保甲之法行。民有部伍器械。易相聚爲盜。此保甲之所以只可行於西北。以捍邊夏。不可行東南也。以童貫爲浙江宣撫使。領兵十五萬討之。臘逃還淸溪幇源洞。淸溪卽今淳安縣。衆尙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岩屋爲三窟。莫知所入。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領兵直前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併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散。臘凡破六州五十二縣。

殺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淮南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為天罡。七十二人為地煞。橫行江湖。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大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其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至海。誘之戰。先匿壯士於海傍。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將。江等乃降。初帝以內侍童貫監洮西軍。貫從涇州及洮州而排岔張。奸岔盡。既得志

於西遼。謂遼亦可圖。而圖遼之議始此。時遼屬國女直完顏阿骨打叛遼。數敗遼師。稱皇帝。國號金。乃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預請燕雲之地。馬政以金散覩來言。若與宋夾攻。得者則宋有之。若金自取者。不在分割之議。遣馬政復如金。堅請燕雲之地。且報師期。許歲幣。金粘沒喝襲遼主行營。遼主走夾山。宋遣童貫勒兵十五萬以應金擊遼。遼敗童貫於白溝。詔班師。遼遣使來言曰。女直之叛本國。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虎狼之鄰。啓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

遼不可攻。金不可盟。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其思之乎。詔除脫名。編管海州。初高麗國王俁有疾。求醫於宋。至是俁卒。子楷立。遣醫歸宋。附奏言遼爲兄弟之國。不可攻。存之足爲邊扞。勿聽。遼主淳薨。妻蕭氏主國事。童貫復進兵攻遼。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城降宋。金主陷遼燕京。遼蕭太后出奔天德。宰州左企弓等奉表降金。初宋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至是遣趙良嗣如金。併求劉仁恭所獻契丹營平灤三州。金主不許。時左企弓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遂還。

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如金。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壹百萬緡。金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來。許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之地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不在許與之限。帝由蔡從之。時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爲金人所掠。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遂與宋以燕京六州之地。金人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言於張覺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至此。今公臨巨鎭。握強兵

盡忠於遼。必能使我等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覺遂
名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使義勛
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以叛降之罪而誅
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令且暫以平州歸宋。即使金人加
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覺乃召左企
弓等。數以十罪。縊殺之。遣使至燕山。說宋王安中以求降
於宋。安中以聞。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
盟。如此必失其歡。悔不可追。勿聽。金主阿骨打死。弟吳乞
買立。金將斡離不襲平州。張覺奔燕山。斡離不遣人以納
叛來責。遂伐以兵攻燕。帝詔王安中以覺與金。安中不得

已。縊殺之。函其首。併殺二子與之。郭藥師曰。金人欲殺頭。即與之。若求藥師頭。亦將與之矣。自是遼之降將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以與宋矣。天狗星隕。有聲如雷。黑眚見於禁中。黑眚者。有物大如席。長丈餘。彷彿如龜。金睛行動。碎磔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不能施。每得人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後外出人家。初夜掠食小兒。二年乃息。都城有女子生髭。長六七寸。疏秀宛如男子。又有男人孕而誕子。有狐升御榻而坐。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

遣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中斃之。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入朔州。克代州。遂圍太原。知府張純孝悉力死守。金幹離不入檀州。陷薊州。郭藥師迎戰於白河。敗績。遂還燕山。執知府蔡靖以降於金。金盡取燕山州縣。時金兵日迫。詔臣庶極諫。天下勤王。帝欲避兵東行。太常少卿李綱曰。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之豪傑。上在位二十六年。遂傳位於皇太子。太子桓即位。是爲欽宗。尊徽宗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以李綱爲兵部侍郎。遣李鄴如金師。告內禪。且請修好。幹離不欲從之。郭藥

師課曰。南方未必有備。不如進軍。金兵遂進。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敗天下者。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也。請斬此六賊以謝天下。上嘉納之。竄王黼於永州。盜殺之。李彥梁師成賜死。朱勔放歸田里。俱籍其家。惟蔡京童貫從上皇東行。未抵淮。上皇出奔亳州。遂居鎮江。金師入相濬二州。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兵奄至。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方平之師潰還。金人取小舟以濟。湊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為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能飛渡哉。遂進取滑州。金幹離不等既濟河。宋人大懼。宰執議請帝速幸襄鄧以避

之。光欽切諫，勿聽。李綱泣拜請留，以死邀之。帝猶有行意。綱復諫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皆泣，令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金斡離不進軍圍京師。帝召群臣共議，令邦彥等主割地請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使李梲使金軍。綱請行，帝不許。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是夜，金人來攻宣澤門，李綱敗之，斬首百餘人，至旦始退。梲至金軍，斡離不謂之曰：今若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

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棁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等。偕來索將要質。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敎之也。帝括借都城金銀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鎭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堅守數日。援兵四集。彼孤軍深入。亦將速歸。此時與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堅請從金議。一如其言。綱不能奪。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搆往

金軍爲質以求成。金兵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身督戰。斬其將校十餘，殺其衆數千。何灌力戰而死。金人從康王構之請解圍退師於滎陽。种師道、姚平仲諸路勤王兵至汴京。金人欲遊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固。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擔歸扼而殲諸河。李邦彥堅執不從。翌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請求不已，日肆屠殺，淩掠四方。勤王之師漸集，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深入重地，若扼河津，絕餉道，復諸城邑，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待其濟河，半渡而擊之。

此必勝之策也。种師道計甚善。帝然之。而姚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欲速戰爲言。請夜刦營。李綱許之。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人復圍汴城。李綱帥諸將出封丘門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金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時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又康王曾與金人較射。連發中的。金意其爲將家子。使王汭來責。更召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時帝欲遣人來使。辨刦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宇文虛中

承命。慨然如金師。太學生陳東等。及都人數萬人上書。言
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臣也。罷綱正墮金
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擲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
恐生變。乃復綱官。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追封范仲淹司
馬光等。金使王汭隨宇文虛中來。更以肅王樞爲質於金。
康王構張邦昌還。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畀金。金人
斡離不既得三鎮。凡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
告辭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御史中丞呂好問言於帝
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
講求。勿聽。初太上皇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道路籍

籍言貫等將爲變。朝議使聶昌往圖之。獨李綱不可。至是李綱親請迎太上皇於南京。綱見太上皇具道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皇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綱還。具道太上慈愛。帝始釋然。道君太上皇帝還京師。竄蔡京於儋州。道死。誅蔡攸童貫。梟其首於市。時既許以太原畀金人。而張孝純仍固守不下。金師圍太原日久。上復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救之。師中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眞定。許翰遣使趣師中速戰。責以逗撓。師中不得已。即日領兵與金人戰於殺熊嶺。士卒潰散。師中力戰死之。姚古軍不戰而潰。乃以李綱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劉韐

副之。以救太原。綱方欲合諸路兵。親帥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召還。金粘沒喝入太原。執知府張純孝以歸。擇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禀死之。金兵復至。大臣不知所出。惟以遣使講和爲事。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金人圍襲慶府。呂諭之子知府呂由誠率軍民死守。金人百道來攻。城陷。由誠一家四十餘口俱死之。金兵復渡河。詔康王構復如金師。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謂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去復何益。願王勿行。民亦遮道留王。會金遊奕已至磁州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請王如相。部兵迎於河上。王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

當首以京兆爲公。由是受知於王。初相州湯陰人岳飛字鵬舉湯陰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是也。父和毋姚氏節食濟饑。有耕侵其地者。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生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眞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見王。以爲承信郎。會斡離不渡河。師次汴京城下。時援兵皆爲虜格。耿南仲道還。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衞士及弓箭手七萬八千而已。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衞。叔夜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詔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帥師入

衛。孫傅使成忠郎郭京。撰六甲正法。以禦金人。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問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又擇日出兵三百。可生擒金二將。襲擊至陰山。識者危之。金人攻通津宣化二門。何㮚孫傅使郭京出師。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視。因大啓宣化門出師。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見之。不戰而敗。死者甚衆。京引餘衆南遁。金師遂登城。城陷。帝聞之慟哭。時宋師尙衆。金人恐帝他遁。宣言議和退師。帝使何㮚如金營請平。粘沒喝斡離不曰。自古有南必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請與帝面約相訂。㮚還言之。帝曰。朕當親往。帝出郊。如粘

從賜軍。奉表請降。留二宿乃還。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幣。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遣使如河南河北割地。以畀金人。使至兩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時金人索金銀甚急。且遣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及吏部侍郎李若水以事出無奈勸帝行。二年正月。帝與何㮚李若水等復如青城。至金營。金人逼帝易服。李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仆於地。若水罵不絕口而死。劉韐自經於金軍。欽宗在位二年而被擄。金人復徵太上皇太皇后。且以玉牒

按名徵諸王宗室入金軍。復按名徵皇后。太子。諸公主。妃嬪。及諸王妃帝壻入金軍。金廢二帝爲庶人。遣吳幵莫儔入京師。集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王時雍揉知敵意在張邦昌。乃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且移書金師。請立太子。金人執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書名。御史馬紳吳給中丞秦檜共爲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張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而去。三月。金人奉冊寶立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閤門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

先殺其妻子。焚所居。擧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襲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以金不留兵。而宗澤康王檄等兵勢正强。知必無成。大懼禍及。拜官皆用權字。金幹離不以道君太上皇及鄭太后并上皇子二十九人與諸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遥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四月金粘沒喝以帝及朱皇后太子與諸妃嬪宗室及諸王妃與何㮚孫傅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并凡法駕鹵簿禮器祭器教坊樂器寶玩九鼎圭璧渾儀

銅人刻漏古器秘書內人內侍娼優伎藝等由鄭州北去公私上下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時康王構有衆八萬次於濟州因宗澤屢敗金兵故金人不能得康王而去金兵既去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張敵意而徐為之圖耶相公亦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其無變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庶可轉禍為福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權攝國事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御史馬伸具書請張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順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遣謝克家至

濟州往起王不許。呂好問道人言於王曰。大王不早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邦昌乃使葉瀏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元祐后曰太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欽宗渡白溝河。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北宋亡。起太祖庚申。終欽宗丁未。凡九主。共一百六十七年。是年五月。康王構即位於應天府。大赦改元。後定都於杭州。是為南宋。待三十三回再序下回凡先將遼金西夏之事序明。以便觀者。

精訂綱鑑廿一史通俗衍義卷之十七

維城京周 著

新昌呂撫安世輯　男　維垣輔周　仝校

維基思周

第三十二回

西北遼金夏。不住相爭。

詞曰　三百餘年宋史。遼金西夏縱橫。爭強賭勝弄刀兵。誰解倒懸民命。富貴草頭垂露。英雄水上浮萍。是非成敗總虛名。一枕南柯夢醒。

却說徽欽二帝被擄。高宗中興。不過一月閏事。宋朝國統。

原來所絕。此回本應接叙高宗中興之事。然滅北宋者金。而金先滅遼。遼實起於北宋之先。夏亦起於北宋之初。至元滅金滅夏。又在南宋末滅之先。不便將此三國懸擱。今且將南宋之事擱起。待下回再叙。此回先將遼金西夏之事叙明。按遼國初名契丹。本東奚種。神農氏之後。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燕慕容氏時。竄於松漠之間。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經數十年。稍滋蔓。自魏至隋。離或。遼遊。亦入貢不絕。唐太宗高宗時。俱內附。至中宗時。始叛。其後叛服不常。八部各有大人。以次爲主。三年傳旗鼓。一交代。至唐昭宣帝時。耶律阿保機爲主。九雄勇。不肯代居古漢城。

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擊滅七部東征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諸夷畏服後梁太祖時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弟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王曰讎敵未滅而先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厚贈遺之阿保機旣歸而背盟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時燕帥劉守光殘虐其下軍士多亡歸契丹契丹掠取燕地士民日益彊大阿保機遂更名億稱皇帝是爲遼太祖國人號爲天皇妻述律氏亦勇決多權變名震諸夷號地后劉守光爲李存勗所攻遣使獻平營灤三州之地以求援於契丹契丹救之爲存勗所敗存勗滅燕而三州之地歸於契丹未取初守

光遣韓延徽於契丹。延徽不拜。契丹主大怒。使牧馬。契丹述律后察其賢。勸阿保機禮而用之。韓延徽有智畧能屬文。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服諸國。延徽有功焉。阿保機取大餘城。更名東丹國。命長子突欲鎮之。號為人皇王。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阿保機稱帝二十年。死於大餘城。述律后欲立德光。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德光。是為太宗。遣突欲歸東丹。德光尊

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以
韓延徽爲政事令。葬阿保機於木葉山。太后左右有桀
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殺之。前後百數。
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常親近。
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
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
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時後唐潞王從珂疑石敬
瑭。使移鎭天平。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敬瑭危急。乃割盧
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幽薊等一十六州。以假兵滅唐。仍
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契丹册立敬瑭爲晉帝。乃以幽州爲

燕京。徙都之故國號曰遼。終晉高祖之世。微求無厭。至出帝齊王立。不奉表不稱臣於契丹。契丹主積怒。舉兵滅晉而歸。死於殺胡林。嗣位二十一年。姪永康王兀欲即位於中京。兀欲乃太祖阿保機長子突欲之子也。突欲以國讓弟。後反見疑。遂浮海至中國。後唐明宗以莊宗妃夏氏妻之。賜姓名李贊華。拜節度使。贊華好割婦女之臂腿而飲其血。諸姬妾刺臂或腿以吮之。則大悅。夏氏數被其割。不勝苦。奏請離婚為尼。贊華後為潞王從珂所殺。至是其子兀欲在。追尊其父突欲為義宗。兀欲更名阮。是為世宗。嗣位五年。為燕王述軋所弒。述軋自立。諸部不慾。奉太宗德

光子諱安王兀律攻殺之。遂立兀律爲帝。史名璟。是爲穆宗。穆宗好畋獵飲酒。不恤國事。每夜則酣飲達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周世宗攻取三關瀛莫易之地。穆宗聞之曰。此亦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又嗜殺。酒後小人以炮烙鐵梳諸奇巧極刑。嗣位十八年。近侍小哥花哥辛古等弒之。世宗兀欲之子賢立。是爲景宗。以蕭守興爲尚書令。納其女燕燕爲后。景宗宿嬰風疾。國事皆決於燕燕。遼與宋通好。宋太宗伐北漢。遼遣兵救之。大敗而還。宋滅北漢。遂乘勝伐遼。以取幽燕之地。遼遣耶律休哥與戰。宋亦大敗而還。景宗嗣位十四年而殂。子隆緒立。是爲聖宗蕭

太后專國政。寵倖用事。宋太宗遣曹彬潘美等。乘釁伐遼
以取幽燕之地。爲契丹將耶律休哥所敗。遼太后亦興師
寇宋。宋驍將楊業死之。宋眞宗時。蕭太后與隆緒大擧寇
宋。宋寇準亦勸眞宗自將禦之。契丹圍澶州不克。與宋戰
不利。大將撻凜爲宋所殺。而寇準勸眞宗徑前渡河。契
丹大懼。請和。自是而兩朝脩好。南北罷兵。凝庶稍安。契
丹聖宗隆緒二十七年。蕭太后燕燕卒。蕭氏有機謀。善馭
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冑督戰。與韓德讓通。太后
死後。未幾。德讓亦死。陪葬陵側。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群
臣請改元。又請以日易月。皆不許。及宋眞宗崩。隆緒集蕃

漢大臣后妃以下。皆舉哀。曰。吾兄與吾同月生。年大兩歲。吾又得幾多時也。因又泣。特置聖宗御容延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契丹主隆緒病革。謂其子宗眞曰。宋朝信誓。當守而不失。遂殂。嗣位四十八年。子宗眞立。是爲興宗。國內無事。戶口蕃息。宋增歲幣銀絹各十萬。併前共各五十萬。其地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屬國六十。東至海。西至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嗣位二十四年。殂。子道宗洪基立。洪基嗣位四十六年殂。太子濬早卒。濬之子天祚帝延禧立。好畋獵。淫酗。怠於政事。遼屬國生女直完顏阿骨打以兵叛遼。女直之先。古肅愼氏地。世

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姓拏又號完顏氏唐太宗時始聞於中國其繫籍於遼者號熟女直在北者號生女直亦素服於遼生女直舊無官屬至烏古廼始有官屬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鐵器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烏古廼死子劾里鉢嗣嚴重多智基業始大其官之尊者皆曰勃極烈其民無徭役壯者即爲兵自五十百皆有長伍長擊柝什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伍長皆斬百長以上亦然一軍退則誅一軍之長凡部長曰勃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

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劾里鉢生十一子。長曰烏雅束。次曰阿骨打。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之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劾里鉢死。弟頗剌淑嗣。頗剌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烏雅束死。弟阿骨打嗣。自稱都勃極烈。時遼主好畋獵淫酗。怠於政事。每歲遣人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徵求無厭。女直怨苦之。女直部阿疏叛奔遼。阿骨打索之不得。遂逆命。遼遣軍伐之。阿骨打曰。先發者制人。遂與姪粘沒喝弟闍母及宗室銀朮可婁室等。起兵擊遼。傳挺而誓。勇氣百倍。遼軍大奔。遼以司空蕭嗣先帥師伐女直。阿骨打帥

衆來禦未至混同江夜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阿骨打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大潰將士皆死獲免者十七人自是士無鬭志遇敵輙潰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矣女直完顏阿骨打稱皇帝更名旻國號金是爲金太祖遼使請和於金金人不許遼主起空國之兵用百萬之師下詔親征女直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前導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遂克黃龍府遼師至混

同江金主聞遼主親征乃聚衆以刀剺面大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恐不能當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或有生理然遼人怨已切骨天祚之氣方驕縱降亦必無生理柰何柰何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唯命是從金主曰然則惟有人人死戰耳遂帥衆迎敵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左右翼合而攻之遼主遁遼兵大潰枕尸相屬百餘里所獲器械寶物馬牛不可勝紀遼東京及東京州縣與南路繫遼女直皆降於金金約宋共攻遼金人取遼上京中京及西京金主命谷神始制女直

文字遼主爲金粘沒喝所迫輕騎走夾山命令不通時遼秦晉國王耶律淳與參知政事李處溫守燕京處溫與都統蕭幹等謀奉淳爲主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等及蕃漢百官諸軍父老數萬人勸進拜舞山呼上尊號曰天錫皇帝軍旅之事悉委耶律大石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文字善騎射舉進士爲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遼耶律淳死蕭幹等立淳妻蕭氏爲皇太后遙立秦王定爲帝李處溫欲爲亂蕭后殺之金主阿骨打襲遼主延禧於石輦驛以其子幹離不爲前鋒所將不過千人遼兵圍之數重遼主謂金兵少必敗

遂與妃嬪登高埠觀戰幹離不以鐵騎馳赴之遼主大驚遁去遼兵遂大敗金主分三道攻燕遼人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遂入燕京遼將相皆降耶律大石走爲金所獲蕭后出奔天德於是遼五京皆沒於金遼主奔四部族蕭后來見遼主殺之追廢淳爲庶人金使幹離不銀术可孛室等分道襲遼主遼主奔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妃嬪從臣皆被執遼主西走雲內金太祖在位八年殂弟吳乞買立更名晟是爲金太宗耶律大石自金歸遼遼主既敗謀奔夏曾黨項亦遣人請臨其地遼主從之至應州東

爲金將婁室等所獲以歸。金廢爲海濱王。尋殺之。以萬馬踐其屍。遼主天祚帝延禧嗣位二十五年而被執。遼亡。自後梁太祖丁卯稱帝起。至宋徽宗乙巳。凡八主。共二百有十年。初遼主之與金人戰也。耶律大石以諫不從。遂率衆走北庭都護府。自立爲王。會西域七州十八部。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具器械。又遺書回鶻。回鶻王畢勒哥迎至邸。送至境外。兵行萬里。歸者數國。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拒戰。大石進擊。大敗之。僵尸數十里。回回國王來降。又西行至起兒漫。群臣共冊大石爲天祐皇帝。改元延慶。是爲西遼。西遼主大石引兵東還。行二十餘日。

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金主聞邪律大石在和州之域。遣兵攻之。不克而還。德宗大石立十二年而殂。子仁宗夷列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事。號感天皇后。稱制七年殂。夷列始親政。又十三年而殂。子幼。遺命其妹普速完權國。號承天皇后。承天后稱制十四年。與其夫蕭朶魯不之弟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爲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父斡里剌以兵問罪。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改元天禧。立三十四年。因出獵。乃蠻國王屈出律伏兵八千禽之。而據其位。尊直魯古爲太上皇。以善終。西遼亡。凡三主二后。起於宋徽宗二十五年乙巳。

亡於南宋寧宗七年辛酉共七十八年却說金太祖旻即阿骨打既叛遼大敗遼兵取有五京之地迫遼主遠遁生十五子皆不立而立其弟太宗晟即吳乞買太宗晟既滅遼復遣斡離不粘沒喝寇宋破汴京擄二帝而取宋天下之半又遣太祖第四子兀术及粘沒喝婁室銀术可撻懶斡離不等屢寇南宋又立劉豫爲齊帝以害宋諸事詳見南宋回中太宗晟嗣位十三年朋子十四人皆不立而立太祖嫡孫合剌更名亶乃太祖太子繩果之子也是爲熙宗熙宗亶儆川兵頗讀書使撻懶兀术襲執劉豫與宋通好興禮樂立孔廟於上京求孔子支派四十九代孫璠封

為衍聖公。元朝因之。而孔子嫡派。從宋南渡者。今居浙江。
熙宗嗣位十四年。末年好飲酒。妄殺大臣。平章事完顏亮。
亦太祖之孫。太祖第三子遼王宗幹之子也。謀篡位。陰結
死士。而適於熙宗妻裴滿后忌金主之第胙王常勝等。因
搆殺之。熙宗素有積怨於裴滿后。因併殺后。而召第婦胙
王之妻撒卯入宮為嬖。后亮黨大興國給事寢殿。被杖怨
望。亮使為內應。己巳十二月夜二鼓。興國啓門。亮與妹壻
徒單貞及秉德烏帶李老僧唐括辯等入寢殿。熙宗亶善
用刀。常置佩刀於榻上。是夕興國取刀投榻下。熙宗求刀
不得。亮直前手刃之。亮本名迪古乃。是為廢帝。以太宗諸子

彊盛。遂殺其子孫七十餘人。又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
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吳乞買與粘沒喝之後遂絶。又殺
秉德等。又殺宗室撒離喝李吉斡帶等皆族之。改築燕京
宮室。一依汴京制度。宮殿徧傳黄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
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毁。務極華麗。金
主亮殺其叔父曹王阿魯補。納其妻阿懶。封爲昭妃。又納
宗婦四人於宮。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定哥。僞與亮通。亮使
殺烏帶。許以爲后。定哥不忍。亮謂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汝
家。定哥大懼。縊殺烏帶。納爲貴妃。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
其妻石哥。以爲麗妃。又使乙剌補出其妻。又參亦納之。又

祭亮姊之女也金主亮聞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氏美召之烏林答氏曰我不行上必殺王遂行至良鄉得間自殺亮降封葛王爲曹國公亮遷都燕京親選良家子女百十三人以充後宮皆美女也亮恣意淫慝壽寧縣主什古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師姑兒混同縣君莎里古眞及其妹餘都皆亮之從姊妹鄭國夫人重節亮之姪張定安妻奈剌忽太后大氏之兄嫂蒲盧胡只石哥之妹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納之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眞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師姑兒舖上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帷或妃嬪

列坐恣意淫亂。使共觀之。常於臥內。偏設地衣。裸逐以爲戲。金主亮以江南多美女玉帛。又聞宋有劉貴妃美豔。欲得之。謀大舉滅宋。亮嫡母太后徒單氏諫之。亮不悅。亮遷都於汴。以太后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遇之太后不悅。亮使點檢大懷忠等弑太后。太后方構捕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亮命焚其屍。棄骨於水。并殺其左右及舒姪。又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無子遺。遂舉兵南征。衆六十萬。號百萬。妃嬪皆從。宋人大震。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前所造船不得進。乃使李通更

造小船。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貧人骨以爲油。宋總管李寶敗其先鋒。金主亮無道人心離散將士多亡歸至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金主亮被金甲率衆渡江。宋虞允文大敗金師於采石時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太祖之孫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猛安福壽等共殺副留守高存福立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是爲世宗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遣兵斷其歸路而召諭其兵將令北還安衆金主亮聞曹國公即位改元大定金主亮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遂召諸將帥謀北還恐將士解散而宋人躡其後乃分兵渡江

欲先南滅宋而後北平內亂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謀欲亡歸又聞曹國公烏祿即位於遼陽遂共謀作亂決計於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請行大事元宜然之乃帥諸將薄亮營亮疑宋兵奄至攬衣遽起取箭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方取弓已中箭仆地遂殺之焚其屍軍士取行營服用寶器皆盡裸縱其妃嬪不從者殺之殺太子光英及李通等遣人議和於宋而求赦於新主金主雍下令廢亮為庶人招諭下江南之衆皆令散歸金主雍入燕京金世宗雍仁孝節儉崇儒尚文與宋講和兩得休息斷獄十七人幾致刑措以其妻

烏林答氏死節終身不立后宣金國之賢君也在位二十九年殂太子允恭早卒太孫章宗璟嗣立李宸妃專政蠹遼宗親國勢稍衰嗣位十九年殂以世宗第七子衛王永濟柔弱立之是爲後廢帝時蒙古兵日強連歲侵擾金西北邊地金主求和蒙古不許蒙古與金獨吉千家奴等戰於灰河金師敗績遂取大同府金西北州縣盡入於蒙古蒙古主復進與金完顏九斤等戰於會河堡金兵大敗東京不守西京復没金胡沙虎將兵出戰屢敗金主不能誅而反用之胡沙虎遂作亂以兵入宮自稱監國迫金主出居衛邸永濟嗣位五年胡沙虎迎世宗之孫允恭之庶長

子昇王珣於彰德。至燕即位。是爲宣宗。蒙古兵日迫。高琪戰敗。胡沙虎欲殺之。高琪懼誅。乃以兵圍胡沙虎之第而殺之。詣闕請罪。金主赦之。時蒙古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蕩。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以南未下。金求和於蒙古。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珣以衛王永濟之女。及童男女五百。馬三千。金銀繒帛各萬兩萬匹與之。既成婚。蒙古主乃出居庸關北還。金主珣徙都汴。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疑心未釋也。復圖南侵。蒙古將木華黎攻金北京遼西州郡。皆下之。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

遇於霸州大潰蒙古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蒙古將木華黎取金河北山東將趣汴至解州病卒蒙古取陝西等地遂入三關金宣宗殂嗣位十一年殂子哀宗守緒立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等地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至邳州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之蒙古入金陝西太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環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自倍金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金以爲定

遠大將軍世輔謀克金人既勝而驕蒙古主怒與其弟撤雷帥衆入陝西破砦栅六十餘所遂取鳳翔陷鳳州破武休關與元軍民敵走死者數十萬破饒風關由金州而東趨汴京至禹山金兵與戰蒙古兵少却明日蒙古兵忽不見入光化北岸叢林中晝作食夜宿馬上四日林外不聞音響金兵謂蒙古已退皆解散蒙古忽至金兵大敗蒙古入鈞州完顏陳和尚避匿處殺掠稍定方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太弟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也太昌原衞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謂我負我國家今

曰朔白死。天下必有如我者。蒙古兵欲其降。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士有義之。有以馬乳汁酹地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金之精銳既盡。蒙古遂圍汴。金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金主決意東行。入宮與后妃別。大慟而出。金主入歸德遣人迎后妃於汴。諸軍怨憤。后妃不得出。蒙古速不臺攻汴。日急。內外不通。米一升至銀二兩。人相食。貴家第宅皆撤以爨。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殺左右二相。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崔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現在北兵中。爲后。可立。乃以太

后命。召從恪爲梁王監國。崔立自爲太師都元帥。送款於蒙古速不臺。速不臺喜。飲之酒。崔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又託以軍前索隨駕宮吏內眷家屬。聚軍民子女於省中。親閱之。日淫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死數人者。諸王妃嬪亦被其淫。時入後宮淫妃嬪。又與妻同入見太后。是后兩宮賜予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歸降。立遂以梁王從恪荊王守純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妃嬪凡車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毒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焉。別記載有金夫不躬之說。

事或然也速不臺入汴城時立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後從立爲蒙古汴京都尉李伯淵所殺蒙古遣王檝使宋議同伐金宋遣使報謝蒙古許俟成功後以河南地歸宋金主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遂決計幸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至亳州避雨興滿寺中蓬蒿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選括士馬繕治兵甲兵威稍振時蒙古兵去蔡差遠金主亦安之而宋以孟珙爲將大敗金

兵於馬鬣山。蒙古都元帥搶察兒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宋師次於息州之南。降者日衆。金息州刺史請益兵。金主以參知政事抹撚兀典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方兵強馬壯。智勇兼備。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金主使完顏阿虎帶乞糧於宋。將行。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自爲謀亦淺。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宋。宋朝不許。蒙古搶察兒圍金蔡州。日耀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宋史嵩之

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攻蔡

兄大喜。與珙結為兄弟。酌馬乳汁飲之。蒙古既得糧助。益修攻具。鑿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懼。金忽斜虎曰。以國家恩澤在臣大義。撫循其民。忠誠昭著。軍民感奮。宋師及蒙古以攻且專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守城。宋孟珙進逼柴潭樓。金人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而城樓伏巨弩。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不能射近。彼所恃者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

新蒙古亦決練江兩軍皆濟魚貫而上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遂攻西城克之忽斜虎盡力捍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此介介耳自宋理宗九年九月蔡州受圍抵至次年正月朔旦蒙古兵會飲鼓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色無光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攻城克之金主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拜泣不敢受金主守緒曰朕所以付卿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有死而已卿趫捷有將畧

萬一得免。祚孕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即位。宋孟珙師攻南門。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南城已立宋旗幟矣。金主守緒自經死。嗣位十年。忽斜虎聞之。曰。吾赴汝水。從吾君矣。遂赴水死。參政孛术魯小婁室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群臣入哭。謚曰哀宗。哭未畢。城已陷。承麟爲亂兵所殺。嗣位一日。金亡。起宋徽宗乙未。終宋理宗甲午。凡十主。共一百二十年。其有先金立國。亦先金而滅於蒙古者。有夏國。唐初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黨項羌也。其先有拓跋赤辭。唐太宗貞觀初來歸。賜姓李。置靜

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爲平夏部至唐僖宗避黃巢之亂幸蜀平夏部李思恭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等同盟討賊詔以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思恭卒弟思諫嗣思諫卒子彝昌嗣彝昌爲其將高宗益所弒立其族叔父仁福以爲節度使後封朔方王仁福卒子彝超嗣彝超卒追封夏王子克睿嗣克睿卒子繼筠嗣繼筠卒弟繼捧嗣繼捧以諸父昆弟多相讎怨以銀夏綏宥四州降宋留居京師宋太宗賜賚甚厚遣使至夏州護緦麻以上親赴闕族弟李繼遷叛去襲據銀州圍三族砦宋太宗遣將擊走之繼遷降於契丹契丹以爲定難節度使

以女妻之李繼遷侵擾日甚宋趙普請復命李繼捧領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復以爲定難節度使保忠與繼遷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繼遷遣使歸款奉表謝罪詔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而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爲平西王未幾趙保吉復叛徼擊靈州運餉芻粟四十萬盡奪之宋太宗大怒命將五路出師討之不克而還宋眞宗時趙保吉陷清遠軍復陷靈州趙保吉陷西凉殺知府丁維清於是潘羅支等僞降於保吉保吉受之不疑潘羅支遂集六合番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靈州自慮孤危病且死囑其子德明必歸宋一表不聽則再

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遂卒趙德明屢表歸款宋真宗嘉之以爲定難節度使封平西王賜賚甚厚未幾契丹亦冊封德明爲夏國王德明於本國則稱帝奉表於宋與契丹則去帝號而稱臣宋仁宗十年趙德明卒子元昊立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圓面高準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制物始凡行兵令部長各陳所見擇取其長悉有夏銀綏宥鹽勝甘涼靈會靜諸州又取瓜沙肅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西至吐蕃搶搶地方萬里遂更名曩霄稱帝改元上表於宋求西郊之地宋削元昊賜姓官爵絕其互市募人能得元昊首者即授定難節度使元昊遂入

寇。攻保安取金明砦又取安遠塞門承平諸砦。乘勝抵延州城下大敗宋師會大雪解去自後屢次入寇屢敗宋師。朝廷爲之旰食賴韓琦范仲淹扞禦有方。又賴狄青善戰。以故元昊不能深入元昊大將野利與天都皆驍勇善戰。屢敗宋師宋种世衡用反間計使王嵩遺書野利言既有志本朝宜及早歸降故違元昊所元昊疑而殺之乃爲文以祭野利書之於板痛其與天都同歸本朝而不復成功。祭於境上見有虜至急燃之以歸而遺其板虜得之以獻元昊元昊併殺天都自是元昊之勢稍弱遂請與宋和自元昊至乾順歷代叛服不常不能悉記襲奪嗣立十七年

諡景宗。囊霄而娶野利氏。生甯令哥。以爲太子。既而爲甯令哥娶沒移氏爲妻。已婚矣。見其美。遂自娶之。甯令哥大憤恨。謀弑囊霄。聚閒以刀砍之。不死。截去其鼻。甯令哥匿國舅訛龐家。爲訛龐所殺。元昊病鼻創而殂。年四十六。少子諒祚嗣。諒祚年方幼。訛龐遂與三大將分治國事。諒祚嗣位十六年殂。諡毅宗。子秉常立。秉常嗣位十九年殂。諡惠宗。子乾順立。乾順嗣位五十四年殂。諡崇宗。子仁孝立。始建學校於國中。仁孝嗣位五十五年殂。諡仁宗。子純祐立。純祐嗣位十四年。諡桓宗。乾順之孫李安全廢純祐而自立。未幾純祐卒。安全既立。蒙古入靈州。夏屢爲蒙古所

攻求救於金金不能救夏人怨之稱臣於蒙古遂與金人
搆兵安全立五年而殂諡襄宗子遵頊立與金搆兵約
十年精銳俱盡兩國皆敝乃遣使修好於金稱弟而不稱
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使報之兩國復和蒙古圍夏興州
夏主遵頊奔西涼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嗣位十三年傳國
於其子德旺自稱太上皇又四年殂諡神宗德旺既立蒙
古攻夏取甘州肅州及西涼府蒙古入夏城邑多降夏主
德旺憂悸而卒嗣位四年諡獻宗國人立其弟之子睍蒙
古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
白骨蔽野夏主睍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嗣位二年爲元所

滅。夏亡。夏起唐僖宗辛丑。至宋仁宗戊寅。李元昊稱帝。至宋理宗三年丁亥亡。凡二十一傳。通計三百四十七年。內稱帝者九人。共一百九年而亡。右遼金西夏之事。已述其概。下回再將南宋之事叙明。觀者當以三十三回直接上三十一回。而以此三十二回作閏回。則事皆接續可觀矣。南宋之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古本小說集成

廿一史通俗衍義（中）